

六祖壇經直解(上)

推薦序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釋淨耀

祖師的語錄被稱為「論」，唯有六祖壇經被尊為「經」，是因為六祖大師與六祖法寶壇經在漢傳佛教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且六祖壇經對中國佛教的發展與中國文化的整體發展有著革命性的深遠影響。

慧能大師是創新的；「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六祖大師對第一個追上他、向他求法的人說的話，直接開啟了漢傳佛教話頭禪與言下證悟的傳承。「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他提倡見性次第的勘驗以及實修的方法論，使漢傳佛教發展出以心性為依據來修行，後世禪宗祖師們以無數的語錄以及開悟經驗，傳承如來家業，這也是漢傳佛教歷久不衰，有著完整傳承的重要原因。

凡是傳世的經典，必定是歷久不衰，能夠跨越時空的。慧能大師以平實的文字，描述一個修行人轉凡為聖的過程，也定義了漢傳佛教證悟的次第。即使在現代，六祖壇經古老的文字，依然可以跨越時空而讓現代人直接領會受用。因此六祖壇經在短短數十年內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語言，讓全世界看到漢傳佛教的智慧光芒。六祖壇經有平易近人的無相頌，也提出了一行三昧與無相三昧，總結性地表述了佛教心法的實修，慧能大師跳過複雜的語言文字，創造了漢傳佛教的頓悟法門，讓佛陀的智慧亙古一念地與每一代的祖師互相輝映。

美國加州毗盧禪寺妙參法師，精研漢傳佛教禪宗法門，耕耘美國、墨西哥等西方國家，領導優秀的翻譯團隊與實修的弟子們，將禪宗的心法、公案與祖師語錄普傳於西方，實乃佛門盛事。本書六祖壇經直解深入淺出，妙參法師以精湛的禪宗知見將六祖壇經的精髓開曉世人，深度地展現出漢傳佛教光芒萬丈的氣勢以及祖師以心印心、言下證悟的殊勝之處。

期盼此書能以佛教平等與真空的智慧，開啟現代人的智慧，跳脫攀緣心的束縛，回歸到清淨的本心，了悟自性能生萬法，轉變時代的業力，在這紛亂的時代，找到幸福與和平的立基點。

序

壇經十卷如串珠

顆顆剔透照迷途

破執見性無為功

無盡燈傳人天護

壇經者共十卷，乃東土禪宗第六代祖師六祖惠能言教語錄，佛教經典之於釋迦牟尼佛如同六祖壇經之於禪宗六祖惠能，佛之說法後世皆稱為經，唯一不是佛所說而被稱為經的就是六祖壇經，足見壇經的地位與重要性。

禪宗五家七脈的思想知見皆源於六祖壇經。六祖目不識丁，以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令聞者皆驚歎。爾後五祖開示金剛經至「無住生心」句時，惠能大師忽大悟云：「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弘忍大師乃付與禪宗頓教和衣鉢傳承。

自菩提達摩攜四卷楞伽經東渡到中國，開啟禪宗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旨，以楞伽經印證開悟因緣，期間經由二祖慧可禪師、三祖僧璨禪師、四祖道信禪師至五祖弘忍禪師，禪風逐漸由印度如來禪漸修知見轉換至祖師禪頓悟知見。尤其傳到六祖惠能，禪風更能根植、相應中土文化，並以金剛經印證開悟因緣。

楞嚴經云：「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六祖云：「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兩者意義內涵實屬不異。由此可見，從佛開悟成道、祖祖相傳至於今日，以心印心，所悟所證的一致性、可修性、可證性。在世界宗教乃至佛教本身亦罕見如此高度的一致性。壇經闡明心性意旨的內容，是吾人於茫茫三界輪迴中出離苦輪的一盞明燈。希望讀此書、見此書者，皆種下菩提智慧解脫因緣。讀者若能依壇經所述修行，定能同沾佛祖智慧與護佑，並於不久將來證得菩提涅槃果位。

此心本具
祖祖相傳
直下承擔
向上不墜

釋妙參 序於美國加州毗盧禪寺

推薦序003

序005

禪宗東土初祖至六祖之法脈傳承011

六祖壇經序020

行由品第一：時大師至寶林039

行由品第一：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045

行由品第一：自性若迷，福何可救055

行由品第一：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069

般若品第二：次日，韋使君請益090

般若品第二：莫聞我說空便即著空098

般若品第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111

般若品第二：若起正真般若觀照124

疑問品第三：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134

疑問品第三：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144

疑問品第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155

定慧品第四：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167

定慧品第四：一行三昧者178

定慧品第四：直心是道場189

坐禪品第五：此門坐禪，元不著心210

坐禪品第五：何名坐禪220

懺悔品第六：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228

懺悔品第六：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243

懺悔品第六：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259

機緣品第七：師自黃梅得法271

禪宗東土初祖至六祖之法脈傳承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簡稱六祖壇經，是六祖惠能大師開示的集錄，是禪宗知見的根本，學禪的人一定要研讀這本經。佛法有三藏十二部經典，三藏是指經藏、論藏、律藏，經藏就是佛講的經典，歷史上唯一由祖師講的經就是六祖壇經，其內容被公認為可以當經典來研讀，由此可見其重要性及地位。

六祖壇經最重要的宗旨在於示明：一切法皆從自性而生，自性即是自心。在禪宗，心性是不分的，一般講心是用、性是體。悟道前，心、性是分開，因為無明執著沒有破，用是妄用、生滅用，都是習氣、意識心、妄想。悟道後，以性為體，以心為用，心是性用，性是本空，用從性來，所以用也是空，用的當下就空掉了。自性就是自心，自心是真正的佛。自己的心就是佛，不必外求，所以壇經的重點就是：修行不必外求，是從自己下手。

圭峰宗密禪師講：「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本性不容易開悟，問題在於執著相。凡夫因為執著相，認為心外有法，就會起念去攀緣，分別人我，就有我相、人相、眾生相。甲出現了，就對甲有想法，乙出現了，就對乙有想法……，始終認為現象在自己之外。當心外求法專注在甲，就定位在那裡。甲不見了，又心外求法專注在乙，又定位一個空間。從一個空間移到另外一個空間需要時間，就有壽者相。

金剛經講「無住生心」，無住是心的本質，是法存在的特色。你聽到聲音的同時，聲音就消失。心起聽到的作用，但是心體是空，所以作用當下空，當下的作用即空即有，即作即了，存在的同時就消失。一切現象都是從心起的作用，心是什麼，現象就是什麼，它是一合相，沒有內外能所。任何存在、現象都是即空即有：說有，你找不到；說空，你聽得到聲音。所以法可以用，但是法不可得。

人從出生到死亡，每一刻都是心起的不同作用，所以有不同的即作即了。由於眾生攀緣，不是活在當下，就把每一刻的即作即了分成內外能所，而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如果心每一刻都安住當下，就會像祖師講的「動亦無動，行而無行，念而無念」，當下即空即有、即作即了，這是法的特色。心沒有形相，心可以起作用，但是不能執著。心起不同的作用，法界就不同。心是什麼，法界就是什麼，所以是即體即用，即空即有，真空妙有不可分。「無住生心」是佛法最高的理，無住是因為心是空，生心是因為心是活的，能夠起作用，這是禪宗的根本觀念。

壇經還有一個重點，五祖講：「誦金剛經即得見性。」六祖承接這個觀念，所以後人講：禪宗是出於般若。六祖講什麼是般若？智慧心即是。凡夫心是執著心、意識心，智慧心是性清淨、心清淨。一切作用從本性的空體出現，體用不可分，體用一如，心性一如，這樣的心起的作用就是智慧心，就是「覺」。

「覺」就是「菩提」，古代將「菩提」翻譯成「智慧」，也翻譯成「道」，後來翻譯成「覺」。

再來講「六祖」這個名詞。釋迦牟尼佛傳給初祖迦葉尊者，迦葉尊者再傳給二祖阿難尊者，這樣在西天一直傳到菩提達摩祖師，是西天第二十八祖。達摩祖師的師父囑咐他從西天來中國傳法，達摩祖師就是中國禪宗初祖，他帶著衣鉢從西天來到中國，一次只傳一個人。二祖慧可是初祖達摩的衣鉢傳人，後來傳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就像族譜一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達摩祖師來到中國時，由於因緣還不成熟，人們無法接受禪宗頓悟法門，所以他到少林寺後面的山洞閉關九年。這無關於法好或不好，而是跟眾生的共業有關係。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因為當時眾生的業很清淨，所以感應出佛出世。後來眾生的善根因緣慢慢隱沒，福報、智慧、願心、精進力沒那麼大，佛就滅度了。現代人貪嗔痴重，心外求法重，不注重本性，修行不精進，對法的恭敬度不夠，整個法界的共業比較染著，不但無法感應出佛降世，甚至感應不出菩薩、阿羅漢，而是感應出邪魔外道。心是什麼，現象就是什麼。所以不要怪外面，而是看自己有多少發心、多少清淨、多少精進，這是自己的事。

達摩祖師是大菩薩，但是他當時說法沒人聽、沒人信，因為因緣還不成熟，只能等待因緣時節。後來有僧人神光受到神人啟示，就去少林寺見達摩祖師。神光有一晚做夢，有神人對他講：「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你快要有果位了，不要留在這裡，要向南去。他醒來後頭痛欲裂，就跟他的師父講這件事。他師父看到他的頭「五峰秀出」，頭上有五個尖，像五座山一般。於是他師父叫他往南方去找達摩祖師，後來才有神光立雪斷臂求法的事。達摩祖師看神光有斷臂求法的誠心，就接受他的請求，並替他改名為慧可。

慧可祖師問達摩祖師：「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法的核心是什麼？我想了解這個。他覺得自己的問題是不懂佛法大意，這是把問題推向外面。達摩祖師立刻把它撥掉，講：「諸佛法印，匪從人得。」佛法的心印不是從別人那裡得到，就是教慧可把問題指向自己。慧可有智慧，就不執著這個問題了，他接著問：「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這才是他真正的問題。我的心不安寧，請師父幫我安。

既然慧可說自己心不安，達摩祖師接著再破一層：「將心來，與汝安。」你把心拿來，我幫你安。就是逼慧可內觀。慧可「良久」，禪宗公案裡的「良久」是往內照，沒有一個念往外求，反聞聞自性。慧可真是有智慧啊！真正依教奉行去找心，不看外面，內觀、內照，看到一念不生，回到源頭。慧可找不到心，就講：「覓心了不可得。」這時他已經回到源頭，空的狀態現前了，心的作用跟心的本性已經合在一起，但是他還不知道這是本性。此時達摩祖師就幫他再破一層，指明：「吾與汝安心竟。」這一句話好像電光石火，從真空當中起作用。聽到這句話，慧可就真正悟道了。

二祖慧可之前是在別的寺廟出家，四十歲到少林寺跟達摩祖師學習，傳承法身慧命。不能說達摩祖師是慧可祖師唯一對的師父，卻是開啟他法身慧命最主要的一位師父。由於慧可祖師之前走的路是對的，不斷提升，累積福報、智慧、

定力到一定程度，最後因緣成熟了，遇到達摩祖師而得法。

慧可得法後，隱遁四十年。為什麼？因緣時節不恰當。當時禪宗受排斥，達摩祖師那麼有修行，卻在中國被六次下毒。當時北魏有兩個法師，菩提流支和光統律師，用摻劇毒的齋菜供養達摩祖師。達摩祖師吃了之後吐掉，這些毒變成一堆毒蛇。他們看到達摩祖師沒死，又加重毒藥，達摩祖師又吃了，然後吐在大石頭上面，石頭都裂掉了。他們是出家眾，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因為他們覺得禪宗是邪法，滅掉一個人，可以免得千萬人受害，所以願意承擔這個因果，覺得自己這樣做是為佛法。宗教人士的執著比一般人的執著還強，往往為了自己信的宗教可以不計後果。不要說打妄語，連殺人都認為是合理的。

慧可祖師隱遁四十年，八十歲才開始弘法。他到處遊化，隨緣度眾。但是他還是遭到菩提流支這一黨人迫害，被官府抓起來砍頭。二祖被砍頭後，流出白色的血，這是聖人血的顏色。西天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也是被陷害砍頭，也是流白色的血。這是一種修行的證明，一般證到羅漢果以上的人血是白色的，因為證到無漏，沒有習氣、執著、無明，身體純陽無陰，都是正面能量。要傳正法並不容易，很多祖師為了傳正法犧牲，社會上的主流未必是真。

北齊天平二年，三祖僧璨遇到慧可祖師，當時他年過四十，還未出家。因為生病，他就跟二祖講：「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風恙可能是指風邪引起的病，也有說是指癱瘋病。他想請二祖幫他把這個業障消掉。二祖就講：「將罪來，與汝懺。」他就「良久」，返觀內照去找，然後講：「覓罪了不可得。」就像二祖慧可的「覓心了不可得」，一直往內深入，直到心空了。一切法、一切現象是心所生，罪也是心所生。心空，一切法空。心不可得，法也不可得。僧璨大師因為契悟這個理，所以講「覓罪了不可得」。二祖就講：「吾與汝懺罪竟。」你的罪已經消掉了。是自己消的。

二祖慧可就替他取名僧璨，並且把法傳給他，也囑咐他隱藏起來，因為菩提流支的餘黨會殺害他。當時北周武帝毀佛，叫出家人還俗，所以三祖僧璨在山裡隱居十幾年。本來山上豺狼虎豹很多，他住到山裡後，這些野獸都搬家。為什麼？因緣不相應。每個人的心就像一塊吸鐵，周圍的人時事地物都是自己這塊吸鐵吸來的。心有惡念、有貪嗔痴，才會感應出毒蛇猛獸。三祖心清淨，所以毒蛇猛獸感受到好的能量場就不舒服而搬家了。三祖最後是在一個很大的齋供法會裡對大眾開示後，站在樹下合掌立化。許多祖師是盤腿往生或是吉祥臥往生，僧璨大師站著往生是比較特別的。

四祖道信俗姓司馬，出身名門望族，十二歲就出家。出身望族還這麼早出家求道並不容易。他十四歲時還是沙彌，就來參禮三祖僧璨，他對三祖講：「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三祖就問：「誰縛汝？」他回答：「無人縛。」三祖就講：「何更求解脫乎？」道信祖師就言下大悟，就隨侍在三祖身邊，後來三祖就付他衣法。道信大師世壽七十二，六十年常坐不臥，用功辦道。唐太宗曾四度召見他，他都以自己年齡太大、病了而拒絕召見。皇帝最後一次召見時就講，再不去就要砍頭，他還是不去。有這種勇氣承擔，因為他的知見很清楚，不沾世間名利。

有一次，四祖道信來到吉州城。當時有賊兵圍城，圍了一百多天，城裡的糧食和水都用完了。他就教百姓唸「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本來枯掉的井又湧出泉

水，城外的賊兵還看見城牆四周站著威猛無比的金剛力士，就驚駭四散，就這樣解了吉州城之危。

四祖看到破頭山有紫氣圍繞，就搬到這裡住。破頭山後來改名雙峰山。永徽二年，四祖自知時至，就叫弟子們造一座塔，在閏九月二十四日，盤腿無疾而終。弟子將他的肉身放在舍利塔裡，用鐵鍊鎖著。一年之後門自動開了，四祖仍然栩栩如生地盤坐在裡面。多年後，唐代宗給道信大師諡號「大醫禪師」，舍利塔名為「慈雲」。

五祖弘忍大師俗姓周，黃梅人，七歲出家，拜四祖為師，十三歲受戒。他身高八尺，相貌奇特，為人很老實，不善於講話，受到同輩的欺負也不煩惱，處之泰然。白天隨著大眾做事，晚上就打坐收攝身心。他後來在雙峰山東邊的馮茂山開山，所以稱為東山法門。有一次五祖從東山下來，見到一群土匪圍城。這些土匪見到五祖就很害怕，因為他們不僅看到弘忍大師，還看到旁邊有很多金剛甲神，威光顯赫，所以這些土匪就驚嚇逃跑了。唐高宗咸亨五年，五祖也叫弟子為他建塔，不久後就入涅槃了。唐代宗也給他一個諡號「大滿禪師」，塔名「法雨」。五祖在世間七十四年，傳法給很多人。

以上是中國禪宗初祖到五祖的事蹟和法脈傳承。人要慎終追遠，俗話講「吃果子要拜樹頭」，學禪宗就要知道禪宗祖師和法脈傳承。想修行，就要時時用心法的道理去看人看事。法不自生，法必由心生。心清淨，相一定清淨，生活一定清淨。理事合一、心法合一，才是修行。

六祖壇經序

六祖壇經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序，一個是六祖的弟子法海禪師寫的，另外一個是元朝的古筠比丘（蒙山德異禪師）寫的。先講法海禪師所寫的序。

「大師名惠能」，大師就是福德、智慧、願力、神通等等都很廣大，能夠引導人解脫。六祖大師名惠能，「父盧氏，諱行瑫。」父親姓盧，名字是行瑫。

「母李氏，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母親姓李，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二月八日子時生下六祖。顯教是以農曆四月八日為佛的生日，但是南傳的長阿含經講佛的生日是二月八日，也許在六祖惠能的時代也是講佛生日是二月八日，所以六祖惠能在二月八日出生。

祖師出生都有瑞相，六祖惠能出生時，「毫光騰空，異香滿室。」整個空間都是光明，充滿香氣，代表有天龍八部護持。「黎明，有二異僧造謁。」天快亮時，有兩個特異的出家人來請求見六祖。「謂師之父曰：夜來生兒，專為安名。」這兩個出家人跟六祖的父親講，他們是特地來謁見六祖，順便為他取名字。什麼名字呢？「可上惠下能也。」

「父曰：何名惠能？」六祖的父親就問這兩位異僧，為什麼取名叫惠能？他們就講：「惠者，以法惠施眾生。能者，能作佛事。」惠，就是以法普施給眾生，給眾生恩惠。能，就是能作佛事。「言畢而出，不知所之。」講完話就走了，不知道往哪裡去了。「師不飲乳，夜遇神人灌以甘露。」六祖惠能一出生就不飲母乳，晚上有護法菩薩灌給他甘露。天人講甘露是不死之藥，只要一滴甘露就有很純粹的營養。六祖心清淨，所以能夠消化神人給他的甘露。凡夫的心有很多執著、雜染，要吃各種食物，能吸收的營養只有一點點。

「既長，年二十有四，聞經悟道，往黃梅求印可。」惠能二十四歲時，在賣柴

時聽到有人誦金剛經，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悟道了，就去黃梅見五祖弘忍大師求印可。「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五祖很器重六祖惠能，把衣鉢傳給他，當時是唐高宗龍朔元年。「南歸隱遯一十六年」，五祖叫他暫時不要弘法，先隱藏起來。為了躲避迫害，六祖隱遁十六年。

「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法師。」到唐高宗儀鳳元年，六祖遇到印宗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印宗法師請六祖開示，他就契悟了，就以六祖為傳法的師父。佛法的師父有分剃度、得戒和傳法，剃度師就是幫自己剃度出家的師父，得戒師就是受戒時的得戒和尚，傳法師父不僅是傳衣鉢，還是真正讓人得到佛法利益的師父。

「是月十五日，普會四眾，為師薙髮。」正月十五日，印宗法師找來四眾弟子，為六祖剃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剃度之後要受戒，但是古代交通不便，要請其他地方的高僧大德來給六祖惠能授三壇大戒，所以要準備近一個月。「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西京就是現今長安，智光律師是六祖的得戒和尚。「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蘇州的慧靜律師為羯磨和尚。羯磨就是懺罪。「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也就是傳戒的和尚。「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中印度耆多羅律師是講戒的和尚。「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西天蜜多三藏為尊證和尚。

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天監元年，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

六祖受戒的戒壇是南北朝劉宋時期求那跋陀羅三藏所建。求那跋陀羅的意思是「功德賢」，求那跋陀羅三藏是中天竺的婆羅門，他在六祖受戒的幾百年前就在這個戒壇立碑，授記說：以後會有一個肉身菩薩在這裡受戒。智藥三藏就是真諦三藏，他從西天竺國航海到中國，帶了一棵菩提樹種在法壇這裡。他預言：之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在這棵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真傳佛心印」。傳佛心印，說的是心法，不是以世間法為主，是以解脫法、出世法為主。從梁武帝天監元年真諦三藏到曹溪，到唐高宗儀鳳元年六祖出家後開始說法，剛好是一百七十年。

次年春，師辭眾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直至曹溪，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師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不足容眾，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得不？」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今寺境有天王嶺，因茲而名。仙曰：「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他日造塔，幸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為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營建，一依其言。

六祖惠能本來在印宗法師這裡，後來他想回寶林寺，印宗法師就跟出家眾還有在家居士千餘人送他回曹溪，有很多人皈依他。還有一位通應律師率領幾百人來依止六祖，在曹溪寶林寺住下來。因為寶林寺太小了，無法容納這麼多人，六祖就去拜訪村裡一位名叫陳亞仙的人。六祖見到陳亞仙就講：「老僧想要跟

施主求一個坐具的地，可不可以啊？」陳亞仙就問：「和尚您的坐具多大啊？」六祖就把坐具拿出來，陳亞仙看到後就答應了。六祖把坐具往山上一拋，坐具張開把整個山都罩住了。四大天王也現身，坐鎮四方。陳亞仙就知道六祖很有修行，他跟六祖講，自己有祖墳在山上，希望能留下來，其餘的地方都可以供養六祖建寺廟，並且說了這個山的特色。六祖就依著山勢建成了寶林寺。

師遊境內，山水勝處，輒憩止，遂成蘭若一十三所，今曰花果院，隸籍寺門。其寶林道場，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飲，香美，異之，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隨流至源上，四顧山水回環，峰巒奇秀，歎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乃謂曹侯村居民曰：「可於此山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上可其請，賜額為寶林，遂成梵宮。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

真諦三藏來到曹溪時，經過溪流掬水喝，覺得水香美甘甜，就跟弟子講：「這個水跟印度的水沒什麼差別，水的源頭必然有殊勝的一塊地，可以建成寺廟。」真諦三藏就往源頭找，來到源頭時，看到「山水回環，峰巒奇秀」，就講：「這裡很像西天的寶林山。」又跟曹侯村的居民講：「可在這裡建一個寺廟，一百七十年後，會有無上法寶在這裡演化，很多人會在這個寺廟成道，這個寺廟宜稱為寶林寺。」韶州官員聽到這件事就上奏皇上，皇上就批准建成寺廟，並賜一個匾額「寶林」。

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眾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裡？」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持鉢歸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煙其潭，今殿前右側有鐵塔處是也。

寶林寺前有一潭水，有龍在其間出沒，讓樹木搖動。有一天，龍現出很大的身體，大眾都很害怕。六祖就斥責這條龍：「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為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這條龍為了證明自己是神龍，就把身體變得很小，躍出潭水。六祖拿出鉢，說：「你敢不敢入老僧的鉢裡面？」龍就游到六祖面前，六祖就用鉢把牠舀起來，這條龍就不能動了。六祖把龍帶回寺廟，並且跟牠說法，牠就死掉化去了。一般人會覺得：「龍好可憐喔，死掉了。」雖然龍有福報，還是畜生類，離開動物身有什麼不好？這條龍化去後留下七寸長的骨頭，頭尾角足都在，就留在寺廟裡面。後來因為戰火，就不知所終了。

壇經還有第二個序，作者是元朝蒙山德異禪師，他自己署名「古筠比丘德異」。筠是青皮的竹子，古筠就是老竹子，就是形容老比丘。「竹解虛心是我師」，竹子是空心的，代表虛心學習。另外，竹子有節，代表氣節，威武不能屈，雖喪身失命亦不懼。而且竹子是一節一節往上，代表關關突破，上上增進。

德異禪師寫的這個序很精要：「妙道虛玄，不可思議，忘言得旨，端可悟

明。」「妙道虛玄」，你聽到聲音，你找不到你能聽的心，但它就是在，所以是「妙」。道是路徑，心起作用的軌跡是沒有形相的。本具的心沒有形相，不可尋，它不是一個具體的東西，是以理的性質存在。自己所有的妄想、執著、習氣、煩惱、六道輪迴或是證菩提涅槃，都是自己心生出來。這個心生而無生，故為妙。這個心不可聞、不可見、不可把捉，無形而在，是故虛、玄，所以講「妙道虛玄」。

「不可思議」，思議是人的範疇。木頭、石頭沒有生命，就不會想。有情眾生才會想，但是會想就有很多煩惱、雜念，所以會想是福報也是業障。佛法、心法不可思議，那要怎麼了解呢？「忘言得旨」，就像聽到一句話，內心契會，知道意思了，但是把這句話放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禪宗講「言語道斷」，意思就是：只要開口就是錯。當下的人時事地物都為心所顯現，當下即是。開口去形容這個是什麼，就是頭上安頭，是在事實上面再加上個人的執著定義，就離道了。

「忘言得旨」就像「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雖然一切法是虛幻，修行還是先斷惡修善，再來證菩提。證到菩提之後，善惡都不執著，把菩提涅槃也放下，只有本性光明現前，所以「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楞嚴經講：「理則頓悟，乘悟併銷。」悟了，要把悟放下，不是執著「我開悟了」。金剛經也講，如果阿羅漢執著自己得阿羅漢道，就不是阿羅漢了。執著自己開悟了，代表悟不夠透徹。所以悟道後要把悟到的理放下，把悟境放下，心回到平靜、寧靜、清淨。

「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拈花於靈山會上。」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迦葉微笑，佛就在多子塔前分半座，請迦葉尊者代佛說法。多子塔是為辟支佛造的塔。辟支佛論記載，王舍城裡有一位大長者，有無量的財富，還有三十個兒子、三十個女兒。他有一次遊林園，看到一棵大樹枝葉繁茂，他用很多象去拔這棵樹，都拔不出來。後來又看到一棵小樹，一個人就可以將它拔起。他就說一個偈子：「我見伐大樹，枝葉極繁多，稠林相鉤掛，無由可得出。世間亦如是，男女諸眷屬，愛憎繫縛心，於生死稠林，不可得解脫。」大樹枝葉茂密，樹枝樹幹纏在一起，就像世間男女眷屬等等關係纏繞，心被愛憎繫縛住，人在生死稠林裡面一輩子又一輩子，不得解脫。「小樹無枝柯，稠林不能礙。」小樹的枝幹沒有伸展出去，就不會和其他樹木糾纏。「觀我覺悟我，斷絕於親愛，於生死稠林，自然得解脫。」修行人要觀我、覺悟我，斷絕親愛，才能在生死稠林裡得到解脫。這位長者就留在這裡修行，最後證到辟支佛果，並且現神通入滅。他的眷屬就為他造一個塔，稱為多子塔。

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拈一朵金色婆羅花，這朵花是大梵天王供養佛的。佛說法時，大梵天王捨身為座，就是用他的身體讓佛坐上去。這是指釋迦牟尼佛以梵行為本分，隨時是清淨行。所以釋迦牟尼佛不僅是說法時坐在大梵天王身上，是隨時隨地坐在大梵天王身上。

釋迦牟尼佛把大梵天王供養的金色婆羅花拿起來，百萬人天皆默然，只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佛就講：「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正法眼藏就是正法的核心。三藏十二部經典，最重要的就是心法。「涅槃妙心」，涅槃就是不生不滅，這個心不生

不滅，它沒有形相，但是它在，所以是涅槃妙心。「實相無相」，聽到聲音，是實實在在聽到，但是聲音剎那間就空了，就是實相無相。當下有，當下歸空。

「似火與火」。一般人對「火與火」的解釋是：釋迦牟尼佛是火，智慧傳給迦葉，好像用燈點燈，火傳於火。這是表面的說法，但重點不是這樣。佛拈花是佛從清淨心當中起的智慧作用，智慧之用就像火，迦葉微笑也是迦葉從清淨心當中起出來的智慧之用，師資道合，這就是「似火與火」。像天臺德韶國師參龍牙居遁禪師時問：「雄雄之尊，為什麼近之不得？」龍牙禪師講：「如火與火。」你在我面前是從體起用，我在你面前也是從體起用，似火與火。天臺德韶國師不懂，又問：「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火遇到水就滅掉了嗎？龍牙禪師就講：「汝不會。」你不懂我的意思啊。「似火與火」是指當下，心外求法的人就會想「水來了怎麼辦」，講火執著火，講水執著水。

「以心印心」，師父開悟，弟子也開悟，知見都一樣。黃檗禪師的傳心法要講：「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心是空，一切法歸空。雖然空，不可說斷滅，還是有作用。用而無用，起而無起，念而無念，斷而無斷，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西傳四七，至菩提達磨，東來此土。」四七二十八，從釋迦牟尼佛靈山拈花開始一直傳，傳到第二十八代就是達摩祖師，達摩祖師東渡到中國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確立了禪宗的祖師禪，見性成佛，見到本心本性就成佛。禪宗的「見性成佛」是成法身佛，報身、化身還沒有圓滿，必須依法身佛繼續修行、安住、破執著、度眾，慢慢成就報身和化身的圓滿。

「有可大師者，首於言下悟入。」慧可大師初名神光，依寶靜禪師出家，後來去少林寺見達摩祖師而得悟。「末上三拜得髓」，「末上」就是「最後」。達摩祖師在中國化緣盡了，要回西天，就把弟子召集過來勘驗，叫他們講自己修行的心得。弟子道副禪師講：「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達摩祖師就講：「汝得吾皮。」一位比丘尼總持講：「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剎那間看到了，就沒有再看到。達摩祖師就講：「汝得吾肉。」道育禪師講：「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達摩祖師就講：「汝得吾骨。」最後慧可一句話不講，禮拜後再回到位子上站著。達摩祖師就講：「汝得吾髓。」

「受衣紹祖，開闡正宗。」達摩祖師把他從西天帶來的衣鉢傳給二祖慧可大師，並且講：「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我的法你已經得到了，外相上傳袈裟給你，讓大眾都知道你得法了，是正脈，你是二祖。這樣祖祖相傳、以心印心的過程，「三傳而至黃梅」，黃梅就是指五祖弘忍。

「會中高僧七百」，五祖弘忍大師會中有高僧七百。「惟負春居士」，就是講六祖惠能。「一偈傳衣，為六代祖。」惠能作了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惠能得到五祖傳衣鉢，成為禪宗東土六祖。「南遷十餘年」，六祖得法後就往南邊走，隱遁十六年。

「一旦以非風旛動之機」，在儀鳳元年，六祖來到廣州法性寺，當時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有兩個出家眾看到旛在動，一個講風動，一個講旛動。心生種種法生，風動是心的作用，旛動還是心的作用，所以六祖惠能就講：「不是風動，

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心開什麼法界，就有什麼人、什麼事相應，這是心的妙用。不是法從內心生出來，而是心相應到什麼法，什麼法就現前。內有因，外有果，內有因，外有緣，內因外緣，內因外果，因果相應。不相應就沒有。

「觸開印宗正眼」，印宗法師遇到六祖後，悟到心法的道理，開啟正眼。「居士由是祝髮登壇」，六祖從此現出家相，度眾說法了。要度眾就必須遵守佛法的規矩，歷史上有名的居士，如維摩詰居士、龐蘊居士等，他們隨緣點化，但是他們不能住持佛法，因為是居士身。現代人觀念混淆，認為僧俗都可以度眾。有這樣的觀念一方面是法師不夠精進，讓人看不起。一方面是居士慢心，不知道進退。六祖現出家相才開始度眾，這樣才是如法。

「應跋陀羅懸記」，前面提到六祖應了求那跋陀羅的授記：後來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開東山法門」，東山是四祖道信開始，五祖弘忍繼承四祖道信，所以「開東山法門」是指六祖繼承這個法統。「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韋使君就是韶州韋刺史，海禪者就是法海禪師。韋使君命法海禪師將六祖講的話抄錄出來，「目之曰：法寶壇經」。

「大師始於五羊」，五羊城就是廣州城。廣州在古代楚國時發生旱災，從南海來了五個穿著彩衣、手拿稻穗、騎著羊的仙人，他們把稻穗贈給當地人，還把五頭羊留下來，然後騰雲駕霧離開了。當地人把稻穗灑向大地，從此廣州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那五隻羊在山坡上化為石羊，所以廣州就稱為五羊城。

「終至曹溪」，曹溪就是韶關，六祖惠能最後時日是在曹溪。「說法三十七年」，六祖從出家、度眾、到涅槃，一共三十七年。

「霑甘露味，入聖超凡者，莫計其數。」因為六祖開示，轉凡成聖的人很多。怎麼入聖超凡？「悟佛心宗，行解相應。」悟佛心宗就是悟到佛法、心法的要旨，就是開悟。開悟就是執著破掉，心的空、覺現前了。悟是對道理有所了解，還要用行為來證明所了解的道理，所以要「行解相應」，行為要相應悟到的心法，安住清淨、無我。行解相應圓滿了，才能夠成道證果，稱為大善知識。達摩祖師講：「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能夠把開悟的這個法傳下去，讓大眾都能依心法修，能夠行解相應，這樣才稱為善知識，才是度化眾生。「為大知識者，明載傳燈。」這樣的人被記載在傳燈錄上面。

「惟南嶽、青原執侍最久，盡得無巴鼻。」南嶽懷讓、青原行思，他們在六祖底下執侍最久，學到最究竟。無巴鼻就是沒有下巴、鼻子，代表沒有執著，達到無相、無住。「故出馬祖石頭」，南嶽懷讓下面出馬祖道一，青原行思下面出石頭希遷。「機智圓明，玄風大震，乃有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諸公。」南嶽懷讓下面出臨濟宗、潯仰宗，青原行思下面出曹洞宗、法眼宗、雲門宗，總共五家。臨濟宗後來又分出黃龍派、楊岐派，所以講禪宗有五家七脈。

「諸公巍然而出」，出了很多禪宗祖師大德。巍然是特別突出的意思。「道德超群」，世間的道德容易了解，禪宗修行的道德是什麼？道是無念、清淨，是心的本來面目。依無念清淨而起利益眾生的作用，就是德。所以道是證到心的空、無我、無相，是自受用；德是慈悲教化的方便智慧，是他受用。所以「道德超群」就是自己修證很高，度眾的願力、慈悲、方便很多，累積的功德很大。

「門庭險峻」，禪宗門庭險峻，不是一般販夫走卒的泛泛之談。有人說自己學禪，結果財色名食睡都有，心經常煩惱起伏，說學禪就是笑話。「若論禪宗，堂門前草深三尺。」禪宗堂門前草長到三尺高，不是隨便誰都能進來的。「險峻」就是山很高，路很狹隘，動則喪身失命，一點點錯誤就掉到山谷裡了。所以有成就的禪師家風很嚴格，悟就是悟，沒有悟就是沒有悟，沒有商量空間。禪宗祖師基本上都是道德超群，證到無念，廣行利他，一分一毫都不隨便，這樣才能「啟迪英靈」。講錯誤的知見或是讓人起錯誤的邪見，不是正法說是正法，不對說對，方便說究竟，有關係說沒關係，這樣是啟迪邪靈，不是啟迪英靈。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衲子奮志衝關」，衲子就是學人。經典記載，有人問佛應該穿什麼衣服？佛就講，佛應該著衲衣。所以衲是佛的別稱，佛弟子就是衲子。身為佛弟子必須奮志衝關，衝破的不是外在關，而是自己建構出來的執著習氣。「一門深入」，有人講一門深入是學禪一門深入或是學淨土一門深入，不是的！以法門為方便，從心去破執著、除習氣才是一門深入。沒有破執著、除習氣，就連門都沒有入。

「五派同源」，禪宗有五個宗派，都是同一個源頭，每個宗派的目的都一樣。

「歷遍鑪錘」，每個祖師都是歷經磨練，把心刮垢磨光。就像煉鐵成鋼，要用爐火烤，還要不斷敲打，把雜質錘掉。平常遇到人事起了煩惱、習氣、執著、人我、是非，妄分別這個人、那個事，就代表有雜質，就要見境知心、罪己求責，把雜質錘煉掉。「規模廣大」，就是禪宗的心量很大，而且修行人應當學一切法。「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禪宗五個宗派的綱要，都是依於壇經而來。

「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足無量妙義。一一妙義，發揮諸佛無量妙理。即彌勒樓閣中，即普賢毛孔中。善入者即同善財，於一念間圓滿功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這段話簡單講就是：壇經的言語很明白簡單，意義很廣，如果能夠入壇經，就能夠入簡單、出無量。也就是說，懂得一門訣竅，就有千變萬化。能夠從壇經契悟到本性，從本性就可以起無量作用。

為什麼講「彌勒樓閣中」？彌勒是補處菩薩，因緣成熟時，彌勒菩薩就會降生人間，成為賢劫第五佛。彌勒菩薩在兜率天講經，那裡有一個廣大的樓閣，叫作毗盧遮那莊嚴藏樓閣。華嚴經裡講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當他參訪彌勒菩薩時，彌勒菩薩在講經，善財童子就右繞彌勒菩薩三匝，講：「唯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彌勒菩薩就彈指，門就開了。善財童子進來後，門就關了。所以從六祖壇經悟道，「善入者即同善財」，就像入一個窄門，進到寶莊嚴殿了。進來門內了，這個門關起來，就不在世間流轉了。迷從心而有，從心去破去悟，就是善入。彌勒代表本性，善財童子繞彌勒就代表不離本性去思惟。悟了道，就能夠從心起無量作用，就像普賢菩薩普現一切功德、智慧、願力。依清淨心起無量的利他作用就是普賢，也是普現。

「惜乎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三十餘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於吳中休休禪庵。」蒙山德異禪師覺得壇經有這麼大的功德，可惜被後人刪減，很多內容不見了，看不到六祖大師

完整的意思。他年輕時曾經看到古本，三十多年來都想到找到原本，但是找不到。後來得到了，就將它刊在休休禪庵。「與諸勝士同一受用」，將這個壇經原本與大眾一起受用。受用有自受用和他受用，自己的心清淨、平靜、寧靜，這是自受用。從清淨、平靜、寧靜當中起利他的作用，就是他受用。佛是依於自受用淨土，起願力、起利他作用而成就他受用淨土。

「惟願開卷舉目，直入大圓覺海，續佛祖慧命無窮，斯余志願滿矣。」讀經用功就是要續佛祖慧命於無窮，如果不這樣，出家學佛的意義就不大，就只是自了漢。修行用功要先入一個宗派，我們先入禪宗，入禪宗還要出禪宗。這章講六祖壇經的兩個序，接下來就正式進入本文。

行由品第一：時大師至寶林

本書講的壇經是明朝版本，跟古敦煌本有些許不同。壇經的第一品是行由品，「行由品第一」，是講六祖惠能一生的行狀。

「時，大師至寶林。」六祖惠能大師到了寶林寺，寶林寺是現今韶關南華寺的前身。「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韶州是統轄現今韶關附近幾個縣的州，大梵寺在宋朝改為報恩光孝寺，後來為了紀念六祖又改為大鑒寺。韶州韋刺史與官僚入到寶林寺，請六祖到城中大梵寺為大眾開緣說法。起一個念，就有一個緣起。人本來沒有這個想法，讓他有這個想法，就是開緣。開緣說法就像開一條河，把這條河引導到大海當中。

「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這裡描寫法會現場的情況，刺史跟官僚有三十多人，儒家學士有三十多人，出家人跟俗家人加起來一千多人。在古代要聚集一千多人來聽法並不容易，都是宿世的福報因緣。能度越多眾，福報越大。佛法講福報、智慧，兩部分都要修。我們稱佛是「福慧兩足尊」，佛度眾廣，智慧深，兩方面都圓滿。「同時作禮，願聞法要。」這一千多人作禮，虔誠聆聽大師開示。

「大師告眾曰：善知識。」六祖稱在場所有人為善知識。法華文句講：「聞名為知，見形為識。是人益我菩提之道，名善知識。」聽到名字為知，見到形狀為識。一個人能夠教導自己菩提之道，名為善知識。大般涅槃經講：「善知識者，能教眾生遠離十惡，修行十善。以是義故，名善知識。」所以「善知識」是一種尊稱，善知識能夠引導人修行，修五戒十善、六波羅蜜，乃至於解脫。不是只有出家人或是修行很好的人才稱為善知識，一個人能夠引導周圍的人起善念、行善法，勸勉人提升，就是善知識。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六祖的思想、修行，都不離開這四句話。「菩提自性」就是心的本性、覺的本性。覺本來的樣貌是什麼？

「本來清淨」，清是清明，有覺性才有清明，淨是乾淨沒有染著，清而無染稱為清淨。「但用此心」，但用就是直接用，直接而且只是用這個心，因為心是一切法的根源。「直了成佛」，直了就是不離，依據心清淨的性質，安住在心本來清淨的這個狀態，不斷破執著、安住，這樣轉識成智而成佛道。

圓覺經講：「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這段話說明：要成佛道，必須永斷無明。這是大乘佛法修行的根本。無明分為無始無明和一念無明，無始無明又稱根本無明，它是障蔽清淨本心的原

始無明。每個人的清淨本心被無明障蔽住而起作用，就產生一念無明，所以一念無明是妄想心所起的無明作用。

南傳佛教的重點在修觀、修禪定，把一念無明慢慢收、慢慢破，從初果、二果、三果到四果。證到四果阿羅漢，我執斷掉，了分段生死，就不再輪迴了。而大乘佛教，尤其是禪宗，是直接處理無始無明。禪宗講初關、重關、牢關，破初關的悟是薄弱的，破重關的悟更深，破牢關的悟才是徹悟，所以「末後牢關」就是指最後一關。破牢關徹悟就是破無始無明，回到清淨本心，開始登地成菩薩。但是徹悟不代表已經了分段生死，還要安住在本性的空覺，慢慢轉識成智，心慢慢清淨，直到證到別教八地菩薩的智慧才相當於四果阿羅漢，我執斷掉，才能了分段生死而不再輪迴。

一般人認為轉識成智就是有煩惱習氣的時候要轉過來，這樣講只對一半。壇經講：「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無念才能解脫，無念就是本來清淨。轉識成智的重點是安住在清淨本心，隨時隨地不離心的清淨，不迷，隨緣受報。羅漢入偏空涅槃、入空定，業報不現前，就不受業報，但是將來出定後還是要受業報。大乘菩薩則是隨緣受報，菩薩的行持第一個就是：「隨緣受報不隱藏」。不管遇到什麼人、什麼事，心都清淨、平靜、寧靜去面對。

人都有惡業、惡念，自然會招引惡報。只要試著記錄一下自己從早到晚的念頭，就會發現：「原來我惡念那麼多，所以感招出惡業。」所以不要以為自己有在用功，修行就過關了。縱使現在看起來是很好的人，過去無量劫以來還是造過無數的錯事、害過無數的眾生，所以一般人覺得自己很好，其實是自我感覺良好，不是真正好。學習大乘佛法就要練習「隨緣受報不隱藏」，現在是什麼都接受，知道不是自己的業報就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先「隨緣受報不隱藏」，再來是「安住本心光明身」。沒有悟道就無法安住，最起碼要練習起善念來轉化煩惱。善念算是相對的光明，徹悟才有真正的光明。第三是「遍學諸法柔心性」，學一切法，讓心性柔軟。這裡的「柔」不是柔弱，是心有彈性，能夠變通，可以用不同方便來度眾。像佛除了用柔語、愛語、善語，有時也會現怒目金剛相。佛能用不同方法來度不同眾生，這樣才是柔。

「遍學諸法柔心性」用白話講就是：面對一切，接受一切，看清一切，學一切，轉一切。是自己的業報就承擔，承擔之後要安住正知見、安住心的本來清淨，而且要學一切法。例如跟一個人講話，他不聽，就換別的方式講。如果每次講的都一樣，他感覺都一樣，情況當然不會改變。古人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自己沒有成道證果，代表修行還差很遠，還有很多事情沒有解決，就要不斷學習成長。

再來是「轉化業障破塵沙」，轉掉業障，破塵沙惑。業是心生出的作用，念頭、身體、關係、家庭環境、財務狀況等等，都是自己相應的業。面對不順遂的業障，要去面對它、接受它、轉化它。凡夫的煩惱像沙子那麼多，開悟之前只有識，只有二元分別。真正悟了，清淨本心現前，就是智。所以沒有悟就無法轉識成智，轉識成智的重點就是要安住本心。

壇經一開始講的：「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這四句話的重點就是：修行要悟道，悟道之後依於本心清淨的道去轉識成智，直至圓成

佛道。要轉識成智，就依四個步驟做：隨緣受報不隱藏，安住本心光明身，遍學諸法柔心性，轉化業障破塵沙。這樣修行就能夠得利益。

行由品第一：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佛成道後講：「奇哉！奇哉！一切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這就說明眾生皆有佛性，但是被無明執著遮障住，所以不能顯現出來。要把本具的佛性、如來的妙用顯現出來，必須破執著、除習氣。不這麼做，修行就是盲修瞎練，好比要抓賊，卻連什麼是賊都不知道。

清淨本心起作用，就緣起出一切法。真空無我的清淨本心起作用，緣起出當下的身心、關係、宇宙、山河、大地等一切法，這是一個一合相，沒有分割內外，內外一如，真空妙有是一起的。凡夫由於本心被無明遮障，就有一個執著外在因緣的「我」，跟一個「我」所執著的外在現象，分成內外，內有我，外有法，我執、法執就現前。執著有一個「我」去知道外在的人時事地物、去分割實相，就是我執。執著現前一切法為「有」，就是對現象的執著，就是法執。我執、法執是生死的根本，是由於無明而起。

我執就是「我認為、我覺得、我要……」，一切以「我」為中心，這個我執又稱為「一念無明」。不明白真空無我的心緣起出一切法的這個道理，則是最根本的無明，稱為「根本無明」或是「無始無明」。凡夫基於無始無明，就會分內外，認為心外有法，而去對外在現象起貪嗔痴等種種攀緣狀態，就是「枝末無明」、「作用無明」或是「一念無明」。所以一念無明是無始無明起出的作用，屬於作用上的無明。

當把一念無明斷掉，我執就斷掉，就了分段生死，證羅漢果，這是屬於南傳佛教修行的範圍。大乘修行則是要證到真空無我的心緣起出一切法的這個理體。當徹悟契入本性，破無始無明，就是別教所謂的登地，登到心地了，就開始了分段生死，也開始了菩薩道的變異生死。當初地菩薩變成二地菩薩時，初地菩薩的狀態會消失，這就是變異生死，是屬於心性提升的變異。而當二地菩薩變成三地菩薩時，就離開二地菩薩的狀態，心性更圓明，空覺更清楚，菩提涅槃更增勝，這也是一重生死。從初地、二地、三地……，每個階段變異生死的深度廣度不同，也就是圓明覺性程度不同，而證到八地菩薩才相等於南傳四果阿羅漢能夠了分段生死。

菩薩慈悲，知道眾生有病我有病，所以一定會去度化眾生。跟自己沒有關係的人，就不會出現在自己的生命裡面。跟自己有緣的眾生都要度化，都要結善緣，都要把因緣提升，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糾結的關係就會延續下去。從徹悟、無始無明破，回到心地，登地菩薩開始練習眾生有病我有病，對境練心，把周圍的因緣轉化，對境不迷，把因果化掉，慢慢從初地、二地、三地……，直至度眾圓滿。

修行是要破無明，不管是破一念無明還是無始無明，都是修行的大方向。破貪嗔癡就是破一念無明，因為貪嗔癡是因「我」而起，所以把貪嗔癡破掉，

「我」就沒有立足之地。當見到本性，空覺現前，繼續用功破無始無明，從初地菩薩、二地菩薩、三地菩薩……，慢慢增進。我執、法執、無明、習氣，都是類似的概念，都是由於無法契悟、安住真空無我的本心起作用而緣起出一切實

相法，因為迷惑這個理而有生死。如果能徹悟契入本心，空覺現前，安住在空覺當中，就能慢慢了生死。

「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六祖請大眾聽他得到衣鉢傳承的原委。先從身世開始講：「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六祖惠能的父親本來是范陽人，因為被貶官，流放到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他父親很早就往生了，他和母親從新州搬到南海，生活很艱苦貧窮，就去山上砍柴，賣柴過生活。

「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當時有一個客人買柴，讓他送柴去。這個客人收了柴，惠能拿到錢之後走出門外，忽然聽到一個客人正在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不要小看這兩句話，一般人遇到這樣的事會想：「這個人在誦經，做這麼無聊的事。」惠能有宿世善根，一聽到人家誦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悟道了。

「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惠能就問這個客人誦的是什麼經，這個客人就講是金剛經。六祖講：「夫金剛經者，無相為宗，無住為體，妙有為用。」體、相、用具足。「金剛」代表這個心，心沒有形相，隨時都在，就像金剛鑽一樣無堅不摧。心如金剛一般堅固，能夠破一切執著。心如虛空，空是最堅固的，古人講「虛空無根永堅固」。「般若」就是智慧，「般若波羅蜜」就是大智慧、到彼岸。

「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惠能又問這個客人：這個經典是從哪裡來的？這個客人就講，他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請過來的。「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東禪寺是五祖弘忍大師在那裡主持教化。「主化」就是當住持的意思，一般稱為化主、教化主，佛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教化主。「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五祖門下弟子有一千多人，我到那裡禮拜，聽受金剛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五祖大師常講，只要持金剛經，就可以見性。「但持金剛經」的「持」是口誦、心念、身行，不是嘴巴念一念而已，身口意都要相應。見到自性有深有淺，真正破生死牢關，才能真正安住在自性當中，繼續直了成佛。

「惠能聞說」，惠能聽到這樣的說法。「宿昔有緣」，是過去生的緣分。「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想去參禮五祖，但他沒有錢，又要奉養老母親，怎麼辦？這個客人就拿了十兩銀子，給惠能的母親充當資糧，幫助他安心放下老母親去學佛。沒有結善緣，就沒有助緣，所以講：「未成佛道，先結人緣。」沒有人會平白對你好，也沒有人會平白對你不好，人家對你好或不好不是由於你做對或做錯，都是自己結的善惡緣。

「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惠能把母親安頓好，就離開了。不到三十餘天，就從廣東走到湖北黃梅禮拜五祖。幾句話很簡單，但是古代行腳是很辛苦的，餐風露宿，途中可能有豺狼虎豹、搶匪，有種種危險，可能連命都沒了。「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五祖

一見到惠能，就問他：你是哪裡人？來這裡要求什麼？除了要認識他，也是一種禪宗問答的考驗。「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惠能的志向很高，第一次跟五祖講話就講：我就是要作佛，其他的不要。這就是一種願力。

「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獼獠是一種會咬人的短嘴狗。嶺南的人普遍未受教化，文化程度不高，所以被稱為獼獠。「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惠能已經有所契悟，所以能講出這樣的話。人雖然有南北的差別，但是佛性無南北。獼獠的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六道輪迴當中，每一種生命形態的差異很大，但都是這個本心、佛性生出的作用。這裡要注意：佛性沒有差別，但是因果有差別。如果強調沒有差別，就偏空。強調差別，就偏有。一切法從心來，從心的本質來看，佛、菩薩、聖人、六道眾生都一樣。但是這個心起出的作用不一樣，生命形態就不一樣，因果不一樣。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五祖想要再跟惠能講話，但是看到旁邊很多人，就叫他跟著大眾出坡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智慧是從心而生，心常生智慧就是自性之用，自性是體，所以體不離用，用不離體。祖師註解壇經講：

「自性本智，觸處應現。千般萬般，應用不乏。」一切作用不離本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物？」不知道和尚叫我出坡作務，要作什麼？「祖云：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廠去。」五祖講，這個人根性很利。五祖怕有人起心要害惠能，就叫他不要再講話了，趕快去舂米廠。

「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惠能就退到後院，有一個居士就派惠能劈柴、舂米。「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經過八個月，惠能每天都在舂米房裡面，五祖都沒有來看他，他也沒有到前面大殿過。五祖對惠能講，我看你的知見可以用，看你有根器，但是怕有惡人害你，所以不跟你說話。「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我也知道師父的意思，所以不敢到堂前，大家都沒有察覺。這一段看來很不可思議，五祖是禪宗祖師，有智慧、神通、福報，他寺廟裡有一千多人，都是法師、居士，應該都算是善心人士，為什麼五祖擔心有惡人害惠能？一個人起惡念就是惡人，起善念就是善人。人有沒有惡念？有，所以會有這種事情。

「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五祖弘忍有一天把所有門人找來，跟大家講：生死這件事是很大的。生死是心的作用，心生出作用就是生，心的作用收回來就是死。心生出作用的同時就收回作用，當下無住，這是心的本性。由於眾生執著，把無量的當下串起來，就變成人的一生。不是人一生一期的大生死才是生死，人每一刻都在生死當中，這是很大的事情。

「世人生死事大」，有執著的人就是世間人，世間人執著人時事地物是在不同的空間，從一個空間到另一個空間的移動變化就有時間的差異。如果心每一刻都是即作即了，心起作用，當下作用就歸空，只有當下一合相，人時事地物是融在一起，沒有內外能所，沒有從這邊到那邊的空間差異性，也就沒有時間的差別，就沒有生滅。生死事大，楞嚴經講：「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

輪，未有休息。」心地觀經也講：「有情輪迴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心生出甲的作用，這個作用一生，馬上就歸空，但是凡夫就會執著有甲。甲不見了，又執著乙、執著丙、執著丁，就像輪子一樣轉不停。

「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世人的功成名就都在財色名食睡，出家人的福田不外乎是人天福報，有一點善法、戒律，有吃有用。明代蓮池大師講：「今生持戒修福之僧，若心地未明，願力輕微，又不求淨土，是人來生多感富貴之報，亦多為富貴所迷，或至造業墮落者。」有一個老出家人就搖手，表示他不信。蓮池大師就講：「無論隔世。」不一定是隔世，這一輩子就有這樣子的。因為他見過一個出家人結茅蓬在山峰北面，十年來都很用功。有善信敬慕他的修行，就幫他建一座寺廟，他就遷到那裡住，慢慢就沈溺了，之前的戒律功德都喪失了。這輩子就已經是如此，何況來生？這個老出家人就問蓮池大師：「這個人是誰啊？」蓮池大師就講：「即老兄是。」就是老兄你啊！他才默然。

出家是要了生死、度眾生。了生死才能夠度眾生，也就是自己能夠即作即了、安住當下，能掌握自己的起心動念，才能更進一步行菩薩道。生死之苦猶如大海沒有邊際，所以叫生死苦海。六祖在金剛經解義講：「既生之後，心著諸妄。」人生出來以後，心裡執著很多妄想；「妄認四大以為我身，妄認六親以為我有，妄認聲色以為快樂，妄認塵勞以為富貴。心目知見，無所不妄。」凡夫所看、所聽、所想，沒有一個不是妄想。起心動念都是妄想、生死、苦海，就是地藏經講的：「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諸妄既起，煩惱萬差。妄念奪真，真性遂隱。」妄想起來了，煩惱千差萬別，本性就隱沒了。真正開悟的人講話很簡潔有力，對症下藥。真正開悟的人無念，心清楚明白，有覺。無念是本性的狀態，契入本性就無念。聽到聲音，是有念還是無念？是念而無念，無念而念。有沒有這個作用？有。找得到這個作用嗎？找不到，當下歸空，以無念契入無念，以空入空。這個講再多都沒有用，只能自己去相應、去參、去用功。

行由品第一：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修行人一定要見境知心，罪己求責。不能見境知心，就無法斷掉攀緣、心外求法，就無法回到清淨本心，達不到無念清淨。不能罪己求責，想不到自己造了什麼業，不知道要懺悔、改過、提升、放下，就愧對自己修行的本願。

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過去因、現在果，現在因、未來果，沒有平白發生的事情，因果很清楚的。自己現在是什麼、周圍有什麼，都是自己心起出來的作用。自己心不這麼生，周圍的人時事地物就不這麼顯現。周圍的人都是自己的冤親債主，周圍的人對自己好或不好都是自己的因緣果報，自己欠人家或是人家欠自己，一般就是如此。人跟人的關係是一種業的牽引，互相有債務關係。所以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對錯，都是一種緣。既然都是自作自受，何妨大肚包容？

修行人不抱怨，一旦抱怨了，就喪失修行的觀念，就是心外求法。看不到自己的問題，無法真實懺悔。「見境知心、罪己求責」是依據心法而來，什麼是心法？一切法唯心所生，境界就是法，見到境界就是見到自己心生什麼。心就是境，境就是心，見境界就是見心。就像開一扇窗就有那一扇窗看出去的風景，

不必驚訝自己為什麼看到這個風景，也不要怨恨這扇窗或是看到的風景。自己生命當中所有現象都是自己心所生，沒有第二個原因，也沒有外在因素。不要講「我先生／太太如何、我小孩如何」，如果自己跟他們沒有緣，就生不出跟他們的關係。自己心起作用，彼此的關係就現前。這些關係是自己造的，不是別人。不要把關係當成外在，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每個人的關係都是獨一無二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問題可能類似，但個個不同。自己的業好比大小合身的衣服，都是自己量身定做的。能把所有周圍人時事地物都當成自己心裡面的東西，這樣心會平靜，也才能想辦法讓關係變好。一旦把它排斥在外，就失去讓它變好的立足點。沒有修行的人永遠在自己的關係裡面煩惱、動彈不得，修行人知道都是自己的關係，知道要見境知心、罪己求責。這就是修行跟沒有修行的差別。

接著看壇經。五祖對大眾講：「自性若迷，福何可救。」自性就是本性，沒有契悟本性，被無明遮障，再多作用都救不了。福是心的一種作用，是一種人天福報。如果自性迷掉了，就會心外求法，不斷在現象當中打轉，不斷起貪嗔痴慢疑邪見，無法安住。縱使有修福報，這些福報也救不了自己的生死輪迴。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就是說：你們把智慧打開，寫一個偈子拿給我看。

般若沒有形相，智慧的心就是。清淨沒有染著的心就是智慧心，就是覺性。禪宗祖師寫偈子都是不經過意識心思維就能脫口而出，因為是從自性當中直接流露出來，這樣才是自看智慧，經過意識心思維的就不是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像茶陵郁和尚騎著驢子經過一座木橋，忽然間驢子和人都掉到河裡面，他就悟道了。他沒有經過思維就講了一首偈子：「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悟道了，心量就出現了：照破山河萬朵。就知道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自己心當中。

知見是一種文字般若，也是要熏修的。如果一個人本來文采不好、學問不好，等悟道了，智慧就廣，就會涵蓋他過去生所學的東西，就可能取得累劫當中所學習的東西，才知道過去所學的統統在心裡面沒有跑掉。像明印禪師沒有念書，他悟道後學東西很快，就能寫詩偈、寫文章。

「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如果你真正悟到佛法的大意，就把衣鉢付囑給你，你就為第六代祖。這個「付汝衣法」是有依據的，達摩大師告訴慧可：「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大士，輾轉至我達摩，我今天把衣鉢付給你，你應該要護持。袈裟代表一種信，是一種法的表徵。達摩祖師告訴慧可：「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這種傳是師徒印證的傳、師資道合的傳，也就是：弟子契悟本心，得到師父的法了，師父就把袈裟傳給弟子，讓他可以取信於他人。達摩大師又講：「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後代福報比較薄，大眾心疑慮太多，會問你：我是印度人，你是中國人，你憑什麼得法？以什麼為證明？「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你只要把我給你的偈子和袈裟拿出來表明，就沒有罣礙。

了。達摩祖師又講：「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我往生之後兩百年，就不再傳袈裟了。兩百年後剛好到六祖這時候，所以六祖之後就沒有再傳衣鉢。

「火急速去」，快快去，好像火在燒那麼急。「不得遲滯」，不能延遲，不能去想，「思量即不中用」，思量就變成意識心，就不是真如本性。法華經講：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是法」就是「如是我聞」的「如是」，

「如」是不二，「是」是當下、現量，所以「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就是：當下的法、當下的一合相，不是用思維邏輯能夠了解的。當下是一個整體的緣起，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心的空體當下呈現的一合相作用。

「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見性的人不管面對順境或逆境、白天或晚上，都能夠見性，都能夠安住自性。縱使拿刀要上陣跟敵人廝殺，都還記得覺性在哪裡。一般人還不是拿刀槍對陣，只是看到討厭或喜歡的人事，心就作不了主。不論什麼境界，都是自己給自己的境界。遇到什麼人、什麼事不平靜了，是由於放不下自己對這個人、這件事的看法定義，所以是過不了自己習氣執著這一關。

「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大眾聽到五祖的交代，退下來就跟彼此講，我們不必刻意讓心沈澱去作偈子，沒有用的。修行不到，硬要做這些也做不來。「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神秀上座是教授師，負責教授弟子威儀、佛法，是宣傳聖言量的老師。

「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一定是神秀上座得到衣鉢，我們不必欺瞞自己去作偈頌，浪費心力，勞而無功。「諸人聞語，總皆息心。」大眾聽到這些話，就把心放下來，一心想讓神秀大師去作偈就好了。「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眾人對神秀大師很尊重，都講：以後我們依止神秀禪師就好了，不用麻煩作偈子。

依是依賴、依靠，止是於有利、有得之處而不離。古代很多高僧大德，有很好的寺廟和出家眾，所以修行人會到處參訪。現在末法時代要找到能夠讓人解脫、了生死、開悟的知見很難，並且很多人是道場待不住了，沒有修行的能力，無法辨別正法、邪法，才會離開道場去參訪或是閉關、住茅蓬。這未必是好事，往往修行還是沒著落，只是過日子而已。縱使是悟道的人，能不能自己用功還要看功夫。有的人根器好，戒定基礎好，心比較柔軟、有智慧，悟道就悟得深，可以自己閉關、住茅蓬。根器不好的人雖然悟了道，執著習氣還很重，就不能離開道場、離開師父，還是要在僧團裡磨練，慢慢破執著、除習氣。

「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神秀就想，大眾不寫偈子呈給和尚看，是因為我當他們的教授師。我必須要作偈子呈給和尚看，否則和尚怎麼知道我心中見解的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神秀想：如果我寫這個詩偈是為了求法，那就是善。如果是為了覓祖師的位子，那就是惡，如同凡夫要奪聖位。如果不呈這個偈子，就不知道自己見解深淺，終不得法。所以神秀大師很為難，就在這裡猶豫不決。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與供養。」在五祖的方丈室外有一個步廊，本來準備請人畫楞伽經的變相以及從達摩祖師一直傳到五祖的血脈圖來流傳和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神秀作了偈子，好幾次都想把這個偈子呈到堂前給五祖，但是心中恍惚。會恍惚就是見地不真。「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全身流汗，想呈又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神秀寫完這個偈子後，經過四天，有十三次想要呈這個偈子，都沒有呈上。「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神秀就想，我不如在廊下寫這個偈子，如果和尚看到說好，就出來禮拜說是神秀所作，我就能夠求法。如果五祖覺得這個偈子不堪、沒有入門，自己就覺得慚愧，枉費在山中數年當教授師受人禮拜。神秀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半夜三更，神秀就拿著火燭，在南廊的牆上寫了這個偈子，「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菩提樹又稱為菰波羅樹，因為佛坐在菰波羅樹下面成正覺，所以稱這個樹為菩提樹。我們是依著身來修行成道，就像佛坐在菩提樹下成道，所以「身是菩提樹」，把身當成菩提樹來栽培，依身而成道證果，就是借假修真。「心如明鏡臺」，心像鏡子，事來始現，事去心亦隨空。甲來照，鏡子現出甲。甲不照了，相就不在，鏡子馬上空掉，這是形容心的空性。但是心是靈知靈覺的，能夠主動生出作用，生的同時就顯現。「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要時時勤拂拭心這面鏡子，心裡面的貪嗔痴要時時刮光磨淨。時時勤拂拭是一種漸修，就是要隨時返觀、檢討、懺悔，隨時照顧這個心，不要讓心染塵了。一有惡念、煩惱念，要馬上轉掉。

雖然「時時勤拂拭」這樣的修行還不夠究竟，這是不容易了。發現自己起煩惱了、心不定了，馬上懺悔，馬上唸一句佛號或持一個咒，讓心定下來，這樣就是「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隨時把心安住在用功上面，練習轉念。修行要練習轉念，會煩惱是因為自己心不清淨，作不了主。如果讓自己煩惱的人和事都消失了，人還是會煩惱。煩惱一個接一個，今天對甲煩惱，明天對乙煩惱，乙不在，又變成對丙、對丁煩惱，因為習氣一直在，攀緣是沒完沒了，所以要「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神秀將偈子寫在牆上之後就回房間了。「人總不知」，因為他是半夜寫的。「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神秀知道慚愧、懺悔、反省，他覺得如果五祖看到偈子說他沒有入門，就是自己迷惑，宿業障重，不能得到法。「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到五更。」一個晚上都沒睡，就想這件事情。「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五祖已經知道神秀沒有入門，沒有看到自己的本性。

「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天亮後，五祖就請盧供奉到南廊的牆壁間畫圖。「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五祖看到這個偈子，就講：既然有人寫了這個偈子，供奉你就不用再畫了，煩勞你遠道而來。經典講，一切相都是虛妄的。「但留此

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五祖這麼說之後，「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五祖講，依照神秀大師的偈子修，可以免墮惡道、有大利益。確實是如此。有人會想：「神秀大師的偈子講的是漸修，是沒有開悟的境界，沒什麼值得學的。」這樣想只會耽誤修行。不要看不起漸修的功夫，如果漸修功夫不夠，定力、戒行不夠，就算頓悟，習氣執著還在，就無法依悟到的道理修。這就是現代開悟的人最大的問題，雖然有悟，但是戒定慧的基礎不夠，放下妄想執著的鍛鍊不夠，就很難依悟的道理去修。古代修行人漸修有一定的程度，身心洗滌磨光，「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的功夫真正做到了，所以悟道後能依悟的道理繼續保任涵養。

打個比方，一個人欠債幾億，忽然在家中翻到一百萬，雖然很高興，但是一百萬拿去還借的錢還遠遠不夠啊。現代人悟了道，和心性有一點相應，很高興，但是修不來，因為欠債太多了，有很多執著習氣，沒有做時時勤拂拭的功夫，就無法相應悟到的道理。古代禪師通常很小的年紀就出家、受戒，住在寺廟幾年，再來住禪堂五年、十年、二十年，心已經清淨到某個階段，所以悟道了就有基礎住關房、茅蓬，繼續安住保任。好比外面的債還得差不多了，再找到一百萬就可以拿去投資了。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五祖半夜叫神秀入到方丈室，問他：這個偈子是不是你作的？神秀就講：「實是秀作。」確實是我作的。「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五祖就講：「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你作的這個偈子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到門內。

「如此的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就是沒有再高的，菩提就是智慧，無上菩提就是指本性。黃檗禪師的傳心法要講：「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眾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菩提沒有特定的地方，佛也不得菩提，眾生也不失去菩提。菩提不能以身去得，也不能以心去求，一切眾生即菩提相。當心恢復到本來的清淨，當下起出的作用就是菩提作用，是不經過意識扭曲的作用。馬祖道一講：「道不用修，但莫污染。」本性不用你去修，但是不要污染它。如何污染它？用習氣、執著、是非、善惡去污染它。所以五祖對神秀講，就他偈子的知見是無法證到無上菩提，也就是無法契悟沒有人我是非的智慧、覺。

「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得本心，見自本性。」無上菩提須是言下識得自己的本心，見到自己的本性，心有空、覺、明。這必須有迴光返照、返聞聞自性的力量，也就是要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頭、念念歸自心。一切人時事地物都是自己心顯現的因緣果報，心生出的因緣果報當下就歸空，再去分別這個人或事好不好，就是心外求法、攀緣。一個念頭起了就有相應這個念頭的因緣果報，人看到這個念相應的因緣果報又會再起一個念來攀緣它，就不斷輪轉、生滅。所以要練習當下即作即了、即空即有，不隨著心所生所現的法而攀緣流轉。

「不生不滅」，心無所求就不生，心不執著就不滅。無所求、無所執，本性現前，就是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每一刻都是念念自己見到，見到什麼？自己的本心本性。「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一切法沒有障礙，

都是心所生。只要心不妄分別，時刻都是自在，萬法無滯。念念自見本性，見一切法皆是離虛妄，故一真一切真。因為心是真，見一切法就真。心有扭曲、有妄，見一切法就妄。

「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六祖在《金剛經》註釋講：「如者，萬境一如，萬物一如，不起分別，猶如一月當空，千波現影，影有現滅，月實自如。」這就是萬境自如如的意思。如如之心，就是心的真實面貌。師父在講，大眾在聽，你能聽的心如本性的空顯現出當下的作用，就是依空的「如」顯現出現象作用的「如」。因為心是空，才能顯現出現象本來的狀態，現象本來的狀態就是如，所以「如如」是依空顯相的意思。就像鏡子有空性，所以能夠照天照地，這是第一個如。當甲來照鏡子，鏡子完全顯現出甲真實的面貌，這是第二個如。師父在講，不管你聽懂不懂，如果你的心不執著，沒有扭曲，沒有人我是非，你依於本性的空顯現出師父講的聲音，聲量、大小、意思……，一時全部顯現，這就是如如。

「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五祖叫神秀用一兩天，再作一個偈子來，如果這個偈子入門，就把衣法傳給他。「神秀作禮而出」，神秀禮拜五祖後出去了。「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因為沒有開悟，硬要逼出一個偈子來，心中就恍惚、惶恐，心神不穩定，整天都像在做夢，行住坐臥都不快樂。要知道此事大不易！神秀作不出偈子來有壓力，他是一千多人道場的教授師，沒有開悟，不是有很大的壓力嗎？如果你出家一、二十年，人家說你沒有開悟、沒有修行，你會沒有壓力嗎？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眾也依這個偈子修，就免墮惡道。要經常反省檢討，見境知心，不要到處攀緣。知道心法，再苦都要練習，要接受「一切都是自己造的」是很苦的。講別人不好比較容易，承認自己不好並不容易。所以要練習承認自己的錯誤、不足之處，心柔軟，承擔當下的一切。修行是要讓生命變好，要變好就必須堅持心法。既然一切法是心所生，一定要回到心，否則就是生滅、流轉，心都在迷惑當中，忙忙碌碌，不曉得自己做什麼。

行由品第一：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

修行是在世間當中努力，但修行不是世間事，是出世間事。世間人一生經歷的事都差不多，結局也差不多，再怎麼偉大能幹的人都無法逃脫生老病死、財色名食睡，人的業報就是這些範圍。在世間事當中要回到修行的路，要去認識自己本具的心性。學習禪宗心法就是從心當中去用功，要建立單純、專一、精進的用功習慣：功課做得緊，每天固定作多少功課；習慣練習心作主，念頭都回到清淨、無念。如果每天都這樣吃、這樣睡、這樣看，用功散漫，看看網路，想想事情，到時間就做做事，坐香瞌睡……，這樣修行就完了。

人如果一生都很認真練習讓心作主、無念，縱使沒有成道，修行也不會太差。修行的功夫需要花時間培養、累積，與其花太多時間讀經學教，倒不如實實在在面對自己的問題去修，看自己習氣、執著、煩惱有沒有減少，智慧、慈悲有沒有增加，待人處事有沒有和諧，矛盾衝突有沒有減少。

世間事業要經營、家庭要經營、婚姻要經營，生命也要經營。修行是生命經營的一種實踐。如果佛法不能變成實踐的引導，這樣的佛法就是空談、理論。有那麼多佛學博士，難道他們都成道證果了？不是啊。學佛不是要建立佛法的學問系統，佛弟子沒有看佛經，他們可以成道。佛教弟子打坐、觀行、數息，佛弟子照著做，就成就了。現代資訊太多，人就糊塗了，這裡看一看、那裡聽一聽、佛經讀一讀、自己想一想，知見太雜，一大堆事情放不下，不知道怎麼用功，有時還心裡打架：我念佛好呢？還是參禪好？

更有很多人愚癡，學佛講情感：我學這個很久了，我在這個道場學很久了，我跟這個法師學很久了……。學佛是要解脫、了生死，如果把佛法當兒戲、做人情，因為學很久就放不下，就是找死。佛弟子如舍利弗、目犍連等人，一聽到佛的知見就知道這是智慧，馬上跟佛學，才有機會成道。如果他們覺得自己有神通了，或是已經在自己原來的團體裡修那麼久了，就不去跟佛學，那他們到今天還是外道。

一般人對於自己所學的錯誤知見就像對自己的執著習氣一樣，是放不下的。修行人要有魄力，必須直截了當去破執著、除習氣，成就證果。想一想，自己所信仰的，能讓自己破執著、除習氣、證道嗎？很多人跟著一個法師或居士學，只是一種情感投射，好像談戀愛，跟一個人相處久了就放不下。修行不是如此。歷代禪宗祖師知道哪裡有善知識就去參訪，因為想要了生死，不會耽誤在世間情分上。祖師會在開悟、有成就了，再回去報答剃度師父或是教過自己的人，而不是眷戀不放。

很多人放不下自己所學，放不下待得久的道場、相處久的人，這是一種情執，是一種依靠，不是智慧。像最近禪寺有一棵很大的木蓮樹，枝幹長歪了，我說這必須切掉，有人就講：「這根歪掉的枝幹長了三、四十年了，都比頭還大，切掉太可惜了！」人的習氣執著已經偏了幾劫了，還不是偏幾十年而已，不切都不行。修行是跟佛、菩薩、祖師學習，是要成道、證果、度眾生。整個生命的發展軌跡要往這邊努力，怎麼會將用功的機會放在人情世故當中呢？有人說自己要念佛往生，連世間的人情都捨不得，能去哪裡？

佛法不是人情，佛法是智慧、解脫、利他。要解脫、了生死、利他，就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對於教過自己的人應該感恩，但是自己要一步一步成長，而不是戀戀不捨。碰到佛，當然跟佛學。碰到正知見，當然學正知見。自己的法身慧命是最重要的，修行不是要結結緣而已，要直接面對自己的執著習氣。

「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過兩天，有一個在寺廟裡面住的童子經過碓坊，也唱誦神秀寫的偈子。「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悟道的人看偈子，就知道作偈子的人有沒有悟道。「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惠能當時沒有受過五祖的教授，但是對心性的道理已經有一些了解。

「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惠能就問童子在誦什麼偈子。童子曰：「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你這個南方不受教化的人不知道，五祖弘忍大師講，世人生死事大，如果想要得到衣鉢，就作一個偈子來看。如

果悟到大意了，就付法跟衣為第六代祖。神秀上座在南廊壁上書寫無相偈，五祖看到這個偈子就令大眾都要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惠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這就是祖師的心量、智慧。雖然他知道寫這個偈子的人沒有開悟，但是他知道它有用，也想跟這個出家人結善緣。

「上人」，惠能知道要對人恭敬、結善緣，稱呼一個童子為上人。「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我在寺廟裡踏碓八個多月，從來沒有走到禪堂大殿那裡，希望你能夠引導我到這個偈子前面去禮拜，我也要結未來緣。

「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童子就把他引到偈子前面禮拜，惠能就講他不識字，請人為他讀這個偈子。「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這時有一個江洲別駕，別駕是官名，這個江洲別駕名張日用，他在旁邊聽到惠能這麼講，就高聲唸了這個偈子。「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惠能聽到後就講，我也有一個偈子，希望別駕幫我寫上去。「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江州別駕就講：「你也作偈子？很稀有啊。」就有看不起惠能的意思。連字都不認識，還會寫偈子，這不稀有嗎？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如此。

「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每個人都有本具的智慧，不是世間所謂貧賤沒有地位的下等人就沒有智慧，不能以貌取人。富貴有地位的人往往慢心、執著心重，智慧就被自以為是泯沒了。「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所以不要輕視別人，最差的人也會有所長處，有長處就值得自己學習。江州別駕張日用聽到惠能這麼說，就懺悔了。「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你就誦這個偈子，我幫你寫，如果你真正悟道得法了，以後要先度我，不要忘記這麼一個約定。他還是有智慧，轉得很快。

「惠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個偈子講的是空的境界，是他第二次悟道的境界。他聽到有人誦「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可能知道心不生不滅、無常、無住，是比較粗淺的悟，還是一種第六意識的狀態。他現在作這個偈子是受神秀大師的偈子啟發，是講心性的本空，這時他已經相應心的空性，但是還不到本覺起作用的這部分。是一種悟，但還不是徹悟。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大家聽到惠能唸的偈子，都覺得很驚訝。有人就覺得將來他可能會成為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為然。」五祖用鞋子把偈子擦了，講說這個偈子也沒有見性，一方面是保護惠能，一方面是讓惠能有更進一步的體會。雖然有悟，但悟得不夠徹底。大眾聽五祖這麼講，就以為惠能沒有開悟。

「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隔天，五祖悄悄到碓房去，看到惠能腰間纏了一塊石頭在舂米。惠能因為個子太小，體重不夠重，就把石頭綁在腰上來舂米。五祖看到這個情形，「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修行人以法為主，不要因為一點點病痛、煩惱就忘了修行，身心不如意時，更

要知道修行。為法忘軀的「軀」代表世間種種，包含世間的財色名食睡、世間的看法，所以「為法忘軀」是要放下世間事，不只是修苦行。想求道，就要把身心全部放下，以佛法為核心去思維、去待人處事。

「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一個人開悟，但不是徹悟，還有一些疑慮，還有未深入的地方，就像米已經舂好了，但是殼還沒有篩掉，還不是那麼光明潔淨。「祖以杖擊發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五祖敲這三下就是叫惠能三更入方丈室。「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惠能半夜進到方丈室，五祖用袈裟把房間門遮起來，不讓人看到，然後為惠能講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五祖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時候，惠能言下大悟。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剛經的精華，也是修行的精華。「應無所住」就是不應住在色聲香味觸法，因為這些是無常。就像身體的影子是隨身體的變化而變化，一切法是隨心所轉。一切法、一切現象是心所生，是心的影子，所以應無所住，不要追逐法，有所住就違背實相的道理。其實要住也住不了，當下生，當下即空。心空、法空、一切都空，就是無住。雖然是空、無住，還要能夠生心，否則心就變成死心了。心不同，現象不同、境界不同。生心是妙有，無住是真空，所以「真空妙有」就是「無住生心」，生心而無住，無住而生心，就能即體即用、即用即了、即空即有。

惠能言下大悟，就知道「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一切法不離本性，都是心所生。怎麼生？相應而生，心相應什麼就生什麼，心不相應就不生。「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何期是一種感嘆的發語詞，「何期自性本自清淨」就是「自性本自清淨」。清淨本心沒有男眾相、女眾相，沒有過去相、現在相、未來相，它像一面乾淨的鏡子，「事來始現，事去心亦隨空」，不會染著，就算一個人很髒來照鏡子，鏡子不會因此變成不乾淨。看到好的，這個心不會變好。看到惡的，這個心也不會變惡。

「何期自性本不生滅」，這個心不會生滅，你聽到聲音的同時，聲音就消失了，你能聽清楚，並且當下就自然放下。「何期自性本自具足」，這個心是本具的。你能聽，是因為你的心藉由你的感官變化而聽到，這能聽的能力是本具的。雖然聾子聽不到聲音，但是他知道自己聽不到的這個能力還是在，他還是有佛性。「何期自性本無動搖」，這個心本來就在，沒有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個心能夠起心動念，造種種因緣果報。

惠能真正徹悟了。「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屬於空，「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是有的概念，惠能講的就是真空生妙有到最究竟了，心有空覺明，有體相用，不是偏空或偏有的心。

「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得本心就是出世間法，不識得本心就是世間法。禪宗以開悟為入手處，開悟，心才能夠清淨、平靜、寧靜。沒有開悟，學法就沒有益處，因為修的都是生滅法，都是用人的果報去學習人的範疇。「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識自本心就有覺，見自本性就有空，有覺有空才不會偏一邊，就是丈夫、天人師、

佛。天人師是佛的一種稱呼，天人跟人的師父。悟到本心，佛就現前了。

「三更授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五祖半夜把頓教的因緣及衣鉢傳給惠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五祖要惠能善自護念，就是照顧好開悟的這個念頭，照顧好這個解脫、成道證果的因緣種子。修行人要護持自己的念，把心照顧好，念念清楚、清淨，不起惡念、煩惱念、人我是非念、嫉妒排斥念。一個念頭是一個報身，一個念頭就感應出一個因緣果報，所以善護念就是善護持自己的因緣果報，善護持自己的未來。善自護念是自利的部分，善自護念成就了，再來廣度有情，也就是利他的部分。「流布將來，不令斷絕。」把佛法傳下去，不可以令它斷絕。斷絕法脈就是法中罪人。

禪宗是以修證為核心，不是悟道、修道、證道，講其他的就沒有什麼意義，因為無法解脫、了生死，就不是佛祖要傳的修行核心。以前還沒有開悟的禪師最重要的就是要趕快找到一個方法開悟，因為悟道才能修道，才能證道。證了道，還要傳道弘法。沒有悟道，就對自己本具的心性無法交代，也對師父無法交代。對禪宗而言，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所以當師父的很急於鍛鍊弟子，要讓弟子趕快開悟，弟子要很認真破執著、除習氣，趕快開悟。

「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心就像大地，因地就是心地。有情眾生起心動念就像播種，起什麼心念就播什麼種，果報就在心當中，將來因緣成熟了，就感召出相應的業。無情無法起念，就不能成就果報。「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達摩大師初到中國時，人還不相信，所以傳袈裟作為一種表法，「代代相承」。

「法則以心傳心」，衣是表徵，但是法才是重點。禪宗的法是以心傳心，就是師父悟、弟子也悟，師父把道理跟弟子講清楚，弟子也把這個道理傳下去。

「皆令自悟自解」，諸佛菩薩、祖師都是幫助眾生悟到自己的本心本性，不是去學什麼東西。法不從外來，是自己本具的心性所具足，所以悟到自己本具的心性就有智慧福報。「自古佛佛唯傳本體」，本體就是心性之體，就是空性，這只能自己契悟。契悟了就能傳，佛佛相授、祖祖相傳，傳的就是空性、無住生心、真空妙有的這些道理。「師師密付本心」，師徒相承都是秘密地付與本心。為什麼是秘密？本心沒有形相，是空、覺。讓人了解沒有形相的心，就是密付本心。

「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袈裟是爭執的開端，你之後就不要再傳了。如果再傳，接這個衣的人生命就有危險。你必須趕快離開，恐怕有人來害你。為什麼？有袈裟就有名利、供養，所以很多人要爭，就會傷身害命。「惠能啟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懷是懷集，會是四會，五祖叫惠能到廣西懷集就停下來，住就住在廣東四會。「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惠能半夜得到衣鉢，他是嶺南人，不知道怎麼從江口離開。「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五祖就講，你不需要煩惱，我送你。

「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櫓自搖。」五祖就相送到九江驛，坐上船，五祖搖槳。「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櫓。」惠能請五祖坐，自己

來搖槳。「祖云：合是吾渡汝。」現在是我渡你啊。「惠能曰：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迷的時候師父度，悟的時候自己度自己。雖然都是度，但是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我生在很偏僻的地方，語音不正。蒙師不棄傳法，現在得悟，已經很感恩了，應該是自己度自己的時候了。自性一定是自度，只有自己能夠起自己的念頭，只有自己能夠成就自己的心性。自己的念頭、自己的因果只能自己修正，自己的淨土只有自己能夠成就。

「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以後的佛法由你大大地開演出來。「汝去三年，吾方逝世。」你走之後三年，我才往生。「汝今好去，努力向南。」現在好好用功，努力向南邊去。「不宜速說，佛法難起。」你現在不適合說法，佛法不容易起來。末法時代更難，到處是惡念、貪嗔痴，社會充斥著人我、是非、暴力，到處是天災人禍，就知道人心不穩定，魔道盛行，要弘揚善法、正法就很難。

「惠能辭違五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惠能辭別五祖後，就往南邊走，兩個月之後到了大庾嶺。「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糙，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趁及惠能。」有數百人追來要搶奪衣鉢，其中有一個出家人俗姓陳，名叫惠明，本來是四品將軍，後來跟著五祖出家。他性情比較粗糙，一心一意要找到六祖把衣鉢帶回去。他因為體力好，就走在大眾前面，先堵到惠能。

「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惠能就把衣鉢放在石頭上面，講：這個衣是從達摩祖師傳下來的一個象徵，怎麼可以用力量去爭呢？

「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捉掇不動。」惠能就隱身在草叢中，惠明看到衣鉢在石頭上面，就很高興去拿，結果拿不動，他就知道衣鉢有祖師傳承的力量護持著，所以他拿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行者」是在呼喚惠能。我是為法而來，不是為衣來。「惠能遂出，盤坐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惠能就出來，盤坐在石頭上面。惠明就問訊作禮，請惠能為他開示說法。

「惠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屏息諸緣」就是把心所攀緣的、所看的、所聽的全都放下，就像靜坐時眼睛不看、耳朵不聽、不打妄想，把所有心的作用屏蔽掉。屏息諸緣不是只有屏蔽外緣，是讓心沒有攀緣依靠的對象。境界就是緣，必須自己起心動念去攀緣才會相應，所以放下外在的人時事地物就代表放下念頭。「勿生一念」，外緣都放下了，不要起一個念頭。就像參話頭，先萬緣放下，內心的妄念也放下，返聞聞自性，一直參，一直溯流而上。等參到話頭，參到一念不生的這個地方，就看看沒有念頭的這個地方是什麼。

「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六祖講，到了心不起念頭的這個地方，就不思善、不思惡。在這裡再轉身，把這一念不生的地方破掉，就回到本心，明上座的本來面目就現前了。惠明法師就悟道了。「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明大悟後，又問六祖，自己剛剛契悟的這個密語密意之外，還有沒有密意？心沒有形相，所以是密。「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

邊。」惠能就講：跟你講了，就非密了。你如果返照，密就在你自己這邊。悟道不是說出來的，而是自己往內觀照、契悟的。

「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惠明就講，他雖在五祖這裡，實在沒有看過自己本來的面目。今天由於行者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行者您就是惠明的師父。惠明因為六祖而悟道，這是一件大恩德。悟道是生死大事，是從世間變成出世間、從輪迴變成解脫的入處。「惠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惠能就講，如果你是一樣到了，我們就一起跟著五祖學習。也是告訴他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惠明問惠能他要向哪裡去，惠能告訴他，在袁州停下來，在蒙山住下來。惠明就禮拜辭別惠能了。惠明後來為了避諱跟惠能一樣的「惠」字，就改名「道明」。

「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惠能之後就回到曹溪，又被惡人追逐，於是到四會避難，躲在獵人隊中十五年。「時與獵人隨宜說法」，十五年來跟獵人隨緣說法，慢慢成熟自己的修行。聖人是隨眾生業去度眾，不強介入眾生的因緣果報。獵人有殺生之業，善根慧根不是那麼深刻，願意聽一點法就不錯了。跟周圍的親眷說法也一樣，如果他們殺業、貪嗔痴的業重，就一次講一點，一次又一次講。度自己的親眷要有耐心，而且自己要做好。如果自己做不到，讓人看到就搖頭：「學佛是這個樣子？」那誰願意學？很多人學佛一段時間之後，待人處事還是用習氣在相應，所以周圍的人對學佛沒有投以太多正面的眼光。學佛的人實踐佛法的能力太差，這就是佛法不興盛的主要原因。佛法要興盛，必須學佛的人能夠證明佛法。

「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吃肉邊菜。」獵人經常叫惠能守網，他每每見到生命就放生。吃飯時他就把菜放在肉鍋裡煮，吃肉邊菜。為了活下來以後弘法，只能這麼做，這是忍辱負重的事，不是他想吃葷。有人講：「我吃肉邊菜。六祖惠能也吃肉邊菜。」要吃素就吃乾淨一點，不要用一些理由去讓自己的貪心得逞。

「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有一天他想，時間到了，應該要弘法了，不可以一直隱遁。就出到廣州的法性寺，剛好印宗法師在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當時有風吹著旛在動，一僧說是風動，另一僧說是旛動，兩人在此爭執不休。「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切法都是心生，心在哪裡，現象就在那裡，所以不是風動也不是旛動，風、旛都是因緣和合而有。心生出念，不同念感應出相應的不同因緣果報。因緣果報不同，現象就不同。

「一眾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大眾聽到惠能講「仁者心動」都很驚訝，印宗法師就把當時還是居士的惠能延至上席，問他很多佛法深奧的道理。「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印宗法師看到惠能的言詞很簡單，道理很恰當，不是依文解義的，就講：您一定不是常人，很久以來聽聞五祖的衣鉢已經南來，是不是

您啊？「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惠能就承認是他。印宗法師就作禮，請惠能把五祖所傳的衣鉢拿出來給大眾瞻仰，證明惠能的地位。

「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五祖弘忍大師的教法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五祖也沒有講什麼，只有講見性，不是講禪定解脫。禪定解脫是從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慢慢除掉習氣執著，除到最後滅盡定，煩惱永遠不起而得解脫，這是一種漸修。禪宗走的不是禪定解脫的路子，但也不能排斥這個路子。修定是漸漸降伏煩惱、放下執著習氣，這是需要培養的。禪宗是「惟論見性」，禪宗的解脫是從見性開始，見到本性本空。但是就算悟道見性了，還是需要禪定的功夫去安住，執著才能破得更深，所以禪定解脫跟見性解脫是相輔相成。

「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印宗就問：為什麼不講禪定解脫呢？「惠能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惠能就講：禪定解脫是二法，是兩個東西，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佛法不是講善惡、是非、人我、空有對立，佛法講的是空有一如，禪定跟解脫是一如的，不是分次第階段。如果把佛法變成禪定解脫，就是有次第階段，屬於漸修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即心即佛，即體即用，即空即有。

「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法師講涅槃經，說明佛性是為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涅槃經當中有一個高貴德王菩薩品，當中講：犯四重禁戒，就是犯淫戒、盜戒、殺人戒、大妄語戒；作五逆罪，就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起惡念向如來所；及一闍提，就是不信因果，無有慚愧，不信業報，見不到未來世、現在世種種善法，不親善友，不隨諸佛所說教誡。這樣的人善根佛性會不會斷掉？當然不會。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心起善念，這個善念是常，它不會變成惡念。心起惡念，這個惡念也是常，它不會變成善念。所以心起的善念、惡念是常，但這個心不是善不是惡，心能夠起種種作用，這是無常。這個心本身超越常跟無常，這個心一直都在，能夠起種種念，這種能力是常，心能夠起不同念，這是無常。心起出的作用、現象是常，能夠變化的是心，能夠從善變成惡，從男眾投胎變成女眾，從人變成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造作的業不同，投胎就不同。被變化出來的現象是常，但是「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佛性不會斷，它不生不滅，所以名為不二。

「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蘊是五蘊。界是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蘊跟界是範圍，是指種種不同作用。其實作用本質都是空，其性都是緣起，其性是不二，所以無二之性就是佛性。

「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惠能薙髮，願事為師。」印宗法師聽了就歡喜合掌，說自己講經像瓦礫，而惠能講的經典義理就像真金。他就權當惠能的薙髮師，而且侍奉六祖惠能為師父。「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因為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

都是住在東山，所以講東山法門。

「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六祖惠能講，我在五祖座下得法，受盡辛苦，性命像吊在一根細絲那樣危險。「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今日得與諸位官員、護法居士和僧尼道俗同一此會，是累劫當中的緣分，也是大家過去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才能夠聽到頓教的法。

「教是先聖所傳」，這個頓教法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不是惠能自己的智慧。這是六祖客氣，他自己也有，自己契悟先聖所傳的智慧，並用自己的話講出來。「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每個人都把心靜下來，屏息諸緣，不思善、不思惡，讓心平靜、寧靜、清淨。「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每個人都把內心的疑問，把善惡、是非這些相對立的東西放下，先代聖人也是這樣一路走來。「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大眾聽到六祖的法，都很歡喜，頂禮之後就退開了。

一起聽經聞法是一種緣分，能在同一個法界用功，就是過去供養諸佛的緣，過去共同結了善緣、法緣、清淨緣。就依這種緣繼續用功。

般若品第二：次日，韋使君請益

無論出家或在家，修行大乘佛法的目的是要解脫利他。解脫利他就是自覺覺他，一般人不清楚自覺覺他的意思，講解脫利他比較清楚，意思就是以了生死、度眾生為修行的大方向，去修福修慧，去破執著、除習氣。

解脫利他是佛法名詞，解脫用世間話講就是自由自在，沒有束縛。解脫不是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要是偏空。解脫是什麼都有，但是什麼都不執著，沒有東西可以綁住自己。就像佛有菩薩眷屬、弟子、護法等等，但是佛什麼因緣都不執著。你不必用自己現在的程度去想成道之後的狀態，覺得自己成道之後就什麼都沒有，必須放下世間的一切。當你真正成道了，再來看世間的很多事情未必會覺得是好的。生命到了不同的層次、方向，就有不同的想法。例如當你從人變成天人，再來看人世間就會覺得不好。在不同階段所看到的不一樣，所需要的也不一樣。

不要小看發願，解脫利他的這個願就是成道證果的因，它是有力量的，可以帶動自己的業。願力是一種希望，就是設定出生命發展的方向，也就是業力發展的方向。如果沒有願力帶動，業就不知道發展到哪裡去了。所以一定要經常回向，發願解脫利他，並且要提醒自己一生的時間很短，能用功要盡量用功。做得越多，這個願就成熟得越快。發願好比鋪橋造路，讓自己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不斷往前走。

修行要學習古人剋期取證，發願要在一段時間裡證道。古代出家人想在一輩子裡面了生死、度眾生，為了專心完成這件大事，所以出家。釋迦摩尼佛為什麼成立僧團讓人出家？讓他們能完全投入、精進、專一，才能在一輩子裡面成道。不僅出家法師要解脫利他，在家居士也是要解脫利他。居士除了出錢出力護持道場、護持佛法，累積福報，自己也要用功，靜坐、參禪、拜懺……，把心量打開，破除執著。

修行人要經常發願了生死、度眾生，解脫利他，自覺覺他，這樣生命發展就有

具體的方向跟動力。就像一個公司要設立企業目標，按照目標去做才有一個努力的方向，也才有動力，否則沒有目標隨便做，這個企業一定不會成功。修行也是同樣的道理。現在發願解脫利他，將來才有開悟、成道證果的契機。不要小看願力。一般人都有業力，因為作不了主，就隨業力去了。簡單講，業力就是輪迴力，就是在六道裡面來來去去的力。輪迴力有善有惡，好的還是會變成不好，就像人做善法而變成天人，天人享福後又墮落了。而願力是解脫力，就是要離開輪迴、成道解脫的力，所以是有一個明確的方向把業力收斂。當願力很強，就能收掉不好方向的業力。所以可以經常在佛前發願，提醒自己修行的目的。周圍不一定有人會提醒自己，必須自己提醒自己。

本章開始講般若品第二。金剛經略疏云：「般若梵語，此云智慧。其體即實相，雖流轉六趣而不損，猶金剛之堅也。其用即觀照，能照破一切而不留，猶金剛之利也。」般若是印度話，中文翻譯作智慧。般若的體就是實相，縱使流轉六道，般若不損。般若的用是觀照，能夠照破一切而不留。

「次日，韋使君請益。」前一天大眾歡喜作禮而退，隔天韋刺史又來請求開示佛法。「師升坐，告大眾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六祖升座跟大眾講，要清淨自己的心，真實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這裡的念不是嘴巴唸，是時刻念念相應空、無我、般若、覺、清淨，也就是心要安住。悟道了，依悟到的道理去修，心安住在無我、無念、無相，心有空覺明，這樣才是修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才是大智慧、到彼岸。

「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菩提就是覺，般若是覺的作用。菩提是覺體，般若是覺用。菩提般若之智就是覺智，這種智慧世人都有。為什麼眾生的菩提般若無法現前呢？「只緣心迷，不能自悟。」只因為心迷掉了，不能自悟。心被什麼所迷？被財色名食睡所迷，被世間的能所現象所迷，被自己的習氣執著、二元對立的障礙所迷。

心一起念，這個念頭就把自己過去無量劫所造相關的業感招出來，變成當下的因緣果報、當下的一合相。好比一滴甜的水滴到海裡，這一滴水把海裡面所有甜的成分感招起來。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念頭，能量不可以分割，當下的念頭與自己存在的人時事地物完全連在一起。一個念頭有無量無邊的面向，它連接無量無邊的因緣果報，而成為當下的果報。但是凡夫眾生無法安住當下的因緣，在自己心生出來的因緣果報當中取捨、排斥、迎合，把一合相的法割成想要、不想要、討厭、喜歡、接受、不接受……，因而抱怨連連，有種種愚癡妄想的造作。所以「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眾生需要大善知識引導，而契悟、見到本性。

「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眾生皆有佛性，不管是愚癡的人或有智慧的人，佛性並沒有差別。那麼差別在哪裡？「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契悟本心就有智慧，心外求法而迷惑本心就愚癡。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心是什麼，相就是什麼。每個人的個性、習氣、執著都有一定的樣子，這是心外求法所造成的特定路徑。愚癡的人心外求法，不知道一切法由心生。智慧的人不迷，知道心生一切法，能夠悟到自己本具的清淨覺相，不心外求法，能夠安住。

心起念頭，念頭相應出自己心所造作的過去、現在、未來的種種業，而顯現出當下的果報。當下的心念、色身、人事因緣結合在一起，這麼廣大的因緣都是心所生、所相應的果報。人起不同念，就相應到不同的因緣果報。愚癡的人、有智慧的人因緣不同，造就的業不同，所以迷悟不同。一切有情業報不同，但是能夠造業報的這個心有一樣的性德。

「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六祖要為大眾解釋什麼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大眾再去實踐，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志心就是心的志向，諦是皇帝講的話，所以志心諦聽就是專心一致、不懷疑地信受。「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一般人經常把道理掛在嘴邊，但是光說不練。平常看經聽法，卻沒有按照經典的道理實踐，「猶如說食不飽」。這個心的本來面目就是自性般若，只要不被境界所染、不心外求法，當下般若智慧就現前。如果嘴巴念般若，不認識自己的自性般若，不知道要見境知心、罪己求責，不知道破掉內心的習氣執著而顯現自己的清淨本性，而從外相去求，就猶如說食不飽。

很多人說一口好佛法，經常勸誡別人用功精進、放下、不執著，自己遇到煩惱卻承擔不了。華嚴經講：「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設美饌，自餓而不食。」不修行佛法，聽聞很多，好比設了很好吃的齋飯，但是自己餓了卻不吃。楞嚴經也講：「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雖然聽經聞法很多，若不修行，跟沒有聽是一樣的。知而不行，是為不知。不知而行，能夠致知。

「口但說空」，凡夫嘴巴講一切法空，但是不認識自己的本性是空，這樣的人「萬劫不得見性」。一個世界「一成一壞」稱為一劫，萬劫就是萬世，就是時間很久。不從自己本性當中找，總是在外面追尋、依靠，萬劫都無法見性。這樣心外求法的修行「終無有益」，最終沒有多大的幫助。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印度人稱他們的語言是梵語，是梵天教下來的語言。「摩訶般若波羅蜜」在中國稱為「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必須用心去實踐，而不只是嘴巴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如果只是嘴巴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就是一種虛妄，就像露水、電一樣，剎那就過了。像有人講：「世間太苦了，我要到淨土去，不要再到世間了。」但是所作所為不能跟淨土相應，口說心不行。種對的因才有對的果報，所以要有大智慧，要超越生死到彼岸去，必須從心當中去實踐，念念實踐。要到淨土，就必須念念都跟淨土的道理相應。要開悟證果，就必須念念跟開悟證果的道理相應。

「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就是身口意相應，念頭、行為、講話都一致地實踐心法道理，才是修行的捷徑。「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離開佛性沒有別的佛了。「何名摩訶？摩訶是大。」摩訶是大的意思。「心量廣大，猶如虛空。」心如虛空一般沒有邊際，包含一切法，過去、現在、未來都不離心，一切法由心所生、所現、所相應。「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這個心沒有邊際，這個心不是方圓、大小，不是顏色，也沒有上下長短，也沒有生氣歡喜，沒有是非，沒有善惡，沒有頭尾。

「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每一刻的生命現象都是心所起的作用，作用存在的時候就是消失的時候，但是人用自己的習氣執著把每個當下串在一起，成為自己的一生。人從出生到往生，可以得到什麼？什麼也帶不走。「自性真空，亦復如是。」自性本空也是這個道理，沒有邊際，沒有大小、人我、是非種種。

本心是空，能夠起作用，作用就有因緣果報。自己現在的長相、關係、環境條件種種，自己未來的好不好，都是自己心生出來的因緣果報。所以不僅行為要守規矩，念頭也要守規矩，不能講「心空就是什麼都沒有」，這樣會害了自己。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雖然無一法可得，卻有因果。

般若品第二：莫聞我說空便即著空

修行的目的是要解脫、利他。破掉自己的執著、習氣、無明，就是解脫的入門。而破掉執著、習氣、無明以後，繼續安住直到成就的過程中或是成就之後，都可以慢慢去結緣、利他。修行是破執、破惑為先，沒有破執、破惑，其他念佛、誦經、持咒、拜佛、打坐、在家、出家種種，都不算真正入門。

禪宗修行是先悟後修，先以開悟為修行的核心，悟道後再以所悟的道去修。所有祖師都是這樣修的，如果不是這樣修，就是盲修瞎練、亂修一通。不是只有禪宗講開悟，任何大乘宗派，不管是淨土宗、律宗、唯識宗、天臺宗、華嚴宗，都非悟不行。悟就是破執著，破掉我執、法執。我執、法執就是生死的根源，所有修行法門都是為了破我執、破無明，斷我執、斷無明。斷我執證四果阿羅漢，斷無始無明證佛果，其他說法是邪見、外道。

楞嚴經講：「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白話講就是：沒有開悟，就不用談修行。楞嚴經也提到，要以「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就是以不生不滅的本性為因、為基礎去修，才能圓成果地修證。要以不生滅性為因，就要破無始無明，再依這個不生滅性，對境練心，安住、保任，無明分分破，法身分分證，也就是破掉留下來的執著習氣，慢慢從初地、二地、三地……，到解脫了生死、證佛果，就圓成果地修證。

一個人徹悟破無始無明還沒有了生死，是生死的根破了，有不生滅性的因，但不代表果位成熟了。必須徹底斷掉見惑、思惑，才相當於證到四果阿羅漢。斷掉我執，還有法執，破法執是成就菩薩的關鍵。三界六道，欲界、色界、無色界，地獄、餓鬼、畜生、人道、修羅道、天道，這些都是依無始無明而有。有無始無明，就會認為三界六道是真實存在。破無始無明之後，才知道這些是心所生，不是有、不是沒有，相應就有。法執就是認為三界實有的虛幻，把認為三界實有的法執破掉，才能回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法唯心，一切法如是、如實，一切法相應而有。

禪定、神通、福報、學識種種，禪宗不論這些，就看有沒有見性、有沒有契悟本心。學禪就是學心法，心法是佛法的核心。大乘佛法是以如來藏為核心，如來藏的核心就是清淨本心，契悟本心本性就是修行的核心。所以禪宗先悟後修符合大乘佛法的修行，也符合整個佛法系統的修行。沒有一個大乘宗派是不悟而修的，如果有這種宗派說法就是外道。

現在稱為末法，就是錯誤的邪知邪見太多。修行是一條無形的心性路，從凡夫

開始慢慢提升，慢慢破執著，直到成佛，過程中走的這條路是眼睛看不到的，是很複雜的、充滿很多岔路的。縱使悟了道，後面還有很多岔路，一個念頭跑掉了就是岔路。所以祖師講，修行最怕開悟以後，最怕有神通的人、有禪定的人，以及有很多佛法知識的人。這樣的人就像很有錢的人，經典講「富貴學道難」，因為他們會覺得自己現在這樣就很好了，就會耽誤修行。有神通的人看到什麼就認為是真的，但他看到的還不是羅漢、菩薩看到的，更不是佛看到的。同樣的，持戒很認真的人會覺得持戒特別好，念佛很認真的人會覺得念佛特別好，參禪很認真的人會覺得參禪特別好……，這些都會耽誤修行。不同宗派有很多紛爭，例如南傳說大乘很多不是佛講的，或是說密教不是佛講的。這些糾紛暫且不管，南傳、大乘、密乘共通的就是破執著、除習氣，所以不管修佛法哪一個宗派，破執著、除習氣是必然要做的。

修行是很縝密的。有人講：「我念佛，有信心，阿彌陀佛就來接。」這不縝密。不是念佛、有信心、彌陀就來接，還要做種種加行用功才可能。也不是悟道就沒事了，還有累劫的習氣執著要除。好比學數學，先學數字，再來學四則運算、學方程式、學各種函數，乃至於學微積分、線性代數等等，一直往上學更難更複雜的。學世間的學問都不容易了，修行怎麼可能這麼簡單：念佛、佛就來接？

修行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為什麼簡單？一切不離心法，一切是心所生，破執著回到清淨心，就是一條直路。為什麼複雜？眾生有很多執著，每一個執著點都是岔路。一個念頭覺得這個人、這個事好或不好，就是一個岔路。一個念頭昏沈，就是一個岔路。一個念頭煩惱，就是一個岔路。一個念頭和正知見不相應，就是一個岔路。修行的岔路是無量無邊，世間人要修到博士就要經過很多考驗了，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更不用講修行必須每一個層次、每一個因緣、每一個環節都要對，一路都對才可能證果，是更加困難的一條路。

六祖對印宗法師講，五祖弘忍大師只有講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當時神秀大師在五祖寺廟裡是代替五祖講經開示的首座，學問、道德、禪定、戒律種種都非常好，為什麼五祖沒有把衣鉢傳給他？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五祖傳法給六祖時講：「不識本心，學法無益。」和楞嚴經的「初心不能入，云何獲圓通」；「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都是一貫的道理。這是佛法的精神，也是大乘的精神。

「善知識，莫聞我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一般人聽到「自性真空」就會執著空，六祖講不要著空。沒有悟道，心當中都是無明。有人覺得自己靜坐時很清淨，好像念頭、身體、環境、山河大地都空掉了，有時候在這個狀態會落入無記空。這就是祖師所說的「黑山鬼窟裡面做活計」，好比一個人在山洞裡面打坐，烏漆抹黑的，以為都沒有人，結果燈一開，到處都是人。這說明覺性埋沒了，不自覺的部分太多了，甚而落入無記狀態。

「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就像一切現象都在世界虛空裡面，本心如虛空，含攝一切

現象，包含過去、現在、未來，包含十方世界。一切現象不離心，自己的過去、現在、未來的生命也不離心。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六祖要解釋摩訶，所以這裡講本性能夠含融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萬法在諸人的本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如果看到人的善惡都不理會它，不執著二元對立的觀念，見到一切相，心不染著、不取捨、不判斷、不妄想，「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心如虛空，可以容納一切，就是摩訶的意思。修行人要有這種觀念，任何現象不是好或不好、對或錯、善或惡，它就是一種因緣果報。所以面對現象不要去判斷善惡是非，因為這是在既有的現象上面加個人的定義、世間人的遊戲規則。事出必有因，任何現象有它存在的道理。既然它已經如是存在，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因緣果報，就如是去接受。山是山，水是水，它是什麼，就讓它是什麼。一切法為心所含攝，所以不要排斥、妄分別現前的因緣果報。再加上自己的看法就是頭上安頭，就是扭曲現前的因緣果報。

「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很多人聽經聞法以後知道心量要大、不要妄分別，但是逢人遇事就還是煩惱、習氣、人我、是非，違背大的意思，違背自己的心性。智慧的人在心當中去行持，怎麼行持？「念動不續動，念空不守空，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看到種種現象不起心動念，隨緣。隨緣不是放棄不管，而是「隨緣盡分」，接受當下的因緣果報，並且努力盡本分，讓緣變好。盡分就是因地努力，隨緣就是接受果報，這是兩個層面。盡分是從開始努力，不放棄，讓事情變好。努力之後要隨緣，隨著現前的因緣果報去接受它。就像長在樹上的水果成熟了，它是酸或甜已經沒有什麼努力空間了，它已經是果了。因才有努力的空間，覺得水果不好吃，下一期種的時候就要努力選種、施肥、剪枝……，種種照顧讓果報變好。所以隨緣後要盡分、盡分後再隨緣……，不斷努力提升。

「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又有一種迷惑的人不知道道理，把心空掉，什麼都不理。心本來就空，不必再去空它。如果用心去空心，就是多餘的，徒增疲勞，反而增加一種障礙。「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這樣的人不必跟他講話，因為他的知見是邪見。心性本空，上一秒空、這一秒空、下一秒空，上輩子空、這輩子空、下輩子空。雖然是空，因果猶在。聽到聲音，聲音就消失，有沒有聽到聲音？有。所以空當中有不空。

「善知識，心量廣大。」心量不大就不能稱為善知識。楞伽經講：「觀諸有為法，離能緣所緣，決定唯是心，故我說心量。」一切有為法，要離開能所對待，才稱為心量。「遍周法界」，這個心遍含十方世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用的時候了了分明，應用了，現象就現前了，感而遂通。起一個念，相應於這個念的因緣果報就現前，就成為當下的一合相。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心就是法，法就是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是什麼，現象就是什麼。「去來自由」，這個心去來自由，不被現象綁住，要起念就起念，不起念就不起念。這個心是自由的、主動的，法、現象是被動的。只要心不執著法、不執著現象，這個心的起心動念就是自由自在的、作主的。

要能不被現象綁住並不容易，需要慢慢磨練。能夠不執著相，真正安住在本心當中，心體能夠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心體沒有罣礙，就是般若。般若是心解脫的一種覺照作用。

「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一切般若智慧不從外來，都是自性本有。般若智不是從打坐、誦經、懺悔、發願、出家而有，般若智是本具的。只要把執著習氣破掉，般若智就現前。「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不要錯會用意了，這個道理就是真性自用。自己的本性自己起用，所有起心動念、所有因緣果報不離本性。「一真一切真」，就像鏡子乾淨了，照什麼都能如實顯現。心沒有遮障，看什麼都沒有遮障，一切道理明現出來。心有執著罣礙，就到處是執著罣礙。

「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契悟本性是一件大事，不行小道。空心靜坐、讓心空掉，這種就是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嘴巴講：要空、不要有人我是非，但是遇到事情就全部忘記了，人我是非、妄想執著又現前了。這樣就好比一個普通人稱自己是國王，是不可能做到的。這種人就不是我的弟子。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般若用中國話講就是智慧。

「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念念都不愚笨，念念都不迷。「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著相、一念迷惑，般若就不見了。只要對心所生所現的因緣果報妄分別、下定義，就會障蔽自性，般若就絕掉了。「一念智即般若生」，只要一念相應到本性的空、無我，般若就現前。

「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世間人愚鈍迷惑，不見般若。雖然嘴巴講般若，心當中常常是愚痴的。「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自己說「我修般若行」或是「我學心法」，卻不用心法的道理去待人處事、去用功看破自己，這樣的人就是愚癡。

六祖解釋什麼是般若：「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般若沒形相。師父在講、大眾在聽，只要不著相，這個聽到就是一種覺性的作用、般若的作用；只要著相了，就變成妄分別的作用。不著相就是「當下是什麼就是什麼」，現量。「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如果能夠這樣了解，就稱為般若智。悟道了，心不迷了，見一切相清楚明白、不著相，就是般若智。般若智就是看穿萬事萬物本來面目的一種智慧，也是解脫的基礎。

六祖又解釋波羅蜜：「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波羅蜜用中國話講就是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於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如果在現前的因緣果報當中著相了，起念頭去妄分別、判斷，去頭上安頭，就是此岸。如果對當下的因緣果報如實接受，當下是什麼就是什麼，不再起妄分別、判斷、定義，這樣就像水沒有堵住，能夠流通，就是到彼岸。所以此岸跟彼岸最大的差別就是心有沒有執著、定義，能不能如實接受當下的因緣果報。

「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迷惑的人只是嘴巴講，講道理的時候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念念去實踐，就是真正依照自性去做。「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悟到這個道理的人是行般若法，修這個行為的人是行般若行。「不修即凡」，不是離生滅、離定

義、離妄想去修，就是凡夫。「一念修行，自身等佛。」一念開始修行，就跟佛一樣了。

「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這裡的「即」不是「是」，不是等於、等同，而是相應。這個心能夠變佛也能夠變眾生，佛的源頭是這個心，眾生的源頭還是這個心，這樣而說「凡夫即佛」，不是說「凡夫就是佛」。凡夫就是凡夫，佛就是佛。「煩惱即菩提」也是一樣的意思，這個心能夠起菩提作用，也能夠起煩惱作用，但是不能講「煩惱就是菩提」。

再來六祖解釋「摩訶般若波羅蜜」：「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最高的，一切法從心生，沒有超越這個心的。悟道了，般若現前、覺性現前，波羅蜜就現前，這是最尊最上最第一。本具的覺性無住無往亦無來，離三世，離四相。這個心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三世諸佛都從般若而生，所以講般若為佛母，般若是一切佛的母親，一切佛都是從覺開始、從般若開始。禪宗強調悟道，因為不悟道，般若智不現前，就沒有解脫的入手處。

「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我們應該用大智慧、用精進心去打破五蘊煩惱塵勞而契悟，這樣修行一定能夠成佛道，能夠變貪嗔痴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從般若的心生出八萬四千種智慧，為什麼？世間人有八萬四千塵勞，因為有習氣、執著、妄想。「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見一切相不起第二念，心保持清淨、平靜、寧靜，事來始現、事去心亦隨空，這樣就是無念。

「無憶無著」，沒有回憶，沒有執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不起妄用，自性真如。「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見性」是見一切境界，「成佛」是不離本性。見一切相不離本性，即空即有，真空妙有，這樣的境界就是見性成佛。我們常講「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一切法從心生，明白一切法、不迷惑一切法就是明心。明心的同時，知道真空妙有，返觀自性，當下即空即有、見到本性，就是見到佛性。這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的道理。

般若品第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

修行有幾個部分，首先是對經典教理的了解。對經典教理的了解就像找到一份正確的地圖，可以到達目的地。世間有那麼多道場、那麼多修行人，講那麼多理論，好比一份又一份的地圖。有的地圖是錯誤的、殘缺不全的，有的地圖會讓人入魔、入外道，不是可以讓入生死、解脫的。有正確的地圖了，就要準備工具，才好旅行到涅槃、到彼岸。所以修南傳、大乘、密教，或是持戒、拜懺、參禪、念佛、觀想等等，都是要整頓身心，為自己解脫了生死做準備。人是先有一個知見再有一個行為，行為之後造成一個結果。如果知見不正，行為、結果一定不正，所以剛開始修行要熏修教理、端正知見。世間人想的都是生滅、能所、心外求法的知見。修行人如果不能用正確的知見去看一切人事，就會落入世間的善惡是非，就跟修行沒有關係。佛弟子聽經的目的是為了學習

正知見，依正知見而破執著、而成道證果，不是為了廣學多聞。能讓人破執著、除習氣、真正了生死、解脫、自覺覺他的知見，才是應該熏修的知見，也才是佛出世的原意。

由佛開始傳承，經過一代又一代祖師的開示，慢慢發展出很多宗派，天臺宗有天臺宗的道理，華嚴宗有華嚴宗的道理，唯識宗有唯識宗的道理，淨土宗有淨土宗的道理……。禪宗不像華嚴、天臺、唯識等宗派，會去分類這個宗派、那個宗派、這個經典、那個經典。禪宗是以修證為主，再取不同宗派的理去印證自己的修證。所以禪宗的立場是：只要是有助於破執著、有助於修行的理，都可以用。做不到經典教理講的，講再多道理也沒有意義。

如果花太多時間在教理上面，修行不容易成就，祖師講這是「入海算沙」，就是入到海裡去數沙子有幾顆，這是浪費時間，不是真正修證的方向。由於佛法太廣了，經典道理多，祖師開示多，現代人的開示更多，人就無所適從，又沒有真正懂的人來教導，所以一般人就是碰到什麼學什麼，碰到密法就學密法、碰到南傳就學南傳、碰到大乘就學大乘，也不知道自己學的是對是錯。只要一進去，就很難出來。

佛、菩薩、祖師講經說法是要讓人端正知見，從世間知見變成出世間，從凡夫慢慢轉至聖人，從習氣執著當中回到不執著、沒有習氣。離開改變自己、提升自己、破習氣執著的主軸，修行就是盲修瞎練。所以修行要學習熏修的一定是能讓自己破執著、除習氣的知見，其他的知識不用花太多時間。佛法是以修證作為傳承，不是像世間人傳財產，傳個幾代就沒有了。佛法能夠長久傳承，是因為歷代祖師有修證，一代傳一代。沒有修證，只剩下一堆道理，難道後世子孫就讀讀道理？花那麼多時間讀經教，學那麼多佛法的知識學問，是要修佛學博士嗎？這不是修行的目的。

禪宗祖師修行的過程大都是：善根現前，開始聽經聞法、出家。再來就是學習戒律，熏修教理經典，學習佛法威儀，知道佛法的根本。有這些知識了，就算有基本的地圖，但是還沒有到達目的地。接著祖師才知道諸佛菩薩的涅槃解脫不在語言文字上面，是要自己實修實證的。為什麼祖師會知道這個道理？可能生病了、有人事困境了，遇到逆境，心作不了主，才知道學習經典知見只是知識的事，不是修行的實踐，沒有多大用處。於是開始找了生死、解脫證果的方法。知道哪裡有大善知識，就去行腳參訪。依止善知識學習後，慢慢建立禪宗的知見，並且不斷鍛鍊自己的知見。

知見是有層次的，如果沒有修證的經驗，就只是知識層面的知見，這種知見是空洞的，起不了什麼作用。佛、菩薩、祖師講的是他們的修證經驗，告訴我們怎麼用功、怎麼參、怎麼破執著，這些修證的知見是實在的，祖師參訪就是為了修證的知見。禪宗學人參訪善知識時，善知識會講：你過去所學的統統放下，在這邊不准用。你過去所學的如果有用，你現在應該證果了，應該沒有煩惱執著了，不是嗎？既然你所學的都沒有用，為什麼來這裡要講那麼多？所以祖師講這些是「閑傢俱」。

祖師會叫學人專心參，例如參「念佛是誰？」或是「如何是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其他統統放下。沒有參到水落石出，就沒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參的過程

當中，攝心，把執著習氣慢慢破掉。等到把話頭參破，悟了道，就知道路怎麼走。悟道好比知道正確的地圖，但還沒有走到，所以悟道之後還要修道，因為人累劫的習氣執著還是很重。修道的範疇是什麼？安住道，不離道而修。道是菩提涅槃，道是空性、覺性，所以修道就是安住空性、覺性當中，繼續破執著、除習氣，慢慢把世間的煩惱習氣放下。

祖師悟道之後，要找善知識勘驗，看自己悟得深不深、到不到位。驗證之後，善知識會教他怎麼用功，他就繼續用功。等到空覺成熟了，修行有所成就了，才會開闢道場度眾利他。所以禪宗是一個很特殊的宗派，它不是傳經典、知識，而是修證經驗的傳授。一句佛法的道理，一輩子可能做不到，所以修行要把時間花在修證上面。修是修什麼？破執著、除習氣。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如果想要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須修般若行。三昧就是不離，就是一直存在。般若三昧就是悟道後覺性不斷現前，心平靜、寧靜、清淨。般若三昧不同於一般的三昧有入定跟出定，般若三昧是一種自性定。般若智慧現前就是心沒有遮障，就像鏡子很乾淨明亮，能夠照天照地。

「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用功不要雜，能誦金剛經、思惟金剛經、研讀金剛經，一輩子這樣用功也就夠了。尤其在家居士沒多少時間，不是像法師要講經說法，所以不必學很多經典。除了日常做定課，誦經、拜佛、打坐、懺悔、發願，還能行善法、做善事、護持，也經常按照「見境知心、罪己求責」去反省檢討、改過，這樣就很足夠了。讀很多經典不代表實修。有些人讀很多經，但是慢心很重、煩惱很重、習氣很重，看不到自己的問題，只看到很多別人的問題，而且急於表現自己，這樣讀經就沒有多大好處。

六祖講：「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很多人是持誦金剛經而開悟，或是開悟以後依金剛經的道理去修。金剛經講去三心四相：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是修行的核心，去三心四相就可以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金剛經的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這部經的功德太大了，無法把它講完。

「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由金剛經入手進到般若三昧的這個法門是最上乘的，是為大智慧的人說，是為上根的人說，小根小智的人聽到了會不信。像有一個法師去戒會，有戒師跟他講：「從六祖惠能以下已經沒有人開悟了，你學什麼禪宗啊？」歷史上那麼多人開悟，那麼多人坐脫立亡、了生死，怎麼會六祖以後沒有人開悟？因為他執著自己的宗派，就執一非他。還有一個法師住在山裡，有一些修行，有相當的信眾。有信眾問他什麼是開悟，他就講：「會吃會睡就是開悟了。」講這樣的話太貶低禪宗了！這些都是小根小器的人，不了解頓悟的道理而亂講，這樣是誤導眾生。

「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須彌山周圍有四大部洲，東勝神州、西牛賀州、北俱盧洲，南瞻部洲，閻浮提就是南瞻部洲。好像天上的龍下雨在南瞻部洲，所有村城聚落漂流如漂草葉。如果這個雨是下在大海裡，大海是不增不減。小乘根器的人就像城邑聚落，無法接受最上乘的道理。大乘根器的人就像大海，下再多的雨也不

增不減。

「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最上乘的人、大乘根器的人聽到金剛經的道理，心開了、悟道了，真正了解心法的道理，知道本性本來就有般若智慧。本性的智慧、覺性常現前，用覺性的智慧常觀照，就不被文字所欺瞞。為什麼？心不依靠，不心外求法，就不隨境轉。

「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雨水不是從虛空當中自然而有，是因為龍能興水。龍是天界的一種動物，龍的職責就是負責下雨。雖然一切眾生有本具的智慧，如果沒有悟道、沒有覺，就像沒有龍就不會下雨。悟道後覺現前，就像龍能興水，可以讓一切有情無情都得到雨水的滋潤，覺照的智慧能令一切眾生得利益。「百川眾流卻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就像所有的河流注到大海中，與海水合為一體，本性的般若智慧也是如此。大海就是指本心的空體，每一刻的當下作用都是般若作用，般若作用都是從空體起用，般若智慧覺用當下就回到清淨本心，用不離體，體不離用。

「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小根器的人好比小草，大根器的人好比大樹。「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草遇到大雨就倒掉了，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小根之人也是如此。「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小根大根的般若之智都沒有差別。

「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為什麼聽經聞法不能開悟？一個是「邪見障重」，錯誤的知見把心障住，聽不進真正的道理，而是信原來信的道理。第二個是「煩惱根深」，煩惱的根很深，就像大片雲覆蓋整個太陽，如果沒有大風吹，日光不會現。禪宗講「驅耕夫之牛」，耕田的人所倚重的就是這頭牛，要把這頭牛趕走。凡夫就像農夫耕田，耕的是心外求法的田，修行就是要把耕田的這頭牛趕走，就是去除心外求法的力量，把習氣執著破掉、放下。

「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般若沒有大小，是因為每個人心迷惑、執著的程度不一樣。「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心迷惑了，認為外面有所得、有所求，所以心外求法，往外面修行去求佛，沒有悟到自己的本性，這樣就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著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如果悟到自己的本性，不執著往外面找、往外面修，煩惱塵勞不能染著這個心，就是見性。其實這個心是怎麼染也染不到，它是「染不成形畫不濃」。

「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如果能夠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夠除掉執著的心，通達無礙，能修這樣的行，與般若經就沒有差異了。所以怎麼實踐金剛般若經？除掉執著的心，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除掉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通達沒有罣礙。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修多羅就是指經典。一切經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典判教，都是因為人的需要而建立的。因為有智慧，才能夠建立這些。「若無世

人」，如果沒有世間的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古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因為人根性不同，所以要做種種判教。「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一切法是因人而設的，一切經書是因人而說、而有。

「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為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有的人愚癡，有的人有智慧。愚癡為小人，智慧為大人，愚癡的人問於智慧的人，智慧的人跟愚癡的人說法，愚癡的人忽然開悟了解道理了，就與智慧的人沒有差別了。

「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沒有開悟，佛是眾生。一念悟的時候，眾生是佛。知道萬法盡在自心，就應該從自己心當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如果認識自心、見到自性，皆成佛道，就是「見性成佛」。本性就是佛性，見到本性就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淨名經就是維摩詰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就是剎那之間悟道了。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我在五祖弘忍大師那裡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麼一句話，就悟道了，就見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於是將這個教法流行，令學道的人能夠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六祖教大眾觀照自己的心，見到自己的本性。如果自己不能悟道，必須找大善知識，了解最上乘法的人，直接示導正確的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大善知識是一個大因緣，能夠幫助眾生開悟。善知識能教人起善念，能教人提升、轉化自己，能教人頓悟。

「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自己的清淨本心具足所有的經典、智慧、語言、文字，只是凡夫執著自己的身分、習氣、觀念，依著業力習氣不斷往某個方向發展，所以看不到。心包含三世十方世界，心的廣大無邊好比地球上所有水，凡夫就像執著一口井，只關注這口井是什麼顏色、水是什麼味道，所以只有一定的水可以用。修行人心量要廣，心量小的人就會計較人我是非、對錯善惡，一旦有這些世間的相對觀念，心就一直卡著，很難再進步。

「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如果不能自己悟道，必須有善知識的指示才能見道。誌公禪師講：「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果沒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識，就枉費學大乘佛法，因為學的不是正確的知見，無法自悟，也無法度人。「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如果自己能夠悟，就不需要從外面求了。當然自己能夠悟道是最好，但是一般人容易走錯路。自悟之前要有很多漸修的功夫，種種的加行要做到相當程度，到最後煩惱稀薄了才能悟道。

「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就算有善知識的指導，自己必須用功，不是一味往外面求善知識。「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自心裡面就有善知識，什麼是自心內的善知識？本具的覺。有覺才能知，這個知是真知，不是世間的相對知，這個真知就是自己內心的善知識。自心的善知識不斷提醒自己要相應到佛性、要有空覺，但是凡夫自己迷惑了，不斷心外求

法，造成種種問題。「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如果心迷惑、邪掉了，起種種妄想顛倒，就算有外面的善知識教導，還是救不了。

修行要建立修證的知見，建立知見的目的是要實踐用，不是理論用、知識用。對佛法要有信心，依信心而起用，「信若不具，猶如折足之鼎。」沒有信，就像一個鼎折腳了，就沒有什麼用處。也要對自己有信心，不必廣尋經義看很多經典，只需要在自己的本分事當中努力。修行無法成就不是因為沒有看經，而是因為心當中有煩惱、習氣、執著。好好對治自己的煩惱、習氣、執著，讓自己的心平靜、寧靜、清淨，就是修行，也是自己的本分事。

般若品第二：若起正真般若觀照

佛告訴我們：人命在呼吸之間。一呼一吸，生命就過去了。一個起心動念，一個生、一個滅，就是一次輪迴。所以用功是跟無常計較，你不知道是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凡夫的起心動念都在生住異滅當中，造成的現象就是成住壞空。心的作用時時都在變化當中，念頭、身體、環境、關係、山河大地也隨之不斷變化。現象變化的無常就說明沒有一個東西可以執取，知道現象變化迅速，就要把握因緣時節，能用功就多用功。

心可以起善念，可以起惡念，可以起修行念，可以起不修行念，可以起煩惱念，可以起佛法的念，所以心變化多端。修行人要利用心作用的無常、現象的無常，要變化到更好，這就是無常的積極面。如果沒有無常，今天跟明天一樣，明天又跟後天一樣，修行就沒有希望了。正因為無常，所以可以從不好變成好，可以從凡夫到成道證果。

修行的知見要究竟，行持、用功要穩定紮實。如果不能真正實踐知見，不能落實心生種種法生、無常、苦、空等道理，這樣的行持、用功就是虛的。很多大乘佛法的修行人對於修行的知見講得很多很高，做的卻大多是虛功。像很多人講人間佛教、人間淨土，卻忽略掉對治自己的習氣執著。講很多道理，卻沒有針對自己生死的根本問題去用功，修了半天，執著、習氣、煩惱沒有減少多少。甚至看不起南傳證羅漢果，自己卻連初果的程度都沒有。南傳的用功很具體，一步步實踐，每一步都有相應的禪相。密教的四加行等功課對密教的修行人而言是基本，但是大乘修行人一輩子拜佛可能沒有超過十萬拜，用功的差別很大。

現今很多大乘修行人覺得修大乘佛法會落空，就改學南傳或是密教。大乘佛法的一個困境就是實修不夠，光有一大堆佛法知見。雖然大乘佛法的知見很廣很深，但是很多人是拿來講而不是拿來修證的，修行方向有所偏差。要落實大乘佛法的知見，最直接有效的就是破執著、除習氣，練習見境知心、罪己求責。沒有破執著、除習氣，就不能相應、實踐經典的道理。實踐佛法不只是誦經、拜佛、打坐、懺悔、發願、出家、在家等等，這些相上的用功改變是有限的，跟心地的用功差很多。大乘佛法要走出一條路，必須加強實踐的功夫。

古人講：「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不要老了才想要修行，很多沒有人掃的墳墓裡面都是少年人。雪峰禪師也寫過一個偈子：「一盞孤燈照夜臺，上床脫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晚上點了一盞

燈，上床要睡覺了，把襪鞋脫掉，做夢去了，不知道明天醒不醒得過來。「一盞孤燈照夜臺」就是形容人的生命很脆弱，好像風中殘燭，可能很快就滅了。唐代詩僧王梵志也寫過一首偈子：「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墳墓好像土做的饅頭，饅頭裡的餡就是城裡面的人，每個人都有一個，不要嫌沒滋味。這些詩偈寫的是世間人都能了解的道理。一般人四十多歲眼睛就有老花，五十歲頭髮就白了，六十歲牙齒就開始脫落了，漸漸地走路開始吃力，彎腰駝背，體力不行了，這些衰敗的現象都是普遍有的。有成皆歸壞，不滅為真空。要知道時間是不等人的，修行是跟無常比賽，知見要落實，不要光說不練。修行要落實，必須破執著、除習氣，一定要狠下心來改，否則只是做虛功。

「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當開悟這一剎那，就能起真正的般若觀照，妄念就滅了。禪宗參話頭就是要起真正般若觀照的一個方便，參話頭這個方法就是讓心起一個相似的般若觀照作用，去往內觀照這個作用從哪裡來。能夠讓自己有感覺、有情緒、有想法的這個頭才是真正的自己，從這個頭所起的作用迴光返照，參究起心動念之前的「這個」到底是誰。當參破話頭，真正的般若觀照就會現前。

「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能認識自己的自性，悟到本性、佛性，一悟就到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用智慧去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認識自己的本心，就是本解脫，本來的解脫。「若得解脫」，解脫不是往外求佛、求菩薩，而是回到自己的心，不執著自己心所生的現象。不被心生出來的作用迷惑，能夠安住在心的空覺明，就是解脫。「即是般若三昧」，三昧就是正受，正確的感受。當開悟了，覺現前，這個覺通天貫地。從清淨無我的心起一種覺的作用就是般若，般若三昧就是覺要一直在。

「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般若三昧就是無念，什麼是無念？知見到一切法，心不染著。「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用的時候遍一切處，亦不染著，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眼耳鼻舌身是外五門，內有意，總共六門；色聲香味觸法就是六塵。「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簡單講就是不著境。二六時中不著境界，不著種種因緣，自在解脫，就是無念行。

「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如果什麼事情都不想，斷掉自己的念頭，這不是正確方法，是一種法縛，也是邊見，就是用錯誤的觀念知見把自己心能夠起作用的力量、性德給綁住了。「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到無念法的人，一切法都通。就像悟道的人看經典就沒有太大的問題，或許還有一些障礙，因為還有執著在，但是大原則來講，對經典的道理會比較融通，不會有那麼多罣礙。每部經典的核心道理大致一樣，雖然同中有異，但異中有同。例如有人說金剛經講空，彌陀經講有，讀經要從空當中看到有、從有當中看到空。所有經典講的都是空有一如的道理，不會偏一邊。

「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無念法就是諸佛的境界。華嚴經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這說明悟道的重要。「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因為悟到佛性了。「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

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頓悟了，無念就現前。同樣有這樣的觀念知見，同見同行，發願受持，終身不退的，定入聖位。

「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意思就是，自己悟道之後，必須把悟到的道理、把這個修行方法傳下去，不可以藏私。如果師父留一手再傳給徒弟，徒弟當師父之後又留一手再傳給徒弟，傳承就滅掉了。「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如果這個人不信頓悟法門，你拼命傳給他，他會起一種毀謗的心來毀謗這個法門，就會百劫千生斷掉正法知見的種子。所以如果不同見、不同行的人，在別法當中，不得傳其法。

「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唯記吾言，亦無有益。」依這個無相頌的道理修行就對了。「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說通就是教通，心通就是宗通。宗是指心法，教是弘揚心法的一種文字語言。如果能夠宗也通、教理也通，心也通、事也通，這樣就好像太陽在虛空當中能夠照耀一切。「惟傳見性法」，傳能夠讓人見到本性的法。「出世破邪宗」，為什麼要建立道場？為什麼要弘揚正法？為了破除邪的宗派。

「法即無頓漸」，法沒有頓漸，頓悟當中有漸修，漸修當中有頓悟。先悟後修是禪宗的正修，但是悟前、悟後都是要漸修，所以漸修、頓悟都是必要的。

「迷悟有遲疾」，有人早點悟，有人晚點悟，就看自己根器到哪裡。「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見性這個法門，愚癡的人就不相信。「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說法有很多種，但是道理只有一個：以性為體，以心為用。「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邪是一邊，正是一邊，只要把相對法破除，心返回原來的清淨，邪正俱不用，清淨就到最高的境界了，無餘。

「菩提本自性」，菩提本來就是自性所具足的。「起心即是妄」，起心是起什麼心？心外求法的心。只要心外求法的心現前，就是忘失正念、忘失覺性，這樣起心動念就是妄。雖然是妄，但是「淨心在妄中」，能夠起心動念的這個源頭還是清淨的，只是因為迷惑了，起了扭曲作用，但是能夠起作用的源頭永遠都在。「但正無三障」，三障就是業障、報障、煩惱障，業障就是五逆十惡的障，報障就是地獄、餓鬼、畜生種種苦報，煩惱障就是貪嗔痴的障。如果心正了，就沒有業障、報障、煩惱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世間人修道，心量要廣大。「常自見己過，即與道相當。」能常常見到自己的過失就與道相當，所以說要「見境知心、罪己求責」。「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世間萬事萬物各自生存，沒有相妨害的，相妨害是人的自私執著。「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庸庸碌碌地過一生，到頭來自己會後悔。「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如果想見到真正的道，行為正了就是真正的道。

「自若無道心，闍行不見道。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如果看到別人的錯誤、煩惱，就等於自己站在另一邊，也是煩惱的一邊。他在煩惱的左邊，自己在煩惱的右邊。人的心就像一塊吸鐵，自己是什麼人就吸什麼境界，所以不要覺得別人不好，是因為自己不好才會看到他不好，

自己離他不遠。「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修行就是如此，我講是我的過失，他做是他的過失，他的過失他承擔，我講是我要承擔。

「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把自己是非心打破了，就是打除煩惱。「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憎是討厭，愛是愛惜，憎愛和善惡、是非、人我、對錯一樣，都是相對，這些都要破。「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要教化別人、幫助別人，自己要有方便。這麼講、這麼做不通，就換別的方式。「勿令彼有疑」，要幫助一個人，不要讓他心當中有疑問。「即是自性現」，就是以無念、無相、無住的心去幫助人，去教化眾生，這樣就是自性的顯現。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佛代表清淨心，世間代表一切現象。一切現象不離心所生，現象在哪裡，心就在哪裡，所以不能把相斷掉，離現象去求心就是「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兔子是沒有角的，所以離開現象要找心是找不到的。現象就在心當中，心就在現象當中。哪裡有現象，哪裡就有心。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外無法，法外無心。

「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正確的知見就是出世，邪見就是世間、就是六道輪迴。正確的知見才能解脫，邪見就入輪迴了。「邪正盡打却」，邪跟正都放下。「菩提性宛然」，能夠起善念、起惡念的這個頭才是自己，菩提性、覺性分明所在。「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這個頌是頓教的頌，也是大法船，能帶眾生到極樂清淨的地方。「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迷惑是經過累劫，但是悟可以在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見到正法而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嶺南就是指廣東六祖住的這裡，嶺南有佛出世就是把六祖當成佛的意思。

般若品第二就到此結束。佛時代有一個比丘去行腳，晚上來不及進城門，就在城外的樹林裡打坐。一個羅刹鬼就要吃這個比丘，跟他講：「你在這裡打坐，我剛好吃了你。」這個比丘就講：「相離遠。」我們距離很遠。羅刹鬼覺得很奇怪：「你就在我面前，我馬上可以吃了你，為什麼距離很遠？」這個比丘就講：「你吃掉我，你就下到地獄去，而我就生到忉利天去了。那我們不是相離很遠嗎？」所以看到有人做不好的事情，那是他的因果。自己身口意要守好，不必講他不好，這樣是造口業。他做惡事要去那裡，你如果講他不好，你也差不多去那個地方，你們相離就近，不會相離遠。

修行人平常身緊、口緊、意緊，行為要有規矩，嘴巴不講是非，念頭不亂發。能用功的時候多用功，平常就要鍛鍊功夫。平常沒有鍛鍊，等事情發生到自己身上，心就作不了主。

疑問品第三：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

參禪是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疑就是對於一個道理或一個公案不懂，專心去參究它，直到水落石出。疑不是臆測、猜想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不是用意識心設一套邏輯去了解。疑是沒有答案去參究，真正答案現前的時候就是開悟的時候。

參究當中沒有思惟、沒有邏輯、沒有意識心，所以講參禪是「離心意識參」，

只能在一句話頭或一個公案上面不了解而參。例如參「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就在這當中反覆參究：為什麼橋流、水不流呢？一般人意識心很重，對於物質現象的執著很重，就會認為是水流而不是橋流。參禪的人是不斷在這上面疑：「為什麼？」用這個「為什麼」的疑問，把執著、習氣、妄想全都凝結成團，到最後把這個疑團打破，就是悟道的時候。

打破疑團，就是破掉對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的執著，破掉之後顯現出自己的本性。所以參禪的人很專心在一個公案或是一個話頭上面參，並且一定要起疑，沒有疑就很難再進一步。虛雲老和尚講：

「疑情是看話頭的拐杖。」只有靠疑情才能不斷深入，一步一步破掉習氣執著而趨近自己的本體。等到刮垢磨光，大疑現前了，就是悟道的時候。

接下來看疑問品第三，當中有兩個大疑問，一個是關於梁武帝功德的疑問，一個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疑問。「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韋刺史設大會齋，請所有和尚、居士、官僚和一般信眾來用齋。用齋之後，韋刺史恭敬請六祖大師升座，代表所有人請法。他很恭敬、很嚴肅地問六祖：我聽和尚說法真不可思議，但是我心中有一些疑問，請和尚大慈悲特地為我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六祖就說：你有什麼問題即可詢問，我為你解說。

「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師曰：是。」韋刺史就問：和尚您說的法是不是和達摩大師講的道理一樣？六祖就回答：是。我所講的是達摩大師以心印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道理。「公曰：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摩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達摩祖師見到梁武帝時，梁武帝問達摩祖師：我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什麼功德？達摩祖師說：沒有功德。韋刺史對這件事情有疑問，就請六祖開示。

達摩祖師知道梁武帝的我相、人相很大，他不求了脫生死的法，而是想要人給他戴高帽子，說他很慈悲、功德很大。一般人如果聽到皇帝這麼講，一定馬上說：您很有功德，很有智慧福報。但是達摩祖師是一個有修行的人，他不會阿諛奉承，因為梁武帝所做的不是真正為正法，是增長人我而有的，所以達摩祖師就說：實在是沒有功德。

「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生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變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六祖講：實在是沒有功德，不要懷疑祖師講的話。武帝的心邪，只知道沽名釣譽，不知道正法。不可以將他造寺、度僧、布施、設齋的這種福田當成功德，功德是屬於法身方面的，所以修福並不是功德。

「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這一段話是講：要開悟必須破除執著，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沒有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這樣依於清淨的自性所起的作用就是功德。悟道之後，心有空覺明，心如虛空，能夠包含一切，這就是功；心包含一切萬象，一切萬

象就是一種德用。一切相、一切念都是平等，都是心作用出來的，所以從心的角度來講念念都是平等。

「見性是功」，見到本有的光明妙性，就是功。「平等是德」，一切法由心所生，心平等對待就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能夠常見本性，起作用不執著，就像六祖講的「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就是心真實的妙用，這就是功德。當功德、心性圓滿，就跟佛一樣。所以功德必須是返觀自照、破掉執著，從內心當中真正顯現出來。造寺度僧、布施供養三寶，這些是屬於修福而不是功德。

「內心謙下是功」，內心謙下不自滿就是功。如果覺得自己比別人好、比別人本領大、比別人精通佛法，就是不能謙下，就沒有功。「未成佛道，先結人緣。」要懂得周圍的人事都是自己修行的一部分，都是修行的契機，所以要處理好周圍的人事，否則就是當面錯過，該修的福沒有修，該用的功沒有用。忽略周圍的人事而想要修行很好，就是背道而馳了。

當開悟了，心空了，空當中能夠有妙有，妙有就是建立一切法。空就是功，妙有就是德。依據法身、依據清淨心，才有功德。心不清淨，就只有福德。所以供養多少人、多少錢，這些是世間的福德，屬於生滅。六祖講的功德是依不生滅的心才能有。

「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修功德的人心裡不會輕慢、輕視眾生。像釋迦牟尼佛在過去生曾經為常不輕菩薩，常不輕菩薩恭敬一切眾生，看到人就磕頭：「我不敢輕視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如果有慢心在，常輕視別人或是嫉妒旁人，這樣人我不斷，將自己看得很大，就沒有功德了，沒有真正見性。

接著六祖解釋功德的意義：「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什麼是功？念念都存著正念。念念修行不停止，久而久之就有功，所謂「初而勉強，久而自然」。心裡面常行平等、率直，沒有一切委屈相，就是德。未見性時要修性，修性就是不生煩惱。誰打你，你就當成撞牆。誰罵你，你就當成他在唱歌或是在說外國語。有人罵你，你不當一回事，就等於他罵他自己。對境要心不動，知道境是生滅的，一切境都是自己心所造、所相應來的。所以有逆境了，不要怨天尤人，要隨順因緣，安住當下去把它突破、度過。

彌勒菩薩有一個偈子：「老拙穿衲襖，淡飯腹中飽，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拙，老拙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我也省力氣，他也無煩惱。這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這消息，何愁道不了。」這是修行很高的境界。自修性要修到不發脾氣，不起煩惱，不妄想執著，不顛倒。自修身就是不做壞事，沒有貪嗔癡，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就是德。功德是從自己本身去參究，而不是往外面馳求。

福德跟功德是有分別的，福德是造福而將來受福報，功德是直下承擔，當下就得到好處。武帝不懂得這個道理，並非達摩祖師說「實無功德」有所錯誤。當

時達摩祖師要破梁武帝的執著，要令他覺悟，但是梁武帝自視太高，聽到達摩祖師的話就不歡喜了，即使達摩祖師有再高的法，他也不聽了，所以達摩祖師就離開了，後來梁武帝也遭遇到惡的果報。俗話講「忠言逆耳」，人聽到順著自己意思的好話就很歡喜，不如意的就不想聽或是毀謗，甚至斷絕自己的善根善緣。

「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韋刺史又說，弟子常常看到出家人或在家人念阿彌陀佛，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想請和尚說一說，這樣用功能不能到西方極樂世界呢？請和尚為我們破這個疑問。「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這十萬八千里以外有一個極樂世界，這十萬八千即是身中的十惡八邪。心裡有十惡八邪，當然離道很遠了。

舍衛城是印度話，翻譯成中文就是「豐德」。人具足財色名食睡五欲，但人也都有多聞解脫之德。在豐德城中，佛說經文，能夠引度、教化眾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所以經文說極樂世界去此不遠。彌陀經講極樂世界是十萬億佛土遠，而不是十萬八千。十萬億佛土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六祖為了對治當時人的偏見，所以說是十萬八千，就是自身的十惡八邪。十惡包含身有三惡：殺生、偷盜、邪淫；心意識有三惡：貪心、嗔心、癡心，這是屬於邪見；口有四惡：綺語是說不清淨、不正經的話，妄言是講大話、謊話，惡口是罵人，兩舌是搬弄是非、挑撥離間。另外八邪是八正道的反面，即是邪語、邪見、邪思惟、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心中有十惡八邪，離西方極樂世界就有十萬八千里。

「說遠是為其下根，說近是為其上智。」對下根沒有智慧的人就說十萬八千，就是有十萬億佛土那麼遠，對有智慧的人就講十萬八千就是自身的十惡八邪。

「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人有愚痴和有智慧的差別，本性之法沒有兩般，一切法都是本心所生所現。迷和悟不同，有的人很快悟道，有的人慢一點才悟道，這要看根器。迷的人念佛求生心外的西方極樂世界，悟的人自己淨化自己的心，體現出本心的淨土。所以說：心淨，國土淨。

「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無論是東方或西方人，心淨就無罪。心不淨，再怎麼努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還是去不了。「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凡夫愚痴，不知道自己的心就是佛、就是淨土，而往外求生東方淨土、西方淨土。悟的人隨時隨地都能夠安住，所以佛講「隨所住處恆安樂」。只要心善，就離淨土不遠。如果心不善，再努力念佛也到不了淨土。

「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六祖告訴大眾，除掉心中的十惡八邪，讓心清淨，念念見到本性，心平等、正直，就能親見彌陀。

現在一般人講的淨土跟佛所講的淨土概念沒有多大關係。佛講的淨土就是禪宗

所講的清淨心、如來藏心，清淨心可以起一切作用，承載一切功德，一切法依心而有。就像各種植物都從土裡長出來，所有房子蓋在土地上面，土地可以成長萬物、承載萬物。所以淨土是清淨心的別名，修清淨心就是修淨土。不要學淨土學偏了。佛法的道理沒有兩個，有兩個就不是佛法。

一般學淨土的人會講：「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生死問題就解決了。解決之後，我再到世間來度眾。」這是很美好的想法，但事實不是這樣。不管學什麼，縱使不學任何宗派，人往生只會隨著自己造的業而去受報。不是學淨土就可以往生到淨土，人只會投胎到跟自己業相應的地方。沒有相應到淨土的業，就去不了淨土。就像人都想要富貴，但不一定有富貴。這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看自己的業是什麼。

修行是修因感果，自己的業是自己造的，不是阿彌陀佛造的，怎麼可能求阿彌陀佛幫忙解決自己的問題呢？很多人以為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就解決所有問題了。沒有這種事！不是人到那邊就能解決問題，而是自己先要解決問題才能到那邊。自己的問題、生死不是阿彌陀佛給的，不是淨土給的，也不是釋迦牟尼佛給的，是自己造的。佛法是修因感果，種了因才有果，解鈴還須繫鈴人。

疑問品第三：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

疑問品提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問題。在古代就有宗派的問題，弘揚淨土宗的人會講淨土宗好，弘揚禪宗的人就講禪宗好。事實上修行就是修心，不管哪一個佛法宗派，如果講的道理跟佛法的主軸如來藏心的觀念不一樣，某種程度就有外道的成分。大乘就是如來藏系統，如來藏系統的重點就是三界唯心，沒有唯心之外的淨土、穢土、六道輪迴。心有什麼，外面就有什麼。心淨國土就淨，心不淨國土就不淨。所以不要道聽塗說：「禪宗講唯心淨土，淨土講西方淨土。」這是違背大乘的教理。

西方淨土是誰創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用什麼創的？用他的心、他的願力所創。如何能夠到阿彌陀佛的淨土？如果說身體到，就是外道知見，不是佛法。自己的心跟彌陀的心相應，才能到。人念「阿彌陀佛」而能往生淨土，原則是什麼？心生一切法。所有佛的心都是廣大無邊，好比電臺。自己好比是小電視或是小收音機，必須轉到對的頻道，才能接收到想要的節目。如果是爛收音機、爛電視機，或是沒有打開機器，又或是頻道轉不對，怎麼能接收到節目？因緣果報相應，這是現象之所以存在的道理。人出現在什麼地方、有什麼樣的家人、有什麼工作環境等等，都是相應。

古人云：「參禪念佛本來同，看破分明總是空。功到自然全體現，春來依舊百花紅。」參禪、念佛都是修心的法門，都是要證到這個心，所以「參禪念佛本來同」。清淨本心現前了，就是見到彌陀。阿彌陀佛就是清淨本心，心當中的十惡八邪就是心外求法，是執著習氣障蔽清淨自性。要見到彌陀、回到清淨本心，就必須破掉所有心外求法，一層層放下，放到最後清淨了，彌陀現前。參禪、念佛都是修心的方便，既然是方便法，就不是實相。任何法門都是一種路徑，因為每個人的習氣執著不同、業力不同，所以有種種的法門、方便。

「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佛菩薩分身千百億，應十方法界眾生的不同根器，而用不同的方便來教化眾生。法門、方便是工具，就像釘釘子要用鐵鎚、拔釘子就要用鉗子，做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工具。因應眾生不同的

執著習氣，就需要種種法門、方便，但是眾生的執著習氣是虛妄的，所以「看破分明總是空」。

「功到自然全體現」，功夫到了，自然本性就現。「全體現」就是指本性現前，真正清淨、平等、無二的空覺明現前了。不管是參禪或念佛，功夫到了自然全體現。執著習氣才是讓自己輪迴的原因，如果念佛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但是心當中的貪嗔癡還很重，佛不會現前的。就像廣欽老和尚講的：「只要留戀世間的一根草，就不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真實話。什麼是方便話？「我們念十念，有願心了，彌陀就會來接。」

阿彌陀經講：「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重點是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安住實相的境界，所以一心不亂的境界很高。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講，念佛要念到「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所以一心不亂不是一般人講的念佛念到沒有其他念頭而已。修行要修到連一根草都不執著，要一心不亂，就要從因地下功夫。如果執著沒有真正破掉，彌陀、菩薩不會現前來接引，只能隨著業力去漂泊。

「春來依舊百花紅」，春天到了，百花就紅。也就是本性現前了，隨處隨用皆是實相，心都安住在當下，都是清淨平等，怎麼用怎麼好，當下清淨、解脫。不管修什麼法門，必須達到這個功夫，否則是空談。修行是要了生死，必須斷除執著習氣才能夠了生死，不是以習氣執著為基礎去學一些東西。不要顛倒了。

如果一個人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心很堅定，用「阿彌陀佛」這句佛號好好用功，把執著習氣破掉，清淨本心現前，往生時自然會相應到淨土，這樣用功才符合佛法的因果道理，也符合淨土原來的意思。如果認為自己學淨土就跟別人不一樣，別人要破執著、除習氣，自己學淨土就不用，靠阿彌陀佛來接就可以，這樣就是邪見。佛法沒有這種知見！這種知見是從古代慢慢講錯，一個偏、兩個偏、三個偏……，偏到現在就錯得一蹋糊塗。

忽略自己的我執習氣，而想破禪宗講的初關、重關、牢關，或是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或是想成道證果，都是愚痴。人為什麼會輪迴？因為有我執習氣。輪迴不是佛給的，是自己造的，這個因要清楚。所以佛只能教導人怎麼破執著、除習氣，佛不會講：「大家都來信我，都生淨土、得解脫。」佛法是一種教育，是一種智慧，佛法是講因果的。輪迴的因是自己造的，必須從自己來解。例如你下輩子想成為天人，不可能你這輩子煩惱很重、習氣很重，你求當天人，然後你下輩子就變成天人。必須種天人的因，將來成就天人的果。到天道都是這樣了，要到極樂世界難道更容易嗎？

要生西方的條件跟要成道證果的條件是一樣的，沒有說淨土可以靠求而去的。觀無量壽經講，要往生西方要有信願行，要孝順父母、恭敬師長、慈心不殺，要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要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經典，還要勸進行者。這些只是修福報。還要像楞嚴經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

入三摩地。」所以很多學淨土的人說自己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都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

「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十善做到了，自然福報、智慧現前，就不必說要往生淨土了。「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如果不斷十惡的心，怎麼可能到西方極樂世界？哪一尊佛會來迎接？如果善事做到圓滿，即使不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也會往生的。如果善法不做、習氣不改、執著不破，有執著習氣綁著，能夠去的就是業力所在。如果明白自性無生的頓法，很快就看到西方極樂世界。如果心不悟、不破執著，光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路途就很遙遠。

「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六祖要將西方移到講經的這個地方，讓每個人都能夠看到西方極樂世界，問大家願不願意啊？「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大家一聽可以到極樂世界，都很歡喜，頂禮說：「在這個地方就可以見，何必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願和尚發大慈悲，把西方極樂世界現出來讓大眾都能夠看見。」心當中有空覺明，極樂就現前。

「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六祖就對大眾講什麼叫作西方極樂世界。心淨則國土淨，國土淨了就是喜樂，心清淨了就沒有染污法，即使在染污當中，也會變成清淨而不被染污法所轉。

自己的色身是城，外有五門，就是眼耳鼻舌身。內有意門，就是意念，意念起的時候就開，意念不起的時候就合。心是地，性是王。阿彌陀佛就是自己的自性，自性現前就是阿彌陀佛現前，自性當中所含的國土就是黃金為地、琉璃為池。自性就是佛性、本性，性是指本來的功能、性德，心是本性的作用，從體起用，性體心用。如果能夠明心見性，彌陀就現前。自性在的時候，身心就存在。如果自性不這樣作用，身心就壞掉了。所以佛是向自性當中去修，把自己的執著習氣破掉，不要往身外求。

「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如果迷失自性，就是眾生，會迷失自性一定是心外求法。如果能夠自己覺悟，不心外求法，安住當下，就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夠行慈悲法、存慈悲心，就是觀音。慈能與樂，悲能拔苦。慈悲能夠給人快樂，悲能夠幫眾生離苦。這裡的樂不是指世間的快樂，是把法傳給眾生，讓眾生有正確的思惟、行為、結果，能夠解脫，離苦得樂。喜捨就是大勢至菩薩，「大勢至」就是範圍很大很廣。心空、無我，心量就大。金剛經講「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心空了，就能修一切善、不執著一切善。善從哪裡修？修四無量心，就是慈無量、悲無量、喜無量、捨無量。所以心空、無我了，依慈悲喜捨的心去修，就是大勢至菩薩。

「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能夠返本還源，回到如來藏的本性，見到本妙的明心，心的清淨真正現前，就是釋迦牟尼佛，能仁。當心平靜、寧靜、清淨、無我，有空覺明，起的作用一定跟仁有關，所以能仁就是心能夠起清淨、慈悲喜捨的作用，這樣就是釋迦。如果公平、正直、沒有偏失，對任何人、任

何事都是大慈平等，就是阿彌陀佛。要能夠大慈平等，心一定是平靜、寧靜、清淨，一定是回到本性當中。

「人我是須彌」，有人有我就是須彌山。一般人講：「你擺什麼架子？」架子從哪裡來？從習氣執著來。人從心的空當中建立出自己的執著習氣，就像須彌山一樣高。一個人貢高我慢，批評別人、看別人的錯誤、抱怨，就是須彌。

「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離心求法就不正，就是邪心。只要心外求法、起煩惱了，就是海水生出波浪了。小波浪沒有太大的影響，大波浪就像人有大煩惱，就能把船隻淹沒、海岸沖散。不管是小煩惱、大煩惱，都會遮障自性光明，所以要提醒自己不生煩惱。

「毒害是惡龍」，龍會噴出一種毒，人聞到就死掉了。「虛妄是鬼神」，一般人不信有鬼神，因為看不到。鬼神是因心念而有，心空種種法空，所以它是虛妄存在，不是說它不存在。「塵勞是魚鱉」，塵勞是指心外求法當中所做的讓人疲勞的事，因為不斷做就不斷煩惱，這些就是魚鱉。魚鱉是塵勞所感應出來的。「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這些都是業報。

「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如果能夠常行十善道，就到天堂去了。

「除人我，須彌倒。」須彌山代表一種障礙，是由於我執而現前的。能夠去除人見我見種種是非，須彌山就倒了。「去邪心，海水竭。」去除邪知邪見的心，海水就枯掉。「煩惱無，波浪滅。」沒有煩惱了，波浪就會消滅。有一句話：「境風吹識浪。」凡夫有攀緣的心，當境界現前了，就引發意識心起作用。不同的境界就像一陣一陣的風，境界現前，識的浪就現前了。

人有貪心、嗔心、癡心，這些都是無明所驅使。無明就是不明白因果的道理。不懂因果的人會問：「為什麼他出生在富有人家，而我出生貧窮？為什麼他有好的果報，而我有不好的果報？為什麼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而不是發生在他身上？」知道因果的人就會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三業，會謹慎從因當中用功。

「毒害忘，魚龍絕。」沒有毒害的心，內心的魚龍就沒有了。「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自己的心就是覺性如來，放大光明，生出大智慧。「外照六門清淨」，眼見色，不為色塵所轉；耳聽聲，不為聲塵所轉；鼻嗅香，不為香塵所轉；舌嚐味道，不為味塵所轉；身覺觸，不被觸塵所轉；意緣法，不被法塵所轉。當六根門頭都清淨了，「能破六欲諸天」。天上有欲界、色界、無色界，共二十八層。離人最近的天是六欲天，有六層天。六欲天基本上是以善法為基礎，如果眾生有欲望但是有善法，就生到六欲諸天。六欲天跟眼耳鼻舌身意有關係，當六根清淨了，六欲天就破掉了。

「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自性迴光返照，能覺察覺悟，這樣貪嗔痴三毒就消滅，一切地獄的罪業就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沒有貪嗔痴就沒有無明，一切罪障就同時消滅，就能體會罪性本空。無明破了才能心空，內外都光明，沒有障礙。貪嗔痴三毒消滅了，種種業障就都消除了，這就是極樂世界。要修極樂世界就是這麼修，從心的問題去破除。不管是用參禪、持戒、誦經、拜佛、打坐、懺悔等等來用功，就是要把心外求法的執著習氣破掉、斷掉。當心不往外求，能夠安住清淨、無我，極樂就現前，道就現前。「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如果不這樣修，怎麼修到極樂世界呢？

「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

時悟解。」六祖是從因地修行來講西方淨土，知道在因地當中用功、在切身的問題當中用功，才是修極樂世界最直接的捷徑。聽到六祖這麼說，大眾都發願，願法界眾生聽到這個法能夠開悟、能夠了解、能夠從因地法行當中去用功。

我們藉著周圍的人時事地物種種因緣果報，看破自己心當中的習氣執著，修正自己的貪嗔痴慢疑邪見，把自己缺陷的人格化掉，不斷改變、提升自己。這就是生命的意義，否則這一生來這世間做什麼？我們都經過無數輩子的熏修才變成這樣的性格，所以要轉變性格要花很久的時間。修行就是要加快這個速度，利用佛經所講的因果、心性的道理，不往外面求，從自己心當中破執著、除習氣，這樣修的速度就快。修行是修自身、修自心，自己的問題不在外在，自己的問題才是自己要面對的。

每一個宗派、法門都是修心，依心起修，依本性起修，才是真修。真修不是外相的出家、在家，不是學禪淨律密教，一切法要歸到心，一切法都是修心。如果心不平靜、不寧靜、不平等、不慈悲，外相的修行做得再多，還是得不到真正的利益。所以一切要宛轉回到自己身上，見境知心、罪己求責。千萬要堅持住這個觀念，否則修行就會落空。

疑問品第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

無論是南傳、大乘或密乘，都是著重在這輩子了生死。大乘佛法是以如來藏清淨心為知見的修行，淨土、禪宗、天臺、華嚴、唯識等宗派，都是大乘。大乘佛教要了分段生死，也要了變異生死，而且是著重在這一輩子了生死，不是把希望寄託在未來或是往生淨土之後。

要了分段生死，就是我執要斷，沒有我認為、我覺得、我想、我要、我不要...，就是不可以有想法，完全達到無我。南傳達到無念，大乘達到念而無念，程度是不一樣。南傳的無念是斷掉我執，達到偏空。大乘是在真空當中起作用、當下歸空，所以稱為念而無念。不論是無念或是念而無念，都是修證上的功夫，就是要用功，不要有「我」的看法。

當清淨本心被無明包覆住，這樣起心動念、起作用，造業的速度快了，轉業、消業速度慢，業就會增長，「我」就會越來越大。不把「我」降伏，就會用這個「我」去看人看事、想人想事，念頭一直起來，「我」就不斷增長。一般人老了就很固執，因為「我」已經很僵化，習氣已經很僵化。人不是老了才這樣，是從出生開始「我」就慢慢增長，方向越來越明確，也越來越難變化。不管修哪個宗派，都是要止掉念頭。念頭不能止，一定是造業，「我」越來越大，智慧越來越少，情緒越來越反覆，生死越來越長久。其實大部分修行人，無論法師或居士，下輩子不再來輪迴的人非常少，因為每天都在起心動念造業，心都在煩惱起伏，都在心外求法，照顧不到自己的清淨心。縱使受三皈五戒，有在誦經、打坐、拜佛、念佛、懺悔、持咒等等，不能把心照顧好，念頭一直起來、轉不掉，代表修行無效。

大乘佛法不僅要了分段生死，還要了變異生死，要了變異生死就要證到法身。當證到初地菩薩，就開始了變異生死，法身慢慢從初分圓滿、二分圓滿、三分圓滿.....，真如本心慢慢光明，就像從初一的月亮變成初二的月亮、初三的月

亮……。光明有變化，這種變化就是變異生死。金剛經講：「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聖人的差別就在於法身清淨、光明的程度不同，就是法身證量的差異。

阿彌陀經講，想要看到阿彌陀佛，就必須離開五濁惡世。五濁就是五陰，也就是五蘊。劫濁是色陰，見濁是受陰，煩惱濁是想陰，眾生濁是行陰，命濁是識陰。清淨本心被五蘊包覆住，阿彌陀佛被五蘊包覆住，所以要離開五蘊才能見到本性。五蘊空、五濁空，淨土就會現前，自然就能夠見到阿彌陀佛。五蘊空了，分段生死就了了。南傳做到五蘊皆空，再迴小向大，就是大乘的範圍。心經開頭是：「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觀自在菩薩就是無所求，自在、不求、不看外面，心平靜、寧靜、清淨，般若智慧觀照本性空，安住在當下，就是觀自在的意思。「觀自在」的重點就是「自在」，心生一切法，不去攀緣它，當下自然而然地存在、寂滅，就是自在。當心的空性智慧現前，沒有我執，有覺性，能夠安住當下，才能觀自在。所以「自在」是心經的重點，就是安住實相，也就是保持空覺，安住當下，心無所求。「自在」的「在」就是現量，就是當下的存在、現象，也就是「如是我聞」的「是」。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最深的般若就是到無見頂相，到清淨本心。「般若波羅蜜多」就是「到彼岸」，從此岸到彼岸。凡夫眾生有我執習氣，都以「我」為中心去定義外在的人時事地物，就是此岸，無法顯現出真理、實相。當無明破掉，不定義了，事實就顯現出來，彼岸就現前，就是當下。「照見五蘊皆空」，五蘊就是眾生境界，是輪迴的因也是輪迴的果。要達到觀自在，首先心要平靜、寧靜，練習安住。白話講就是：接受每一刻的事實，沒有念頭。接受事實，再來努力改變事實。如果無法接受當下的事實，就有很多念頭，心就不能定、不能靜。

有人講，佛法在日常生活當中。要能在日常生活當中落實佛法，第一個要用功，要靜坐、持咒、修觀行等等，讓心能夠定；第二個要練習接受每一刻的事實。面對事實如果有很多想法，代表習氣執著重，用功的功夫是不夠的。平常不用功，卻想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接受事實、安住，是不可能的事。靜的時候心能定，動的時候才有能力安住。沒有靜當中的功夫，不可能在動當中用功。所有止觀的功夫都是要止妄想、觀實相，禪宗講安住在清淨本心的空覺就是觀實相。心在空覺當中就沒有念頭，所以可以講參禪就是止觀功夫。念佛也是止觀功夫，但是必須念到一心不亂才是止觀功夫，否則只是嘴上功夫。

佛法是要實踐，要落實大乘佛法，就從心當中落實，就從定課當中落實。把自己心外求法的妄念看破、放下，念頭清楚明白，最好做到沒有念頭。沒有念頭，執著就不會增加，「我」就不會變大。修行是心地的實踐功夫。沒有止觀功夫而講大乘佛法，講變異生死、成菩薩、成佛，都是空談。

「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如果想修行，在家也可以修。當人就要修，人道是輪迴道，不想輪迴就要修，所以這不是出家或在家的问题。只要心出離、解脫，只要是改變、提升自己，放下自己的習氣執著，就是修行，所以在家當然也可以修行，也應該要修行。

六祖講：「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世是世間，離開世間要去找菩提，無有是處。離開俗諦就沒有真諦，離開世間就沒有出世間，世間跟出世間一體的。每個人必須依於現前的種種因緣來返觀自照、提升自己、安住心性，離開自己的因緣果報就無法修行。修行要提升，必須依於自己的因果。藉由自己周圍的人時事地物去了解自己的問題所在，去放下不對的、提起對的，去回歸心的正道，這才是「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的意思。

「師言：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在家能夠修行，就像東方人心善。如果在寺廟不修行，就像西方人心惡。在家人沒有寺廟道場清淨的環境，修行的因緣條件沒有出家人那麼多。如果心沒有正道，沒有出離、解脫，面對人事時就依照自己的執著習氣去處理，就會隨著執著習氣過類似的日子。所以在家人要把自己周圍的人時事地物當成提升的助緣，而不是隨業流轉。「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很多人到了寺廟看到法師的習氣執著就退失道心了，這就是法師的過失。法師是為佛法做證明的人，要自我警惕，行住坐臥要當居士的榜樣，不要被人看破手腳了。

「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心清淨了，沒有染著、能所、人我、是非，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沒有過去、現在、未來，就是自己本性所呈現的西方世界。要做到心清淨，一切要宛轉回歸自己，不要往外面找，外面沒有正道，只有邪道、外道。祖師講：「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一切都不能離開道去體會，否則就會迷惑掉。

「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既然六祖講在家可以修行，韋刺史就問六祖：在家怎麼用功呢？「師言：吾與大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我跟大眾講一個無相頌，依照這個偈頌去修，就跟我在同樣的位子、同樣的修行。「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修行人如果不破除習氣執著，就跟沒有修行的人差不多，這樣就算出家修行，於道何益呢？

出家就是要修道，以道為方向去放下自己，趨近於真。很多法師在相上面執著，到最後一場空，跟俗人沒有什麼差別，只是名相上不一樣。修一輩子，越來越固執、越煩惱，習氣越積越多，這樣出家用的功夫不是白費了？就算有修一點人天福報，還是有貪嗔痴的念，有種種錯誤行為，這些是三途惡道、六道輪迴的因。出家在家都是要藉由周圍的人時事地物來提升自己，不管面對順境或逆境，有理就能平靜，心不平靜一定是離開道理了。很多人用佛法的名詞去掩蓋自己的習氣執著，這些名詞就變成增長我執的東西。像有人罵人，還說：

「我是慈悲，是示現怒目金剛相。」這就是用佛法的名詞去掩蓋自己錯誤的念頭和行為，這樣習氣執著只會越來越重。

「頌曰：心平何勞持戒。」心平代表平等性智現前，三心四相都化掉了，一切法銷歸於自性，心性的體現前了，一切善惡、冤親、人我、是非的執著都銷融掉了，這樣就不用持戒。但是凡夫心不平等，卻講：「心平何勞持戒，戒都是外相，一切色歸於空，心有空，就不用持戒了。」這樣講的是空話。心平就是清淨的道現前，就沒有染著，所有相對心都收掉了，就沒有生死輪迴了，就不用持戒了。所以「心平何勞持戒」是不容易做到的，六祖依他的證量去講，他的心平靜、寧靜、清淨、無我。你的心是這樣嗎？

「行直何用修禪」，行為很直接，何用修禪？有人口無遮攔，看到好的就高興、看到不好的就煩惱，而講：「我的心很直。」這是行習氣，行人我是非。真正的行直是道現前，能安住在道、安住在心本體的空而起作用，隨時不離空、真如，到這個境界就不用修禪了。這個境界很高，是本性現前的境界，是佛菩薩的境界。

「恩則孝養父母」，本心生出種種生命現象，這個心就是我們的父母，讓我們在六道當中練習，讓我們能夠有色身、有因緣果報來提升自己，這就是長養化育的恩。恩是從本心當中來的，本心就是自己的父母。孝是遵循、依歸，養是回饋，所以不違背心性的道理而起作用就是孝，當下起正念、清淨念，同時回歸到如來藏本心，就是養。所以「恩則孝養父母」是指時刻悟得娘生面，時刻安住本性，用善法、清淨、無念去回饋本心，才是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義是作用的道理、軌則。父母不離子女，子女不離父母，這樣互相敬愛、憐憫就是義。義就像太陽普照無私，體用不分離，就是不心外求法。如果心外求法，體用就分離了。不能入空覺，就沒有義了。所以「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的重點就是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頭、念念歸自心，依於心的空覺起清淨作用而回歸本心。自己能夠起心動念是因為有這個心，要用善念、清淨念、無念回饋給本心，讓本心越來越豐潤圓滿。

「讓則尊卑和睦」，讓是調心、收斂，心量廣大、柔軟。什麼是心柔軟？起了惡念、煩惱，馬上提念：「我有煩惱，業障！」心馬上起一個善念，就轉掉了，乃至於心馬上空掉，回到清淨。念頭是自己心生出來的，念頭就像僕人，是要替自己做工的，如果起念作不了主，反而依照念頭去執著煩惱，就是主被奴欺。心作主才能讓，如果不能讓，就會想：「為什麼這樣？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他可以、我不行？」就不是修行人，完全是凡夫俗子了。

「讓則尊卑和睦」不是像世間人講的會做人，而是大小和睦、內外和睦，山是山，水是水，青的青，黃的黃，一切都和睦、都自在。就像「觀自在」，觀到究竟，空覺現前了。觀自在是「自」在，不是「他」在，他在就是習氣執著。當下的因緣果報現前，不起一個念，不管他。只要起念管他，就不自在了。

「忍則眾惡無喧」，俗話講「忍字心上一把刀」，忍不是忍誰，是忍自己對人對事的看法。任何人事出現了，都是自己應得的因果，都是自己該承擔的。不管忍不忍、接不接受，它還是這樣。倒不如接受自己哪裡不足再來改，這樣還有機會改變提升。

「若能鑽木出火」，鑽木取火就是在紅塵裡面用功，「淤泥定生紅蓮」，在欲望裡面破除欲望，就能夠慢慢走向解脫的路。蓮花長在淤泥當中，就像清淨本心包覆在執著無明當中，要從污泥當中開出花來，讓本具的清淨白蓮花現前。在紅塵當中用功並不容易，但不管如何辛苦，都是自己該承擔。淤泥是自己造的，是依自己的因緣才有這些果報。火本來就有，是自己把它弄熄的，所以要自己鑽木讓火出來。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改過必生智慧」，修行是修戒定慧，必然要改過，改過就能夠生智慧。改過是要提升，達到中道。中道不是在兩邊找一個中間點，而是離兩邊，超越一切對立、善惡、是非、人我，也就是清淨心。有過失就要懺悔改過，懺悔即安樂，心就平靜、

寧靜、清淨。很多人做錯了不知道懺悔，還繼續做，甚至是錯到習慣了，把錯的當成對的。祖師能有成就，是因為他努力走清淨的路。一個修行人如果不走清淨的路，雖然想用功，但是習氣不改，修久了性格就扭曲。

「護短心內非賢」，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習氣執著就是短。不管是用佛法的道理或是用世間的道理去說明自己的錯誤為對，或是掩飾自己的發心，隱瞞自己的短處，都是護短，這是一種意業。無明、不覺也是護短，不是說「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就沒有錯。如果跟眾生計較人我是非，強調自己的錯誤為對，造成眾生的煩惱，甚至傷害眾生，這種護短就更嚴重，造的業就更深。

「日用常行饒益」，這句話一方面可以解釋為：每天做善法、起善念。另一方面，心一起作用，就像太陽一出來，大地就獲得生長的因緣，「日用常行饒益」，心含攝一切法。「成道非由施錢」，用錢去看就是心外有法，成道不是心外求法來的，道不是執著可以求得的。「菩提只向心覓」，菩提在自己的心，種種功德都是心本具，只要從心當中去努力。覺是從心當中去覺悟，「何勞向外求玄」，不要增加塵勞法執，不要執著經典的話、祖師的話，或是執著用功的方法。只要心收斂，心清淨、平靜、寧靜，不必把很多佛法的道理壓在身上。「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天堂是指極樂、究竟的意思。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卻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佛經講「信受奉行」，奉就是捧著不離開，就像觀世音菩薩像的頭冠上面刻著阿彌陀佛，這是表法，從外在來看是信受奉行阿彌陀佛的意思，從內心來看就是依照自己本具的如來性為最高的指導原則去度眾。修行要信受奉行，聽聞道理，了解了，就依著道理去用功、去破執著，不懂的就慢慢參。如果不照做，聽再多道理也沒有用。

「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不管學什麼宗派，都是要回到本心本性、證到本心本性。就像不管用什麼方法或是走哪一條路回家，要回到家才算數。沒有回到家，走的路只算岔路。能依著方便而歸元，才是方便的意思。沒有回到本心本性的方便就不稱為方便，而是外道、魔道。佛教的理是一致的，要把禪宗放到大乘當中來看，也要把淨土放到大乘當中來看，不是自己講一套。無論是南傳、大乘、密乘，了生死就是這輩子要做的事情，把了生死放到往生之後不是佛的主要教法。今生沒有解脫、成道證果，就是輪迴。不要妄想佛菩薩來接，自己的業是什麼，就會到那裡去。如果自己的業是淨土，不用誰來接，自然會去。

定慧品第四：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

修行是從觀念知見先變，聽經聞法熏修。接著很單純精進地用功，修觀行、持咒、參禪等等，就是從觀念層面落實到實踐層面，念頭起來，讓自己不要想，斷掉。例如用迴光返照的方法參禪，當自己生氣了，馬上迴光返照：「誰？」誰在生氣？生氣就斷掉了。所以迴光返照的力就是斷除習氣執著的力。如果生氣的念頭強，叫自己不生氣的念頭鍛鍊不夠，就沒有力量，也就降伏不了生氣。

念頭起得多、累積得多，力量多，它就強。打個比方，你和一個人剛開始不熟，你跟他講幾句話，再來請他吃點東西，兩個人就越來越熟。你想要疏離這

個人，怎麼辦？他來找你，你不理他；他打電話給你，你不理他；他送訊息給你，你不理他……，慢慢關係就斷掉了。佛法講，生處轉熟，熟處轉生。原來熟悉的執著習氣，慢慢放下，它就變生疏。原來生疏的用功，多努力，它就變純熟。所以迴光返照的用功培養久了，它就有力量。當有煩惱了，一迴光返照：

「誰？」煩惱就斷了，因為迴光返照的力量比煩惱的力量大。

用功要不斷培養念頭作主的力量，先能夠破掉一般的念頭，慢慢中等執著的念頭也能破掉，再來執著最深的貪嗔癡念頭也可以破掉。就是一層一層去整理，讓迴光返照的力量越來越強，讓無常、因果、緣起、心生一切法等知見隨時都能將妄念破掉。任何妄念現前，只要想到正知見，妄念馬上消失，這樣知見就夠成熟、力量就夠大。這樣用功，慢慢就能有所成就，縱使這輩子沒有開悟證果，也能有某程度的定力，修行不會太差。

修行就是練習作主，面對自己的起心動念，習氣才會減少。佛法不是迷信，是佛的教法的實踐，是宇宙人生真理的實踐。真理是放諸四海皆準，是沒有例外的。世界上有很多宗教，每個宗教的人都認為自己的宗教講的是真理，也可以提出很多證明，甚至願意為自己相信的真理犧牲生命。每個宗教的人都各說各話，但是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共同點：每個人都有能力信自己所信。當信自己所信，就把自己變成自己所信的樣子，並且跟自己信仰造成的結果狀態生活在一起。這是所有宗教沒有例外、共通的理，即使沒有信教也是這樣，這個沒有例外的理才是真理。

修行要把知見用到很成熟。佛的知見就像文殊菩薩的那把劍，可以砍斷錯誤的知見。沒有開悟的人迴光返照或是對境練心，就是要回到正知見上面。悟道的人迴光返照就不一樣了，因為知道空覺在哪裡，所以念頭一起，馬上回到空覺，簡單講就是一種入定，入自性定、入本性。古人講：「念動不續動，念空不守空。」念頭動，不繼續動。念空，不守一個空。開悟的人就是這樣保任，保持安住在覺性上，並且要用到很純熟，念頭一動，馬上回來，這樣了生死就有一個依據。

凡夫的清淨本心被無始無明包覆住，就有「我」，就是我執的概念，和一個「我執所攀緣的外在」。修行先把「我」解決掉，沒有念頭就沒有「我」。當無念的狀態現前，就能體會到無我相，這是禪宗破初關的狀態。破初關是我執破到某種程度，但是習慣性對人對事的執取還沒有破掉，人相、眾生相還沒有破掉，有時候可以保持無念，但是對人對事時，習氣現前了，「我」又會現前。所以破初關後，先練習在小範圍的動當中用功：喝茶有沒有覺？走路有沒有覺？接著再廣一點，跟人講話有沒有覺？做事有沒有覺？再來，生氣的時候有沒有覺？一層一層去鍛鍊，這需要長久的時間。等到對人對事的時候都有空覺，隨時是一合相，大概就到重關。

什麼是一合相？對人對事都平等看待，好像一幅大的畫，沒有特殊的人、特殊的事，沒有定義，於相而無相，都是整體的相，沒有特殊的執著相、妄想相。等到無念、無相都很成熟了，不論動靜、順逆、白天晚上，隨時都是無念、無相，再來就是隨時安住在當下，沒有來去相，就沒有時間的問題，就出牢關，壽者相就破了。破牢關就開始了生死，無明分分破，法身分分顯。

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是一步一步做到的，要花時間實踐。從破初關，無念，先練習自己的範圍能作主，再來慢慢跟人一點點互動能夠作主，慢慢對事情可以作主、情緒可以作主，最後隨時隨地都可以作主，這一生修行才能夠有點把握。念頭作得了主，行為才能作得了主，結果才能作得了主，生死才能慢慢作得了主。所以從念頭作主開始，止念、破執著。用功不要太雜，就是專心對治自己的念頭。修行是自己的本分事，念頭是投胎的因，沒有念頭就沒有投胎，這是很實際要做到的。

這一章開始講定慧品：「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這段話是從因來講，講本性的功能性德。

楞嚴經講：「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先持戒而有定，因定而發慧，就是從凡夫慢慢熏修、收斂，破除習氣執著，到最後慧現前，這是漸修的路子。六祖講的「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不是講修戒定慧的定慧，而是講心的本性。定是本性的空，慧是本性的覺的作用。為什麼定是空？不管你的心是清淨或是無明，你能聽的這個心聽到聲音，聲音就消失了。雖然聲音存在就消失，但是你能聽的能力一直在，就像鏡子能夠顯現出鏡中相的性質一直都在，這就是定。鏡子每一刻都能夠顯現出鏡中相，清楚明白，這就是慧用，智慧的用。

以前有一個法師誦法華經，他誦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他不懂，就一直參。有一天晚上，他看到窗外的月光皎潔，就悟道了。悟道後就寫一個偈子：「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這個偈子的道理有深有淺，自己慢慢參。「諸法從本來」，一切法從本來，從源頭來，從心本具的覺起作用而來，所以「諸法從本來」是指慧。心是靈知靈覺，能夠起作用，起作用會顯現出相應的果報。「常自寂滅相」是指定、空。真空心起作用，作用當下就歸空，就是寂滅。

禪宗講的定慧是心的一體兩面，清淨心起作用的時候即定即慧、即空即覺。聽到聲音，同時是定也是慧、是空也是覺，空在覺當中，覺在空當中，不可分割。不是定在前，也不是慧在前。心本具的性德就是空覺，空覺不分前後內外，定慧不分前後內外，即空即覺，即體即用，即心即佛，這是真正的中道義。

「即慧之時定在慧」，就是即慧即定、定慧一體的意思，有一點心經講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味道。「色即是空」，心起作用所相應的色塵、因果業報不離本性的空。清淨心起作用所相應的色塵是清淨的塵，是慧用。清淨心起作用有現象，這個現象就是清淨色。「色即是空」是指：依於清淨的空顯現出慧的作用而成色，就是「即慧之時定在慧」。「空即是色」和「即定之時慧在定」是同樣的意思，也可以講即心即佛。即心是心的作用，即體是心的空體，即心就是慧用，即佛就是空體。所以即慧即定也可以講即體即用，也可以講即空即覺，也可以講即事即理，因為起慧用就有事相。這些都是從不同面向、用不同名稱去詮釋心本具的性德。

「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定慧等學」就是「定慧等持」，我們常講：

「悲智雙運，定慧等持。」大空成悲，含攝一切眾；大智成慧，度一切眾。一切法、一切現象不離空，都被空含攝，所以空最慈悲，什麼都可以容攝。菩薩有慈悲是因為菩薩依據心本具的空，含攝十方世界無量眾生而起悲心的作用。心空才能夠成就大悲，心有習氣執著就沒有大悲了。大智慧就是覺，就是成就慧用，就能度一切眾。所以悲智雙運也是定慧等持的意思。

另外，永嘉大師講：「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惺惺」就是很靈動，覺性現前，就是慧、覺。「寂寂」是心本具的空、定，所以惺惺寂寂也是定慧等持的意思。「惺惺寂寂」就是「即慧之時定在慧」，「寂寂惺惺」就是「即定之時慧在定」。同樣是以不同方式去講本性。修行不是在名稱上面做文章，必須真正去破執著、除習氣，才能有出頭日。大珠慧海禪師講：「達即遍境是，不悟永乖疏。」這個話講得很諦當。當悟道了，心量廣大，遍境都是，心含十方虛空。沒有悟道，心的空覺、定慧不能現前，都是心外求法，就是輪迴生滅。華藏有權禪師上堂講：「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打噴嚏也成獅子吼，那麼厲害！意思就是說：心的空覺現前了，處處都是依空覺起的作用，處處是涅槃，處處是慧用，處處是不生不滅，死的都變活了。

「諸學道人」，道是道路，道也是清淨心的別名。清淨心依於空覺起作用的軌跡就是清淨道，是正道、大道。妄想心起出來的軌跡就不是清淨道，是雜染道、妄想到、外道、邪道、魔道。「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定慧是心的本性，是心的一體兩面，只是用定慧來說明心不同方向的性德，但是不能把心分割成一個定、一個慧，或是分別哪一個前、哪一個後。「作此見者，法有二相。」認為先慧後定或是先定後慧的，就是認為佛法有兩種，把心分成兩個地方，這是不對的。

「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不論凡或聖都有定慧，凡夫雖然有本具的定慧，但是凡夫的心迷掉、染污了，所以起作用有遮障、妄分別、能所、二元對立，所以講「空有定慧，定慧不等」。佛菩薩呈現出本具的定慧，可以悲智雙運、定慧等持。「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心是定慧，口是起作用，作用也是定慧，這樣內外一如就是定慧相等。就是說，心有空覺、定慧，起作用也有空覺、定慧，內外相等，理事一如。

「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自己用功修行不在於諍論。如果諍論，就是迷惑的凡夫，說誰對，還是煩惱的眾生。不斷除二元觀念，不管講什麼，都是增加我執我慢。如果跟某個人說他對，世間話叫鼓勵，其實是讓他的執著增長。放不下自己被稱讚的地方，這是凡夫的特質。所以想要害一個人很簡單，經常跟他講：你真行、你真厲害、你真有智慧、你真有福報、你做得最好……。他就自以為是，執著越來越重。我們很難在禪宗公案裡看到祖師講什麼鼓勵的話，在真正開悟以前都是要不斷破，執著什麼就破什麼。

禪宗就是先破後立，破到究竟悟了道，再立在這個道上面去破執著修道。障礙清淨本心的是執著習氣，所以要把執著習氣全部破掉，連對道理的執著也要破掉。對道理的執著屬於法執，古代很多修行人修苦行，食衣住行都收斂，把身心的需要收到最少，最後的問題就是對法有所執著，所以一有機緣，一言半句

轉過來，就悟道了。現代人和古人很不一樣，對法沒什麼執著，都是對世間俗事的執著居多。

「若爭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如果講對錯、先後、合理不合理，就是迷惑的人。不斷掉勝負，卻是增加我執，不離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禪宗祖師只有在學人悟道了，乃至於接法後要去度眾了，才交代他「珍重」。很多禪師的方丈室沒有人敢進去，修行還不到的人一進去一定挨打或挨罵。用現代的話，要心臟很強的人才敢進去，玻璃心的人還沒進門就嚇得發抖了。

「不斷勝負，卻增我法，不離四相。」流俗的人才爭是非對錯。再怎麼爭，只是世間人各說各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沒有實質意義。要爭就爭大是大非，爭成道證果，這樣才值得。修行先破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破到最後破不了的就是真的。就像楞嚴經講的，把一切都還掉，最後還不掉的就是自己的本性。

凡夫都是以自己的執著為圓心去定義周圍的人時事地物，你習慣有你的定義，我習慣有我的定義，這樣就有矛盾衝突。當定義外在的人時事地物，這個定義出去了，再回到自己的執著，這個執著就加深了。每定義一次，執著就加深一次。佛、菩薩、祖師告訴我們要收攝身心，慢慢破掉執著習氣，破掉心外求法，破掉對外的定義相，事實才會現前。

「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定慧的關係像什麼呢？「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闇。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這是用世間存在的東西來比喻定慧的觀念，光是慧，燈是定，所以燈在哪裡，光在哪裡。光在哪裡，燈在哪裡。

能把六祖壇經定慧品讀通，就不會迷惑在這些名相。自己的心清淨到哪裡，就懂到哪裡。禪宗祖師都是不離心性而說法，離心性而說法就是扯葛藤，乃至於是外道。修行不要走錯路，要不斷破執著、除習氣，把自己本具的心體現出來。心性本具，好好去努力。

定慧品第四：一行三昧者

修行是依自己的業來修，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自己起心動念感應出來的業。業之多不是凡夫能想像，經典講：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們從無始劫以來造了無量無邊的輪迴業，光是人的果報就很多了，更不要講其他道的生命狀態。自己碰到的一切都是自己量身定做的業，不是誰要找到自己麻煩，不是公不公平或是對不對。因緣果報超乎人的二元對立想法。我們是跟自己的因緣果報互動，就看自己能不能從果報當中超越提升，把自己的執著慢慢破掉。

可以把輪迴看成是再有一次機會破掉自己放不下的執著。自己過去沒有修好、沒有結善緣，今生惡緣再現前，如果再不把惡緣處理好，來生的惡緣就更重。既然自己碰到的人事都是自己過去沒有過關的，都是自己心感應出來的業，所以用功要想是在轉業消業、在面對自己，不要認為是別人的過錯。一旦把面臨的人時事地物當成外在，一定很煩惱、放不下，這樣用功就是「抱樁搖櫓」，把船的纜繩綁在岸上，拼命搖槳想要離開，是不可能做到的。

修行從平常事去做，不必談什麼高深的理論。一句話聽懂了，就悟道了。道理

說深是很深，說淺也很淺，看破就不值錢。祖師講：「知道就拖泥帶水，不知道就是一場荒誕。」道理是要做的，平常該做的要做到。學習佛菩薩的慈悲、智慧、心量、柔軟、利他，學習破除執著習氣，練習看到的人時事地物都是自己心的投射，心有什麼外面就有什麼。用功就是一步一步做，不要空腹心高。自己沒有成道，就是一個輪迴的眾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要多謙卑，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

接下來定慧品的這一段很重要：「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心不起，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卻是障道因緣。」

先簡單講「一行三昧」的道理。心保持空覺，依空覺而行住坐臥，待人接物都不離空覺，就是一行三昧的核心觀念，所以說：「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

「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淨名經就是維摩詰經，裡面講「直心是道場」。直心不是心直口快，很多人講自己心直口快，這是沒智慧、沒定力，不是直心。心很清淨、不扭曲、不造作、不污染，直接起作用，才是直心。所以直心是依據心的空覺、定慧而起作用。凡夫沒有悟道，沒有空覺、定慧，只有心直口快，講話不經過腦子，哪裡有直心？

「直心是道場」，道場是以道為場，所以必須是以悟道、修道、證道為主軸去用功的場地才是道場。道是清淨心起作用的軌則，修道是把障蔽清淨心的習氣執著破掉。學禪淨律密教，或是持戒、誦經、拜佛、打坐等，這些是助道的方便因緣。修道的主修是破妄想、習氣、執著，破貪嗔癡慢疑邪見，不是有什麼道可以修。證道是妄想執著破到一定程度，不再復起，不再心外求法而入輪迴了。

「直心是淨土」，有人以為這是講唯心淨土，佛法的唯心不是世間唯心論的唯心。任何一方淨土都是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凡聖不離開這個道理，淨土穢土不離開這個道理。「直心是淨土」的「直心」是指心有空覺明，從心的本性直接顯現、相應淨土，就像鏡子沒有灰塵，能夠直接明白顯現出相。佛因為心平靜、寧靜、清淨、圓滿，所以能夠有一方淨土，佛的淨土是佛的清淨心顯現出來的一種果報。想生到淨土，心就要平靜、寧靜、清淨。

四祖道信大師著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當中提到：「為有緣根熟者說我此法，要依楞伽經，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

「為有緣根熟者說我此法」，就是要對根器熟的、道心準備好了的人說。古人心單純，習氣少，經教戒律各方面有相當的基礎，又很認真參究，這種人就是根器成熟了。根器不是天生下來不變的，上根是中根修來的，中根是下根修來的，下根是沒有學佛慢慢提升、慢慢轉的。沒有天生的彌勒、自然的釋迦，所以不必講：「我根器不好，我修行不好。」

「要依楞伽經，諸佛心第一。」對根器好的人講直接的法門，依楞伽經講的「諸佛心第一」，十方諸佛都是依這個心成佛的，所以心是第一。並且「依文

殊說般若經，說一行三昧」，所以六祖講的一行三昧是從四祖開始傳承的。一行三昧是什麼意思？「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念佛心就是佛。但是對於這個「即心是佛」的道理要仔細。廣義來講，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所有起心動念都不離佛，哪裡有作用，就哪裡是佛。雖然眾生的心迷惑，心外求法，但是心的本性還是在。究竟來講，一個人悟道了，執著破掉，清淨心現前，就是始覺現前。從清淨心起清淨念返照真如就是安住、保任、涵養，用始覺照本覺，照到究竟覺。始覺是覺，本覺是覺，始覺、本覺不可分。以清淨心起迴光返照的念來念本性，這樣就是「念佛心是佛」的究竟意思。

四祖接著引文殊說般若經的內容：「文殊說般若經云：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法界是一合相，無分別相、妄想相、執著相。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境是一境，心是一心，一心一境，非一非二，心境一如。像古人講「鏡花水月」，鏡花不可分，水月也不可分。行住坐臥，這個心都是一合相，都不妄想分別。所以一行三昧是指心隨時清淨，不緣境，清淨自在。這是很高的境界。

「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當先聞般若波羅蜜，如說修學，然後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緣，不退不壞，不思議，無礙無相。」要入一行三昧，先聞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就是大智慧、到彼岸。心當下是一合相，不可分割，如果定義、攀緣當下的一合相，就是將心取心，非幻成幻法，實相就遠離，就有彼岸。當放下自己的習氣執著，心清淨、空、無我，當下就是實相，此岸就是彼岸、彼岸就是此岸，這樣就是到彼岸。所以到彼岸不是「到了彼岸」，是此岸消、彼岸消，此岸跟彼岸合一。心不緣境，自在、平靜、寧靜、清淨，心就是實相，實相就是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所以要入一行三昧，先要把執著破掉，清淨心現前，再安住保任這個清淨心，行住坐臥不離清淨、不離一合相。

「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接下來講具體該怎麼做：「應處空閒，捨諸亂意。」在空閒乾淨的地方用功，心不要妄想紛飛。「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心靠在一個佛上面，專稱這個佛的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等到念念相續、能所一如了，惺惺寂寂現前了，「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具體用功來講，例如念佛，身處空閒，屏息諸緣，不心外求法，往內觀照，專心念佛的名字。不斷地念，從嘴巴出聲音念念相續，到心執著破掉，清淨念念相續。念到能所一如，契悟、回到心的清淨。再用清淨無我、空覺明的心起作用返念真如，就是用真如起念返念真如。真如就是佛，佛就是真如，佛佛道同，就是禪宗祖師講的「諸佛菩薩同一鼻孔出氣」。空覺明的佛性就是十方諸佛的本源，安住在這裡念一佛就等於念十方佛，「盡大海水只取一滴潤大千」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一行三昧是從方便到究竟，再安住究竟，把究竟成熟圓滿。

「何以故？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二。」念一佛的功德無量無邊，就是念清淨心的功德無量無邊。所有作用都從心的本來面目起，心的本來面目連通十方佛法界，所以「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

二。」「不思議佛法，等無分別，皆乘一如，成最正覺，悉具無量功德、無量辯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從嘴巴念佛，破執，返觀自照，念到能所一如，能念所念性空寂，本性現前，本性就是十方世界佛菩薩的性，就是這樣通往十方世界。

四祖引文殊說般若經裡講的一行三昧後，就講：「夫身心方寸，舉足下足，常在道場。施為舉動，皆是菩提。」當心平靜、寧靜、清淨了，心有空覺明，哪裡都是道場，吃喝拉撒睡都是道場。但是不能亂講亂做，學禪的人常有的問題就是傲物心高，懂一點禪宗的道理就說：「哪裡沒有佛？到處都是道場。」自己煩惱習氣很重，心沒有空覺明，是沒有資格這麼講的，這麼講是造業，會遭罪過。

四祖接著講：「普賢觀經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是名第一懺悔。」一切業障都從妄想生，所以要懺悔，心平靜、寧靜、清淨，業就慢慢消掉、轉化掉，這樣是第一懺悔。而且要：「摒除三毒心、攀緣心」，摒除貪嗔痴的心，放下攀緣心。「以覺觀心念佛，心心相續。」從嘴巴念，慢慢念到心裡面去。「忽然澄寂，更無所緣念。」能念所念性空寂，回到清淨本心。念佛的功夫不比參禪容易，念佛要心心相續，念到最後「能所雙亡」，和參禪一樣踏上祖師關，破掉能所，這時更無所緣念，就是清淨心的空覺明現前了。

「大品經云：無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無所念？即念佛心，名無所念。」從真如起清淨返照真如，這樣叫作念佛，稱為無所念。因為兩者都是空，用而無用。這不是容易到達的境界。四祖講：「離心無別有佛，離佛無別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識無形，佛無形，佛無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

「常憶念佛」，就是心隨時保任、涵養。「攀緣不起，則泯然無相，平等不二。」這個心平靜、清淨、寧靜，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空覺明隨時在，始覺隨時照本覺，這樣用功成熟了，就像十牛圖裡面「人牛俱忘」的境界：「鞭索人牛盡屬空，碧天遼闊信難通，紅爐焰上爭容雪，到此方能合祖宗。」「入此位中，憶佛心謝，更不須徵。即看此等心，即是如來真實法性之身。」心空覺明時刻現前，這樣的狀態：「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諸法實性實際，亦名淨土，亦名菩提、金剛三昧、本覺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雖無量，皆同一體。」這就是四祖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念佛、什麼是淨土，就是清淨心本具的性德顯現出來的這麼一個狀態。

有人問四祖：「我要不要求生西方？」四祖回答：「若知心本來不生不滅，究竟清淨，即是淨佛國土，更不須向西方。」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外無淨土，淨土外無心。所以沒有所謂唯心淨土、西方淨土的分別，西方淨土也是唯心淨土，沒有離心而有的土。心生法生，還有其他所生嗎？所有佛的願力都是心所生，所有佛的淨土都是心所生，沒有心之外的淨土。「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是佛法的根本。「華嚴經云：『無量劫一念，一念無量劫。』須知一方無量方，無量方一方。佛為鈍根眾生，令向西方，不為利根人說也。」什麼是鈍根？著相就是鈍根，用攀緣習氣去想像往生西方極樂的概念，才有十萬億國土的概念。所以四祖講：「佛為鈍根眾生，令向西方。」

四祖又舉觀無量壽經來講：「諸佛法身入一切眾生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當知佛即是心，心外更無別佛也。」淨土就在淨心中，所以「諸佛法身入一切眾生心想」，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為之說法。眾生迷佛性，所以有六道輪迴，但是六道輪迴還是佛性的作用，不過是迷佛性而生的作用。不同眾生好比戴了不同顏色的眼鏡而看到不同的扭曲世界，但是如果沒有眼睛，就算戴了有色的眼鏡也看不到扭曲的世界。佛、菩薩、聖人是佛性的性德顯現，六道輪迴眾生就是佛性埋沒染污了，心外求法造成的妄想世界。不管什麼果報，根源都是由於有佛性。

經典講：「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本心清淨就是佛，心起作用，作用遍滿十方世界。心的作用就是十方世界，整個十方世界、宇宙虛空、一草一木都是身，身不是只有這個肉身。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外無境，境外無心。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用一如。所以「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是根據實相的道理而講。凡夫會講：「將此身心奉塵刹，心量好大啊。」心量本來就是這麼大，不如此就是有所攀緣，在一合相當中去分割、取捨。

不要以妄想去想聖人境界，就是好好用功，不要怕磨練。儒家講「學如逆水行舟」，修行更是逆水行舟，必須逆著自己習氣的河流。逆習氣很苦，如拿刀割自身，但是要忍。佛法難聞今已聞，知道用功，什麼時候都不晚。現在起好好努力，自己跟自己賽跑，不要空修，日日都當成最後一天去用功精進。想一想：文殊菩薩以智慧聞名，觀音菩薩以慈悲聞名，普賢菩薩以德行聞名，地藏菩薩以大願聞名，自己以什麼聞名？

定慧品第四：直心是道場

宋朝雪竇重顯禪師在晚年時常感嘆世人追求世間的學問，修行不知道歸回本來，就寫了一個偈子：「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如果把人的一生分成三分，老年時事情做得少，年輕時不懂事，用功也不一定是真用功，所以三分裡面兩分很早就過了。俗話講：不知道是無常先到，還是明日先到？

每個人都有清淨本心，這個心是不生不滅。雖然心是不生不滅，但是相應的因緣卻有起滅。相應了就生，不相應就散了，所以「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佛又稱如來，如來是既如且來。二乘的聖人是如而不來，凡夫是來而不如。來而不如就有無常、生滅，就偏有。如而不來就偏空，安住空不起用。有生滅是由於心外求法、執著，若心外不求法，當下即空即有，體相用一如，就沒有來去，這必須證道才能體會。

凡夫著相，只看到來，不知道自己的清淨本心在哪裡，不知道心怎麼起作用，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起的作用，所以對於現前的因果分不清，在自己的因果裡面分是非善惡，喜歡的就高興，不喜歡的就排斥。要證到不生不滅的本性，必須離相。金剛經講離相見性，離相一個是離外相，知道一切是自己的因果。聽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很難。凡夫稍一不如意、不順遂就煩惱執著，所以不是懂一點道理就可以，必須真正不執著。一旦著相，必然是迷惑、受苦。

在佛法來講，什麼是成就？證初果是成就，證二果、證三果、證四果也都是成就，成就菩薩果位也是成就，成就佛果當然是最高的成就。成就不是指累積福

德，福德是會生滅的。成就是心的執著跟惑破掉了，就是教理講的破見惑、破思惑、破塵沙惑、破無明惑，所以斷惑證真才是成就，而不是道場很大是成就。凡夫心有內外、能所，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就會看大看小。後唐巖頭全禪師是一個大修行人，他用功有成就之後，就在渡船頭擺渡，像船子德誠禪師一樣，撐船渡人過河，隨緣點化人。巖頭全禪師的一個同參道友雪峯義存禪師是因他而開悟，雪峯禪師也很有修行，是一千五百人的善知識，就是說他的道場有一千五百個男眾比丘，所以雪峯禪師法緣很勝。巖頭全禪師機鋒很高峻、很敏捷，就像一座很險峻的山，雪峯禪師就像很圓潤的山能積聚很多資源。雪峯禪師的道場有一千五百人，巖頭全禪師是一個人渡一條船，這是由於他們願力不同，不能以大小多寡來判斷他們修行的成就。

有一個清素禪師，修行很好，當過石霜楚圓禪師的侍者十幾年。石霜楚圓禪師曾跟他講：「你福德很薄，不可以為人師。」不要以為祖師都一樣，每個人的因緣不同。清素禪師、巖頭全禪師、船子德誠禪師，他們修行有成就，但眾生緣較少，就一個人過。他們不虧修行，不虧於自己的本分事。而現在很多修行人是自己本分事沒有修好，修行沒有成就，也沒有眾生緣。有些人有眾生緣、有福報，但是是攀緣來的，修行、度眾兩方面都落空。「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貪生就是著相，隨相而生，隨相流轉。這樣一天又一天，叫都叫不回來。

之前提到「直心是道場」，這句話是從維摩詰經出來的。維摩詰居士是金粟如來再來，他示現居士身來助釋迦牟尼佛弘化。經中提到維摩詰居士生病了，釋迦牟尼佛先是叫舍利弗去問疾，舍利弗說他不夠資格，後來很多佛弟子們也說他們不夠資格，最後佛就派文殊菩薩去問候維摩詰居士。維摩詰居士代表俗諦的圓滿，所以這部經的重點就是：要有俗諦的圓滿必須依據空性的智慧。小乘屬於偏空智慧，文殊師利菩薩的大智慧才可以入俗，才能真俗不二。什麼是大智慧？能到彼岸的智慧，空有一如的智慧。這種智慧才能夠入到世間，百花叢裡過，片葉不沾身。

「直心是道場」出自維摩詰經的菩薩品。光嚴童子遇到維摩詰居士，相互見禮後，光嚴童子就問維摩詰居士：「居士從何所來？」維摩詰居士就說：「吾從道場來。」光嚴童子又問：「道場者，何所是？」維摩詰居士回答：「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直心不是直心腸，不是心直口快，是這個心平靜、清淨、寧靜，顯現出當下的實相。就像鏡子很乾淨，直接照出鏡中相，清楚明白，沒有虛假、委曲。凡夫以自己的執著為圓心，定義外面的人時事地物，再接受自己的定義而認為自己看到什麼、聽到什麼、知道什麼，這就是委曲、扭曲。

「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心能夠起用，能生一切法，能成就俗諦的用，所以發行是道場。道場就是修道的場地，修道是修清淨心的軌則，成就、圓滿清淨心的軌則，是自己的本分事。修道不是神通辯才，不是靜坐參禪，是把心的執著破掉，呈現出本性。

「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什麼是深心？簡單講，佛比菩薩心深，菩薩比羅漢心深，因為清淨心的證量深度不一樣。深心影響的是什麼？增益功德。功德就是含攝眾生、利益眾生。凡夫起心動念只有自己和周圍的人或鬼神能夠感受到，而佛菩薩的一言、一行、一念就能影響十方世界。

「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修行是要到彼岸，不是到處走、飄蕩不拘。沒有一個正確的大方向，到處走都是錯謬。我們常講修行要發菩提心，菩提心是智慧的心，是自利利他的心，自他不隔毫端的心，就是清淨本心現前，內外一如、能所一如、空有一如的這麼一個狀態。華嚴經講，如果修諸善法而沒有發菩提心，就是魔業。不要小看魔，大魔如佛，大魔看起來就像佛，有福報、智慧、神通、辯才、開悟，什麼都有，而且長相很莊嚴。魔這麼厲害，為什麼會成魔？沒有解脫，他的教法不直接、扭曲，攝受人不以解脫為基礎。魔可以給人名利、神通，甚至給開悟、智慧，就是不引導人解脫。

「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心遍含十方世界，將此身心奉塵刹，就是布施。布施不望回報，沒有分割，是自然的本分事。既然心含十方世界，十方世界都是自己的國土，什麼都有了，還期望什麼報恩？「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禪定的重點是心調柔，就是心很平靜、寧靜、清淨，不隨便起心動念，不隨便發脾氣、鬧情緒。心柔軟是慈悲的第一步，如果心不柔軟，更不必談慈悲。「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

「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心空，外空，內空。內空是道場，外空也是道場，非內非外。「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佛菩薩起自利利他的心教化眾生，就是依於自性的清淨，從內心的清淨自受用起他受用而利益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清淨心就是道場，念念從清淨心起，念念不離頭，念念歸自心。這就是道場的意義。心清淨了，談這些才有意義。

接著看定慧品六祖的開示。「師示眾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道是清淨心作用的軌則，清淨心作用的軌則就是無念、無相、無住，所以道一定是無念、無相、無住。心是活的，是靈通的，所以「道須通流」。就像河道、車道不能阻塞，必須通流，用禪宗的話講就是處處都能轉身。「何以卻滯」，為什麼會有滯留呢？心住法，住在人事物，就不通流。所以只要有一點點心外求法，就不是。世間人是心外求財色名食睡，出家人則是心外求經典、拜懺、持戒、神通、辯才種種，這些都是住法。「心若住法，名為自縛。」心住法就是自己綁自己，將心取心，非幻成幻法。

「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舍利弗曾在樹下打坐，摩詰居士對他說：「唯舍利弗，不必是坐是為宴坐。」不是這樣坐叫作宴坐。這部分要小心，如果自己沒有維摩詰居士的程度，就不能亂學亂講：

「不必是坐是為宴坐。」

維摩詰居士對舍利弗解釋什麼是宴坐：「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於三界裡面現出色身、念頭，這樣才是宴坐。所以真正的靜坐是不與三界相應，超三界而安住。再來，「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在滅盡定當中不起滅盡定，安住心的定慧、空覺而現諸威儀，也就是行住坐臥、待人處事都不離空覺、定慧，而且有威儀，這樣才是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不離開佛法的核心、不離開心法而現凡夫事，這裡的凡夫事不是指世間事，是「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的意思。心清淨、平靜、寧

靜、無我，這樣做一切事，雖然是現凡夫事，卻是出世間，這樣稱為宴坐。

「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就是能所雙亡、內外一如，這樣才是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這就是維摩詰居士對舍利弗的開示。

「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這裡講的有點像大慧宗杲禪師講默照禪的弊病。默是寂寂，照是惺惺，惺惺寂寂就有默照的味道。宏智正覺禪師講默照禪，寂寂惺惺，這是一種摩訶止觀、圓頓止觀，是悟後修的法。所有禪宗祖師都是先用功破執著，悟道了，空覺現前，再慢慢練習安住、保任、涵養，就是練習默照。悟之前沒有默、沒有照，所以沒有悟道而修默照，這樣修是一灘死水，死水不藏龍。

一般人還不到死水不藏龍的程度，死水不藏龍是已經達到「生滅滅已」，再來就是「寂滅現前」。一般人修默照是打妄想、昏沈、瞌睡，參不出東西，覺得沒意味了，就坐著放逸懈怠。現代很多人說自己修默照：「我就觀心，修中道，默照。」像六祖壇經講的：「看心觀靜，不動不起。」覺得自己坐著，不動念。沒有空覺，怎麼可能不動念？一定是無明、昏沈，是自己動念卻不知道。所以大慧宗杲禪師講默照禪的問題不是沒有道理和根據。

「師示眾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佛教沒有頓悟漸修的分別，是因為人的根器有利鈍，才有分別。根器的利鈍就是看執著的深淺，執著淺的人一聞千悟，執著重的人聽什麼、學什麼，就執著什麼。有人說：「有智慧的人適合參禪，沒有智慧的人適合念佛。」這是偏差的概念。修行要從下根器修到中根器、修到上根器，乃至修到成道證果，這是必然要做的，不是下根器有別條路走。很多祖師成道證果前也沒有那麼高的智慧，有的連字都不認識，都是慢慢修上來的。修行是努力論，是累劫修行，慢慢去提升。

「迷人漸修，悟人頓契。」悟之前都是迷，悟之後保任不好也是迷。這裡不是講頓是一種人、漸是另一種人，一個人就有漸修、頓悟。沒有漸修，頓悟就深不了。悟之後沒有漸修，就無法處處轉身。真正大悟前的漸修是慢慢破習氣執著，才能突穿悟道。悟道之後安住空覺，以智為基礎，隨時隨地轉識成智，這種漸修就是頓修。「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例如一個人參禪漸修，慢慢破掉執著悟道了，繼續不斷前進，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時刻保任、安住心的空覺明，這樣就是頓中的漸修，因為時刻是頓悟的狀態，但是又不斷練習保任涵養，又是一種漸修。

接下來講的是定慧品的重點：「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從上以來」一個是指從佛、菩薩、歷代祖師一脈傳下來的法門，這是講事；另一個是指從本心清淨起一切用，這樣去示現，這是講理。「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這是不得已把清淨本心分成三階段，其實無念、無相、無住都是心的本性，三個是一體，不可分割。無念做到究竟就是無相、無住，無相做到究竟就是無念、無住，無住做到究竟也是無念、無相。

禪宗來講，破初關我執破掉，就知道什麼是無念。無相就是沒有是非善惡，不

對號入座，沒有任何定義，一切相宛然自在。無住是心究竟的本性，就是金剛經講的無住生心，修一切善，不執著一切善，不心外求法，隨時都自在，隨時可以轉身。有些公案裡的禪師有開悟，但是悟得不夠深，問答當中就答不出話或是答錯了，因為還不到究竟，還有執著沒有破。禪宗把開悟分為破初關無念、破重關無相、破牢關無住，就是斷惑證真的程度不同，也就是放下執著習氣的程度不同。

禪宗修行的路很明顯，破初關、破重關、破牢關，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從哪裡開始修？首先，不要有「我覺得、我認為、我要、我不要.....」，跟「我」連上關係的就是見惑，有「我」就一定有念。所以「先立無念為宗」，就像金剛經講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先從無我相開始，就是從無念開始。什麼是無相？高矮、胖瘦、善惡、人我等二元對待的判斷就是人相、眾生相，是妄想相、分別相。無相就是不對現象下定義，不對號入座。無住就是心最究竟的本性現前了，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境不二。

「無住為本」，心本空，就像雲黏不到虛空。空能顯相，但空不住相。心生一切法，一切法當下歸於自性，當下不分別。心境不相涉，不要將心取境。所以無念、無相、無住都是無染的意思，有念、有相、有住就有染，就違背心的本性，違背實相。

修行要達到內無念，眼睛閉著、耳朵不聽，心不起伏，安住在清淨；眼睛張開，看到人事不起念，不相應交涉，這樣才能破見惑。還要達到外無相，看到一切相都是一合相，不分別善惡、是非、人我、美醜、高矮、胖瘦.....，所有相對相都打破。要外無相必須內無念，就是安住無念，繼續深、繼續廣，才能達到無人相、無眾生相，不會對境界定義，才能慢慢斷思惑。思惑就是思念、思想的習氣。

達到內無念、外無相，再來是法無住。無住就是：當下有、當下空，存在的時候就是消失的時候，心起作用就有這個特質。無住就不會起念著相，不會區別現象從甲到乙，就沒有時間的分別，就沒有來去，就無壽者相。心不著相，一切相隨心，心起什麼作用，相就是什麼。當破了牢關徹悟，破掉無始無明，就達到無住，就是破掉對法的執著，一切法當下有、當下空，無壽者相，就是解脫了生死的開始。如果有壽者相，就有來去，就是住於法，就無法解脫。

「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相不是把相空掉、什麼都沒有，現前的相是一合相，山是山、水是水，森羅萬象宛然分明，不用再起念去妄分別。「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念不是沒有念頭，是念頭起來當下就空掉。本性本空，不用特意去空它，心起出作用，作用當下就消失。念頭起來的時候就是消失的時候，相出來的時候就是相消失的時候。無念是要空掉「我」的感覺、「我」的想法，無相是要放下對現象定義、分別的執著習氣。

「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繼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一樣是講作用存在就是消失的時候。心起作用，當下即空即有，沒有繫縛，就是無住。如果執著有前念、今念、後念，不能即作即了，就是繫縛。

「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外離一切相不是沒有相，不是要外面離開，是讓這個相保持原樣，內心定義的習氣不要起來，不去對號入座、定義、貼標籤。「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法體就是心的本性、心的體。不對當下的相加定義、妄分別，心的空現前，心無染、沒有執著，法體就清淨。「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就是讓一合相保持一合相的狀態，不要起念頭去定義、分別。

「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卻，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不是不要起念，而是要符合無念、無相、無住的道理。心是靈知靈覺，能夠起作用，起作用的同时作用就歸於空。心念轉，法界就轉，一切境是隨心轉。修行不是把念頭斷掉、把相斷掉，不是把自己變成木頭、石頭。古人講：「著相頭頭錯，無為又落空。」凡夫不是執著空、就是執著有，不知道空有一如。要真正知道空有一如必須悟道，否則「空有一如」只是形容詞。

「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凡夫就是如此，在境界上面起念，覺得「這個好、這個不好、這是對、這是錯……」，什麼妄想分別都有。「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真正悟道的人心平靜、寧靜、清淨、柔軟、慈悲、無我，這才是悟道的特色。

「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著念何物？無者無二相。」只要有執著，心外求法，有「我認為、我覺得、我要、我不要……」，二相就出現了。清淨本心沒有二相，佛法是不二法，沒有二元對待。這個心亦空亦有，非空非有，空有不二。「無諸塵勞之心」，八大人覺經講：「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心外求法就有塵勞，有我執、法執就有塵勞。修行就是要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要無。

「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佛性，無念就是佛念。從清淨本心起清淨念，返念自性、返照自性，就是念佛，就是返念真如。從清淨心起清淨念，回轉過來念真如本性，淨與淨相應，如水融於水，如風融於風，如鏡照鏡，才是真正念佛，才是無念。「真如即是念之體」，真如是念的源頭、念的體，就是佛性、本性。「真」就是不假、不二，「如」就是：心的空起作用，如一切作用而顯現；空如一切法，顯現一切法。「念即是真如之用」，不僅念是真如的作用，習氣執著、山河大地、六道輪迴、十方法界，都是真如的作用。真如的清淨作用就是果位作用，真如的煩惱作用、雜染作用就是六道作用。

「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聲當時即壞。」真如自性起念，不是眼耳鼻舌能夠起念。眼耳鼻舌後面有一個無位真人，就是這個真如、本具的佛性。如果沒有這個真如，就像石頭、木頭無法起作用。「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真如本性透過眼耳鼻舌身意這些根門有見聞覺知，但是不染萬境。看到、聽到不妄分別，山是山，水是水，而真性常自在，常寂常照，常覺常照。

「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這是維摩詰經裡面的話。於

第一義不動，這樣看到、聽到、想到的才是真。心清淨了，一切都是真。心不清淨，一切都是妄想。所以「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諦不動」，這是從外而內。如果從內而外，就是「於第一義諦不動，能善分別諸法相」。沒有於第一義諦不動、於空不動、於覺不動，無位真人就變成蒙塵真人，到處是執著，到處是「我認為、我覺得……」，到處都佔位子，哪裡有無位真人？所以先有空覺，依據空覺而顯現一切法、而認識一切法、而體現一切法，才是「於第一義諦不動，善分別諸法相」，這是一個證道的境界。

這裡介紹蘇東坡居士的公案。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小時候，他母親程氏教他讀書。有一天，他讀到「范滂傳」，范滂是東漢一個清廉正直的官吏，因為反對當權的宦官而被下獄致死，得年僅三十三歲。蘇軾讀到范滂的事蹟就問母親：「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以後我如果像范滂一樣，母親會同意嗎？他母親就講：「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如果你能夠為范滂，我豈不能效法范滂的母親呢？所以家教很重要，有這樣氣度的母親，才有這樣氣度的子女。

蘇軾長大之後博通經史，後來中進士，得到歐陽修的器重。他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遭排擠，就被調到杭州。後來又被舉報他寫的詩是在諷刺新法，又被貶到黃州。他在黃州城東邊的一塊坡地開荒耕種，所以自號東坡居士。宋哲宗即位後，蘇東坡被召回朝廷，但是之後又被貶謫到惠州，就是現在的廣州，後來甚至被貶到儋州，也就是海南島。他曾經在自己的畫像上題字，感嘆自己一生顛沛流離：「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蘇軾在杭州時親近錢塘圓照法師，當時圓照法師在弘揚淨土法門。蘇軾為感念父母養育之恩，請人畫了一幅阿彌陀佛的畫像來超薦父母，並且作一個讚歎阿彌陀佛的偈頌：「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眾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後來他到哪裡都帶著這副阿彌陀佛畫像，並且告訴人家：「這是我往生的依據。」

他在黃州時，有空就會到寺廟去。有一次他在安國寺靜坐懺悔，忽然間感到身心皆空，就了悟罪性不可得。他也曾親近廬山東林常總禪師，有一次他夜宿東林寺與常總禪師談論到「無情說法」的話頭，豁然有所省悟，就作了一首有名的偈子：「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另外他還有一首很有名的詠廬山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蘇東坡臨終前，有門人問他：「公平日學佛，此日如何？」蘇東坡講：「此語亦不受。」一切都不執著了。徑山惟琳禪師來看他，提醒他：「先生踐履至此，更須著力。」蘇東坡就講：「著力即差。」說完就往生了。平常用功得力了，往生才能得力。

南宋有位圓智證悟禪師，本來是學天臺宗，有一次他一邊掃地、一邊誦法華

經，當誦到「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就有所體會。這是從經教入手的淺悟，不是真正我執破掉的證悟。證悟禪師便把自己悟到的道理跟師父報告，師父就跟他印可。這就是懵懂傳懵懂，一傳兩不懂。證悟禪師悟道後就住山領眾，但是他感覺學天臺的人「囿於名相，膠於筆錄」，就是侷限於名相、語錄上面。其實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天臺宗才有。修行人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破執著習氣，就會執著名相，執著自己所修的法門。

證悟禪師為了更上一層樓，就前往臺州參謁此庵景元禪師。此庵景元禪師是圓悟克勤禪師的弟子，當過圓悟克勤禪師的侍者，後來在護國寺當住持。有一晚，證悟禪師和此庵景元禪師談佛法。證悟禪師提到蘇東坡作的偈子：「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證悟禪師舉這個偈子後，講：「也不易，到此田地。」就是肯定蘇東坡的修行不錯。此庵禪師就講：「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路子都還沒看到，怎麼講到沒到啊？就是說蘇東坡的修行還不到。

證悟禪師就講：「只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因為這個偈子，很多人說蘇東坡開悟。在這裡此庵景元禪師定了是非，他講：「門外漢爾。」證悟禪師聽了就很納悶，講：「和尚不吝，可為說破。」禪宗祖師就是不說破。說破，疑情就沒有了，就變死路了。此庵禪師就講：「却只從這裡猛著精彩觀捕看，若觀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叫他從這個地方好好參，如果參破了，就知道蘇東坡的程度到哪裡了。

於是證悟禪師就用功參究，他本來就有一些正確的知見了，整晚都不睡覺，就是專心參。天快亮的時候，寺院的叩鐘響了，他心當中的疑團頓時破掉，就悟道了。他就講：「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東坡居士太饒舌」，饒舌就是多嘴、囉嗦，矢上加尖當然就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被關在聲塵色塵裡面，想要透出這個身，想要破執著。「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溪流如果是聲音，山如果是色，沒有山、沒有水，令人很憂愁。就是頭上安頭、境上生心的意思。證悟禪師就把這個偈子呈給此庵禪師看，此庵禪師一看就講：「向汝道，是門外漢。」跟你講了，是門外漢啊。證悟禪師因為這麼一個因緣，真正悟道了。

不久有出家眾為了建馬祖殿而來化緣屋瓦，並且求取法語。證悟禪師就信手寫了一首偈子：「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寄語江西老古錐」，將這個話帶給江西馬祖道一。禪宗經常用老古錐形容佛或是祖師。「從教日炙與風吹」，讓它被太陽烤、被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我不是沒有東西，我肚子有墨水喔。什麼時候墨水會現前？

「要見冰消瓦解時」，屋瓦上面的冰雪融化了，就現出屋瓦的本來面目了。此庵禪師看了這個偈子，知道他已經徹悟了，就講：「須是這閻黎使得。」

破執著習氣，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就是修行一條直路。無念、無相、無住，不容易做到，但是不做不行。修行不是要或不要，能跨得過去，生死就能了。跨不過去，怎麼求佛、求菩薩、求閻羅王都沒有用。每個修行人都想解脫，從古到今解脫的人就是少。世人都想幸福圓滿，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幸福圓滿？如果過去沒有破執著、除習氣，過去的日子就算白過了。從現在起好好用

功，修行路長沒有關係，正確的知見、正確的修行，慢慢去實踐，到是早晚的問題。

坐禪品第五：此門坐禪，元不著心

修行是長久的事情，如果知見正確，可以縮短一些時間。金剛經講「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就是超越時間、空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就是沒有空間的分別，無壽者相就沒有時間的分別。修行先達到無我相，我相是關於自己，無我相就是知道自己的色身是虛幻的，把我執破掉了，但是起作用的時候，對人對事還是有善惡、是非等二元對立的想法。等到

「我」的問題徹底解決了，就沒有「我」的作用，人相、眾生相就是「我」的作用。所以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就沒有心外求法，沒有妄分別的作用。當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成熟了，就沒有壽者相，隨時即空即有，當下存在，當下空掉。

心起作用，念頭、身體、環境、關係等現象，當下存在，當下就消失，所以沒有一個所謂的「我」。這個「我」包括我的念頭、我的身體，在心起作用的這一刻，這個「我」就沒有了。每一刻都是存在就消失，所以不會帶著這個

「我」到下一刻。但是凡夫一直有這個「我」的概念，會把心生的這個「我」帶到下一刻，認為：我在生氣、我走到外面……，從小到大一直帶著這個「我」到處去。悟道的人沒有「我」，心起作用，有念頭、身體，有「我」的感覺，但是只在這一刻存在。這一刻的「我」跟過了這一刻的「我」是不一樣的，是心生出來的不同作用。

只要每一刻都即有即空，心起作用的同時，作用馬上銷歸自性，就沒有空間的差別，到哪裡都是當下心的作用。因為隨時是當下，也就沒有時間的差異，就是無壽者相。時間是由於我執對空間的攀緣、妄分別而產生的，所以壽者相是因為有我相、人相、眾生相而帶動的。要去體會：人在哪裡、環境在哪裡，心就在哪裡。這一刻的念頭、身體，這一剎那就不見了。心起作用的同時，作用就自然放下。心是真空，從真空起作用的同時，現象一定歸空，這樣才是真空妙有，這樣心才能不斷靈活地用、不斷地有。

用功先做到無我相，再依據無我相，慢慢練習待人處事當中也可以破掉習氣的作用。雖然自己安住用功的時候可以無我，但是待人處事的時候，「我」又會出來，又有種種妄分別，這是一種習氣，是一種思惑，是習氣上面的問題、

「我」的作用的問題。所以「我」要處理掉，「我」的作用也要處理掉，

「我」的習慣性作用也要處理掉，到達無壽者相。

達到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回到真空。這個真空跟南傳的滅盡定不一樣，滅盡定是把心的作用停止，沒有念頭。而大乘講的真空是很活潑、很靈活，可以起作用的。一舉一動、行住坐臥，真空都在，一切都是從真空起作用的。當徹悟破掉無始無明，回到真空法身，再依於這個真空法身，修一切善，不執著一切善，慢慢才有報身跟化身的莊嚴。徹悟好比有一個新的房子，但是它是空的，還要慢慢裝潢它，所以從徹悟成為登地菩薩到成佛，就是慢慢去圓滿果報。

我們經常聽到：修行要一門深入。用一個方法不斷努力破我執、法執，去我

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放下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才是一門深入真正的道理。一切法從心起，從心所起的染著作用，慢慢破、慢慢放下，回到心本來的狀態，也就是用所修行的法門，一門直接破習氣執著，真正入解脫門，這是所有宗派共通的、真正的一門深入。

修行沒有所謂捷徑。禪宗修行從凡夫開始修，破初關、重關、牢關，徹悟，破無始無明，不生不滅的本性現前。安住在不生不滅、真空、無我的本性當中，對境練心，不斷轉識成智，等到我執真正斷掉，就了分段生死解脫。再繼續了變異生死，等到無始無明斷掉，就斷變異生死，證佛果。這是禪宗修行的路子，也是大乘菩薩道的修行路子。

接著開始講坐禪品第五。坐禪是實踐定慧、證到定慧的方法，大多數人的坐禪只能稱為打坐，因為心當中沒有空覺明，不是證到定慧、證到心的本來面目。永嘉大師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禪宗的坐禪是指心時刻安住空覺，安住稱為坐，空覺是禪的狀態。

「師示眾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卻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卻被淨縛。」

這裡講的「人性本淨」是指佛性，不是指人性。人性是人輪迴到世間的依據，從古到今、從東到西，人性都差不多，都是心外求法、二元對待。人性不是淨的，如果人性是淨，人就不輪迴了。所以「人性本淨」是指生命源頭的佛性是清淨的，禪宗講心性，清淨心的作用稱為心，清淨心的體就稱為性。心性本空，心起作用即空即有，即作即了，不可把捉。

「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不執著心的作用，也不執著清淨。坐禪是要用這個方法安住空覺，覺是能夠覺一切法而不妄分別，空是能夠銷歸自性。心的本來面目不是在心的作用這邊，也不是在心的空體這邊，兩邊都不能執著。心之用跟心之體是一體兩面，心的清淨用在哪裡，心的清淨體就在哪裡。心的清淨體在哪裡，心的清淨用就在哪裡。「亦是不動」，這個心也不是不動。我們講：行香時，動當中有不動的人。這個不動人不是不動，也不是動。動是生滅，不動是木頭石頭。所以動當中不動，不動當中動，動跟不動是一體兩面。動在哪裡，不動就在哪裡。不動在哪裡，動就在哪裡，動跟不動是一起的。

「善知識，若修不動者」，如果要修不動的人，「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就是不妄分別。「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迷惑的人、執著的人雖然身體在打坐、在持戒、在用功，但是開口都是是非長短，或者是不開口、心裡面想，一樣是與道違背。並不是嘴巴不講就沒有是非，人有時候嘴巴不講，妄想的刺會刺到心裡更深處，更難拔出來。道是清淨、無我，道是安住，道是破能所、離兩邊，所以開口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是執著心的作用，不是清淨心的作用。修行人要身緊、口緊、意緊，不是嘴巴不講而已。

宋朝有一位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是黃龍祖心禪師的法嗣。悟新禪師俗姓黃，韶州人。他天生下來左肩有一塊紫色的肉，好像偏袒右肩的樣子，所以人們都說

他是再來人。他在壯年出家，後來去參訪，先到廬山棲賢寺禮謁法秀禪師。法秀禪師問：「上座其處人？」悟新禪師就講：「廣南韶州。」法秀禪師就問：「曾到雲門否？」悟新禪師就講：「曾到。」法秀禪師又問：「曾到靈樹否？」悟新禪師又答：「曾到。」法秀禪師問：「如何是靈樹枝條？」悟新禪師就講：「長的自長，短的自短。」答得是有道理，但禪宗修行就切忌有道理。法秀禪師就講：「廣南蠻，莫亂說。」悟新禪師就不服氣講：「向北驢，只恁麼？」北驢子的功夫就這樣嗎？然後就拂袖離開了。法秀禪師很器重他，但是悟新禪師沒有留下來的意思，法秀禪師知道他的因緣不在這裡，所以也沒有留他。

悟新禪師後來到了江西黃龍山禮拜黃龍晦堂祖心禪師，祖心禪師就舉起拳頭問他：「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什麼？」這是禪宗講的「觸背關」。如果你說是拳頭就是隨境生心，如果說不是拳頭，那你就形同木石沒有知覺。悟新禪師認真參了兩年才對這個話頭有所領解，但不是真正悟道。

悟新禪師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歡跟人家辯論。有一次，祖心禪師偶然跟悟新禪師交談，悟新禪師言詞變得很激烈，祖心禪師急忙喝斥道：「住！住！說食豈能飽人？」悟新禪師一下子僵在那裡，非常困窘，說：「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到這邊弓也折斷了，箭也用盡了，希望和尚告訴我怎麼用功。他這麼多年自以為是，才講這句話，所以修行要真正上路並不容易。生死心不切，就不知道生死的高遠，就無法入門。

晦堂祖心禪師就講：「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要真正安歇下來，正是切忌有那麼多骨董，骨董就是指文字、知見、自己的認為。修行最怕自己有一套，因為這一套不能了生死，這一套是盲修瞎練、敝帚自珍。要怎麼用功？「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就是把無量劫來的妄念、心外求法的執著習氣全部放下。

有一天悟新禪師正在打坐，聽到外面有一個法師正在打一個居士的木杖聲，可能這個居士做錯什麼事了，悟新禪師當下大悟，就跑去方丈室見祖心禪師。因為太高興了，竟然忘了穿鞋子。他自己講：「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祖心禪師一看到他這樣，就笑著說：「選佛得甲科。」悟新禪師是因為聽了晦堂祖心禪師「死却無量劫來全心」的教誨才能悟道，悟新禪師自此就自稱「死心叟」。

後來他在湖南長沙雲巖開堂說法，隔幾年又移到翠巖。當他到翠巖時，看到一個淫祠，鄉民拿著酒肉祭祀，弄得周圍環境污穢不堪。悟新禪師就命知事僧去搗毀這個不正的廟，但是這個法師害怕為自己招來災禍而不敢去。悟新禪師就很生氣講：「使能作禍，吾自當之。」如果有禍，就禍到我身上好了。於是他親自將那個小廟搗毀掉了。不久悟新禪師發現有一條巨大的蟒蛇盤在自己臥室的屋樑上，伸長脖子好像要把他吞掉，悟新禪師就大聲喝斥，蟒蛇就消失不見了。

不久後，悟新禪師又回到雲巖住持，建了一座藏經樓。藏經樓落成後，太史黃庭堅還作碑記。黃庭堅也是參黃龍祖心禪師，所以跟悟新禪師算是僧俗的師兄弟。這個碑刻好不久，悟新禪師發現有人把自己往生父母的墓誌銘寫在這個石碑背面，悟新禪師就大罵：「陵侮不避禍若是。」你們欺負三寶到這種程度，

也不知道避禍。話還沒有講完，天上忽然打雷，將這個碑分成兩半，刻有墓誌銘的碑就打碎了，而記藏經樓的文章完好如初。

悟新禪師圓寂那一天還下山，為自己的書閣名為「安心」，並寫了一個記。吃完飯後就躺著休息，到了下午侍者請他回山。悟新禪師就講：「大千為家，何以歸為？」大千世界都是我的家，要去哪裡啊？大眾一聽就驚訝了，紛紛議論：師父是不是生病起不來了？就找了大夫來看。悟新禪師就喝斥他們，把他們打發走了。這時候管理藏經閣的慧宣法師知道悟新禪師要走了，就提醒他：

「和尚到這裏，且宜警省。」悟新禪師就講：「川蕞苴，莫亂道。」蕞苴是廣東的方言，是粗劣邋遢的意思，常被用來稱呼蜀地的人。你這個四川人沒有這個功夫，不要亂講。悟新禪師說完，結跏趺坐就走了，春秋七十二歲。

最後講一下黃龍祖心禪師入滅時的公案。祖心禪師要入滅時，命黃庭堅居士為他主持後事。黃庭堅是因為祖心禪師而開悟，又因為死心悟新禪師而徹悟。在祖心禪師火化那天，鄰峰的長老為他舉火，可是怎麼點火都點不著。黃庭堅就看著死心悟新禪師講：「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師父在等待你。悟新禪師剛開始不肯舉火，後來黃庭堅一再堅持，不得已他才舉火。他舉火的同時，對眾說了一個偈子：「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腳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他這樣講他的師父有他的道理。悟新禪師說完偈子，用火炬打一圓相。又講：「只向這裏雪屈。」說完就將火把丟在茶毗的柴堆裡面，火就立刻熊熊燃燒起來了。

「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腳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若是妙參即不然，聽吾偈曰：「不是餘殃累及我，須彌拄天翠峰低。名利兩字但隨身，不作牛兮定作驢。驚奴白牯，大眾共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轉身回頭，不枉此去。」

坐禪品第五：何名坐禪

用功是要直接破自己的執著習氣，但是人對於自己的執著習氣知道不多。凡夫隨時都在妄想執著當中，不論是長相、個性、所作所為，都有修正的空間，執著習氣的嚴重性是這樣的！人是由於有人的果報、人的習氣而投胎為人，除非很精進用功，否則很難脫離人的果報。如果修行達到解脫了，雖然還有人的色身，但是心的狀態已經超越了。不過對一般人而言，出生的果報是定的，在什麼時候往生、怎麼往生也差不多定了，要改變命運並不容易。

有人說修行人的命算不準，或是說一個人出家了，算他的命就算不準。其實不會算不準，如果算不準應該是算的人功夫不夠。釋迦牟尼佛一出生，他父親找仙人給他看相。仙人一看就說：「這個小孩將來不是當轉輪聖王就是當佛。」佛都這樣了，凡夫執著習氣那麼重，很難改變命運，怎麼會算命算不準呢？如果沒有大願力、大戒行、大精進、大解脫，業報大概就定住了。所以要經常發願、懺悔、用功，不斷改變，才能慢慢轉變自己的命運。越用功越精進，改變的範圍越大。

有人講：「我這麼用功精進，吃素拜佛，為什麼業報那麼多？又生病，還有很多事不順。」我們這輩子造的業已經是無量無邊，更不要講累劫造的業。所以用功是好事，但是不能期待這樣做就能很快將業消掉。證四果阿羅漢才破掉某一部分的執著，何況是凡夫呢？如果所作、所為、所想跟別人都差不多，會發

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要把讓自己來投胎的人的習氣、執著、業力完全翻轉過來，必須像白雲守端禪師的偈子：「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每個人的執著不一樣，住的地方不一樣。有「我認為、我覺得、我要、我不要.....」，就是有所住。別人起貪嗔癡慢疑邪見，自己不要起這些。「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不是我為人不好相處，是因為僧俗要分明。這裡不是指出家、在家要分清楚，是指解脫跟輪迴要分明，因為出家是要出三界家。

真正悟了道，心當中有空覺明，就是從凡轉聖的一個契機。如果了解一點心法，有一點小悟，沒有空覺明，就隨時還是習氣執著。祖師講：「一刻不在，即同死人。」只要有一刻沒有空覺明，就是習氣執著，就是死人，因為這個心活不過來。修行的標準就是這麼嚴格。

有人問：「我還沒有悟道，心沒有空覺明，怎麼辦？」已生的惡念令斷，未生的惡念令不起，已生的善念令增長，未生的善念令起。依善法去用功，少煩惱，少執著，少習氣，多結善緣，兩利相較取其重，兩害相較取其輕。先改掉吃藥、喝酒、打妄語、殺生等大的習氣。多拜佛、懺悔、發願、布施、精進、用功，讓煩惱、習氣、人我、是非、貪嗔癡慢慢減少。這樣努力漸修，縱使還沒有開悟，空覺明沒有現前，也是在落實修行，慢慢相應心法，將來自然會開悟。

「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坐禪這個法門無障無礙。為什麼？坐在心的本具清淨上面，安住這個狀態。本性本空，所以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看到一切善惡境界，心念都不起，就是見境不生心，這樣叫作坐。善惡境界代表一切塵境，代表二元能所對待。面對當下的境界，不起一個念頭去定義、去判斷，不隨境遷流。心如明鏡現一切相，不分別一切相。「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其實只要「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自然「內見自性不動」。心透過眼睛看到一切，看到不起念，同時內心清楚明白、有覺，就是禪的狀態。外不分別，內不迷、有覺，就是坐禪。

「善知識，何名禪定？」什麼是禪定？「外離相為禪」。我們講金剛經的重點是離相見性，離相不是心糊塗看不清楚，而是心清楚明白，顯現當下的一合相，不去判斷分別。相之所以如此就是因果，法住法位，一點都不偏差。如果在因果上面再加上判斷分別，就是頭上安頭。所以離相是離掉對當下實相、一合相的定義，離開對當下實相頭上安頭的妄想相。

「內不亂為定」，內心是空，空怎麼會亂？外離相就是覺，覺不離空，空不離覺。覺依空為體，空依覺為用，所以外有覺而不執著，內無念、不離空。「外若著相，內心即亂。」人會憂愁、煩惱、生氣、嫉妒、排斥.....，就是由於外著相，就會起念對號入座、攀緣、心外求法，所以內心就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不著相，心就不會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所以一旦攀緣、心外求法，心就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所以坐在本性就是坐禪，定於本性就是禪定。

「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時刻都有空覺，遇境都能夠明。把識、妄分別轉成智的這一刻就是明，明這個心的作用，不被法塵境界帶跑，不被習氣帶跑。

安住本性的空覺，慢慢破除習氣執著，明就慢慢現。明就是明一切法，明一切心的作用。悟道後，依空覺而修，練習安住空覺，讓心隨時有空覺，對人對事不迷，不落入二元、能所。安住越廣越深，明就越廣越深，所以空覺明三個是一起。只要一物不明，就是空覺迷失了，要趕快轉識成智，讓空覺現前，明又現前，惑又轉過來。這樣一個惑、一個惑慢慢斷，一個執、一個執慢慢放，越來越明亮。

「自修自行，自成佛道。」自己修、自己行，自己成佛道，任運自在。心能夠起作用，會投胎為人就是心起人的習氣，現在從自己的清淨本心當中修空覺明，成就自己的道業。因為心性本淨，才可以解脫。

這裡介紹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的公案，洪州是現在的江西，翠巖可真禪師是石霜楚圓慈明禪師的法嗣。可真禪師曾經參訪過許多有名的高僧，禪宗叢林稱他為「真點胸」，就是他真正開悟。但是白雲守端禪師曾講：「昔翠巖真點胸，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五燈會元也有記載，可真禪師在石霜楚圓禪師的門下頗為自負，覺得自己修行可以。石霜楚圓禪師是一代高僧，可真禪師能夠當他的侍者並不容易，當然會自負。但是不要覺得可真禪師修行不行，他修行有一定的程度，只是對當時有修行的禪師而言功夫還不到，但是他和我們比已經很高了。

翠巖可真禪師有一次到湖北金鑾寺，於善侍者座下結夏安居。善侍者也當過石霜楚圓禪師的侍者，修行很好，也得到很多祖師大德的推崇。兩人相談之下，善侍者就知道可真禪師還沒有徹悟。有一次兩人爬山時，可真禪師又展現他的機鋒論辯，善侍者就拿起一片瓦礫放在大石頭上面，對他說：「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爾親見慈明。」如果你能夠在這裡下得一個轉語，你就是真正了悟楚圓禪師的法。可真禪師就左看右看，正要開口時，善侍者就大聲說：「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站在那裡左顧右盼那麼久，早就失去機鋒了。七識沒有死，哪裡有真正開悟！

可真禪師被善侍者這麼一講，覺得很慚愧。他還是有修行。如果跟現在的人講：「你沒有真正開悟。」他可能不僅不會慚愧，還會覺得：「你說你的，我覺得我有修行就好了，我就是這樣修就好了。」而可真禪師被善侍者這麼講，所有功夫都破掉了，自覺羞愧，立刻回到石霜楚圓禪師那裡。一般人看公案都喜歡看祖師開悟、坐脫立亡、神通，很少人會看到「自覺羞愧」而感到相應。覺得自己不好、不夠、不對，會慚愧，才可能進步。

楚圓禪師一看到可真禪師回來，就喝斥道：「本色行腳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真正的行腳人必然知時節因緣，你有什麼急事，結夏還沒有結束，你就先回來？可真禪師就哭泣說：「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我被善師兄打敗了，沒有開悟，這個問題過不去，所以來求見和尚。沒有開悟如喪考妣，可真禪師泣訴的這個過程是很感人。

楚圓禪師聽了，沒有給他安慰，忽然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可真禪師不

假思索就講：「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這個話講得很好。楚圓禪師就很生氣講：「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頭髮都白了，牙齒都缺了，還有這般見解，怎麼了脫生死！可真禪師被訓斥得驚悚不已，他真正有道心，心很切，被師父這麼一罵，身體顫抖了。他便求楚圓禪師指示：「未審如何是佛法大意？」楚圓禪師就大聲回答：「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你現在正在講的這個頭是「無雲生嶺上」，你現在起作用，「有月落波心」。他師父是講他當下的狀態，可真禪師一聽就悟道了。

可真禪師的「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是一種邏輯思惟，楚圓禪師是應機而教，針鋒相投，這個話剛好刺對了他的疑惑，這是一句讓他活過來的話。這就是祖師的功夫。看這個公案的重點是自覺不足、自覺羞愧，再起心懺悔、發願，繼續用功，一層一層破。修行是本分事，自己願意用功、願意改才有用。

懺悔品第六：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

大乘佛法講「眾生皆有佛性」，修行就要證明眾生皆有佛性。如果無法證明，縱使眾生有佛性也無法解脫，就眾生皆有妄想了。學佛受三歸依、吃素、誦經、拜佛等等，做這些當然有相當的福報，但這些不是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核心就是解脫利他，佛出世的目的就是教導眾生自覺覺他，消極來講就是要離開三界六道的輪迴，積極來講就是度化一切眾生離開三界六道。

修行大乘佛法，就是要做到自覺覺他、解脫利他。各個宗派祖師的修行能夠證明佛法所講的道理，他們真正有修證而稱為祖師。修證，修了去證明，沒有修就無法證明。修行，不修就不行，不修就被習氣、業力綁住，就走不動。所以修行之後要有證明，就是修證。把習氣執著不斷修掉，把自己的清淨本心呈現出來。

用世間話講，修行就是改變自己、提升自己，人格變好、智慧變好、習氣執著放下。先不講解脫，一個人如果煩惱、執著、習氣減少了，跟人的衝突、矛盾、對立就減少，最起碼和親眷、同事、朋友相處和諧，心比較安定，不容易有那麼多身心障礙，這些是修行可以得到的利益。每個人的心都有很多罣礙，對人對事有很多自己的看法，這些是自己的定義和執著。每一個定義、執著就像一條很大的橡皮筋，把自己綁住；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個如何、那個如何……，自己就動不了。你把你對人對事的種種看法連起來，會有一個交集，這個交集就是你。這樣你怎麼能動呢？要動就必須把這些綁在心裡面的定義、執著、習氣的橡皮筋鬆掉。

剛開始學佛受三歸依的目的就是確定修行的方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歸依自性清淨空、歸依自性清淨覺、歸依自性清淨明。本具的心就是空、覺、清淨，或是講空、覺、明。藉由歸依外在的佛法僧，慢慢把內心當中的三寶呈現出來。沒有歸依，生命就沒有依止的方向。自己的心就是歸依處。我們怎麼來就怎麼回去，從哪裡來就回哪裡去。從心起作用，所以要回到心。把心的作用都拉回心的體，這是三歸依直接的意義。但是要回到心並不容易，凡夫有那麼多習氣執著，心一起作用就到處攀緣流轉，就回不去了。

受三歸依確定修行的大方向，再來就是要修。吃素、誦經、拜佛、懺悔、發願、靜坐、參禪、念佛、持咒、觀想等等，這些都算是修，但是屬於修的助

緣。很多人很認真做這些加行，但是仍然脾氣很大、煩惱很重。所以重點是藉由這些加行修這個心，讓心的習氣執著破掉、放下。不是朝這個方向努力，做這些加行就只是一種白努力的做工，跟佛法的核心沒有太多關係，對實質的修行幫助不大。大部分人的修行都是隔靴搔癢，沒有修在點上面。真正修在點上面就能進步，習氣、煩惱減少，人格提升。

修行如拿刀割自身，用智慧刀把心裡面的執著習氣一點一點割掉。習氣執著把心綁住，就像皮膚跟肉把骨頭包住了。想想看，要把皮肉割掉是多麼痛的事！自己的執著習氣都是自己認為對的，而且每天都在用，所以要把執著習氣割掉是很難的。修行要進步，就要面對自己的缺點。哪裡有煩惱、爭執、心起伏，就是要面對的缺點，這些都是我執。剛開始面對時會煩惱，所以還要反省，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要看這兩句話很簡單，這是修行的核心。人事遇到困境了，就要檢討自己。

修行人沒有抱怨，身緊、口緊、意緊。心有什麼，外面就有什麼。既然都是自己的業，有什麼好抱怨的？不抱怨就不煩惱，坦然地安住、接受，再盡力把逆境轉變。不管用什麼法門用功，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習氣執著看清楚、破掉。如果用功的時候像菩薩降生，慈眉善目的，不用功的時候，逆境現前了，就煩惱、衝突、矛盾、習氣，就像羅剎了。這樣修的就是生滅法。誦經、持咒、念佛、參禪等等，做這些有定心的效果，會有感覺、感應，乃至於有神通，但是不代表能把執著習氣除掉。定心就像一盆水放著不動，沒有水波，卻不代表這一盆水乾淨。想要水乾淨，必須把水裡面的髒東西撈掉，這個撈掉就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

修行就是修掉不吻合真理實相的部分，哪裡有煩惱、放不下，就是哪裡有執著習氣，要去看清楚、破除，才是真正用功。所有佛教法門都是要幫助自己破除心外求法，讓本性的空覺明顯現出來。這個目的不能模糊偏差了。

這章開始講懺悔品第六。「時大師見廣韶泊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六祖見到從廣州、韶關各地來的人聚集到山中聽法，十方信眾歸仰。「於是陞座告眾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性中起。」開宗明義，直接從心性入手。「此事」就是修行的事，自利利他的事。自利利他必須從自性當中做起，不是從外面去求。修行是降伏自己，問題不在外面，問題是自己心裡有煩惱、執著、習氣。

怎樣從自性當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從自己心當中去修。「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自己修一切身口意的行為。修了之後行，行了之後破除執著習氣，見到自己的法身。怎麼樣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呢？就是上一句：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時刻都是念念自淨其心，都是始覺觀照本覺，始覺跟本覺合在一起。「見自心佛」，見到自己心裡的這尊佛，「自度自戒始得」，自己度自己，度、戒是在自己心裡面。心清淨、無染、空，就能度一切、戒一切。什麼是自戒？心性本空，沒有遮障，沒有人我是非，沒有過去、現在、未來。本性顯現就是真正的戒，而不是靠戒律戒條。

大眾來聽法，如果能夠「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就「不假到此」，不枉費到這邊走一遭。「既從遠來一會於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

悔。眾胡跪。」六祖講，既然大眾都從很遠的地方來這裡聚會，都是有緣。大眾現在都胡跪，先傳給大眾自性五分法身香，再來授予無相懺悔。大眾就都胡跪。胡跪就是右膝著地、合掌。

五分法身就是五種成佛的功德，是依這五種功德成就佛的法身境界。六祖講的五分法身是依於心性，心清淨就是如來，所以五分法身是成就自己的清淨心要努力的五個方向。

「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劫害，名戒香。」每個人本具的心超越二元，這是心本具的戒，是心性的戒。要體現出心當中的戒香，就要做到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劫害，這是真正的持戒。如果不依照心性的道理去持戒，只在戒相上面做文章，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這樣的戒是方便戒，只是人天福報。

「二定香，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看到一切境界自心不亂，視而無視，聞而無聞，不起一個妄念、分別念。不是不能看、不能聽、不能知，而是看到、聽到、想到一切境界，心都不離覺，時刻宛轉回到自心，時刻自覺覺他和合不二，就是「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諦不動。」不是這樣，修出來的定就是生滅定，還是人天福報。

「三慧香，自心無礙。」心空，通達無礙，作用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念念返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香。」定香是看到一切不起念，心是定的，不起妄分別，內外一如覺常在。慧香就是從覺起作用，含攝一切法、利益一切法、提升一切法，這樣去度一切眾。在世間就是對上尊敬，對三寶、對長輩恭敬，對下有同理心，照顧鰥寡孤獨這些人。就心法來講，順歸於自性清淨心就是敬上，從自性清淨心的空起作用，含攝一切法，就是念下。所以隨順本性的空而安住，依於空而起含攝十方世界一切法為用，就是敬上念下。心不滿足、緣境就是貧。心外求法、分割內外，認為：他跟我沒有關係、這不是我的事……，就是孤。所以矜恤孤貧就是去除一切跟道不相應的，把分割能所、心外求法的執著習氣破掉斷掉。第四個是解脫香，前面的戒定慧是自心本具的性德。依心性的本質為因去修，把違背心性的執著破掉，就達到解脫。「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這是根本智現前，我執斷掉，就解脫了。所以解脫香是果，前面三個戒定慧是因。

心入空，執著破了，才能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像牛頭法融禪師在見四祖以前，會有百鳥銜花來供養。他因為四祖道信大師的開示悟道後，就再沒有鳥銜花來供養。禪宗有這樣的話：「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天人要散花找不到，因為這個心收回來了，只有本空、本覺、本明。安住在真空當中，鬼神找不到，魔找不到，天人找不到。

洞山良价禪師也有這個功夫，平常鬼神找不到他。有一天洞山良价禪師看到常住眾把米麵掉到地上浪費了，他就起一個念：「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這一剎那土地神就出現來跟他頂禮。心安住空，誰找得到？怎麼把虛空定位？心不染塵，誰都定不了位。一旦心外求法，那就找得到了。

雲居道膺禪師是洞山良价禪師的弟子，他悟道後住茅蓬隱修，經常十幾天不到

寺廟過堂用齋。洞山禪師就問他：「子近日何不赴齋？」道膺禪師就講：「每日自有天神送食。」這不容易，因為他的修行很高、道德很高，才有天神送食。洞山禪師一聽，便呵斥他：「我將謂汝是個人，猶作這個見解在！汝晚間來。」晚上道膺禪師來到洞山良价禪師的方丈室，洞山禪師就叫他：「膺庵主。」道膺禪師就應諾了。這一剎那，洞山良价禪師更進一層問：「不思善，不思惡，是什麼？」不思善、不思惡，就回到本性了。道膺禪師就契悟了，真正破了最後一關。他回去後就寂然靜坐，送食的天神再也找不到他。

「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薰，莫向外覓。」解脫香就是達到金剛經講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這是解脫境界。此時心已無所攀緣，但是「不可沈空守寂」，不可以安住在寂滅裡面，而是要用而無用、動而無動、作而無作，就是金剛經講的「修一切善、不執著一切善」。因為眾生無邊，度眾生的方法就要無邊，所以要「廣學多聞」，學一切方便法度一切眾生。「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學這個心圓滿的道理，

「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直到成就佛道，名為解脫知見香。所以解脫香是屬於根本智，而解脫知見香屬於菩薩道的後得智，是依於根本智學一切法、度一切眾而得後得智。

簡單講，五分法身香的前三個：戒香、定香、慧香是心性本具。修行要把違背心性的執著習氣慢慢破掉，達到解脫。當本具的戒香、定香、慧香現前了，就達到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就是解脫香現前了。這時候不可以沈空守寂，而是依於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的解脫境界，修一切善、不執著一切善，和光接物，修菩薩道，到最後究竟圓滿，解脫知見香現前。

接著六祖講無相懺悔：「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拜懺是有相懺悔，無相懺悔是從本心去懺悔。契悟本心、安住本心了，才能從本心去懺悔。一切法是心的作用，心清淨，身口意三業就清淨。無相的心清淨、無我，有空覺明，依無相的心起作用拜懺、唸懺悔文，隨文入觀，這樣就是無相懺悔，才能滅三世罪。

「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大眾跟隨著六祖的引導，依據他的證量、攝受，跟隨著懺文，放下外在的人時事地物，放下心的起伏，不思善、不思惡，從清淨心當中起作用去懺。「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這一段是講癡。從清淨的空起清淨的用，還歸清淨本心。一般人懺悔之後，做不到永不復起，因為不是無相懺悔，不是真正從心去懺悔，只是相上面的懺悔，是生滅的懺。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這一段是懺悔我執的我慢和嗔心，有我執就會心外求法，就有嗔，就有憍誑、慢心，覺得自己比別人好，看不起別人。

「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這一段是懺悔貪，因為心外求法而有貪。因為貪、得不到、不足，所以看到人、看到事會

嫉妒。

「云何名懺？云何名悔？」什麼叫作懺？什麼叫作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之前發生的，統統讓它乾淨，就是懺。之後不再讓它發生，就是悔。如何達到這個境界？心真正入到空、入到本性，就沒有前後，同時是懺也是悔，同時沒有懺也沒有悔，就是心的本性。悟道這一剎那，心歸空，不相應過去的業，不會因過去造的業而波動，就是懺。安住悟道的空覺，不再起妄念，不再心外求法，不再起輪迴的作用，就是悔。所以必須開悟破執著，安住本心、安住空覺明，才能「悉皆永斷」。

「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凡夫愚癡，只會想一想過去哪裡做錯了，無法避免再造業，因為執著根本沒有破、沒有斷。「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所以六祖講的懺悔還是依據心性，先破掉、斷掉心外求法的習氣執著，我相、人相、眾生相破到一定的程度，前愆就算是放下了，就是懺其前愆。再來安住所悟的道，安住空覺明，不起第二念，就是悔其後過。

這裡介紹宋朝此庵景元禪師的公案，他是圓悟克勤禪師的得法弟子。此庵景元禪師俗姓張，溫州人。他本來是學習天臺宗的教法，學了三年之後就放棄學經教，改投到圓悟克勤禪師座下學習。有一天，此庵景元禪師聽到一個出家眾在讀黃龍死心悟新禪師的小參法語，這法語講：「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如果迷了需要得個悟，如果悟了，需要了解悟中迷、迷中悟，再來就是迷悟雙忘，沒有迷、沒有悟。這樣一切都掃蕩了，再從沒有迷、沒有悟當中建立一切法。

這幾句話說明參禪的一條直路：「既迷，須得箇悟。」如果迷了，就要真正去參究到開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悟了，就要分清楚迷和悟、識和智，如果一個念頭岔掉，悟的狀態不見了，剎那就要轉回來，就是時刻要知道轉識成智，不能落入識，也就是六祖講的：念念要自見本性。再來「迷悟雙忘」，迷也忘掉、悟也忘掉，一切都掃蕩了，心的真空現前。「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再從真空當中建立一切法。無一物中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臺。

景元禪師聽到死心悟新禪師的這個法語，疑情就起來了。他走到佛殿，當他用手推開大殿的門，門發出聲響，他就豁然大悟。景元禪師悟道後就留在圓悟克勤禪師身邊當侍者，在克勤禪師的鉗錘鍛鍊之下，他「機辯逸發」，機鋒很迅捷。祖師都是經過鉗錘鍛鍊的，無法被鉗錘鍛鍊的人是無法成器、成才的。

克勤禪師稱景元禪師為「聲頭元侍者」，並曾在自己的畫像上面自題一讚送給景元禪師：「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腳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覆沒刀刀，舊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聲頭又稱聲首，就是很倔強的老頭子。因為圓悟克勤禪師對佛法很珍重，不拿佛法做人情，個性很強。克勤禪師的倔強跟凡夫不一樣，他是在心性上面要求，不是凡夫的個性偏差固執。凡夫的個性是生死輪迴的因，祖師的個

性是家風，可以為真理犧牲性命。

圓悟克勤禪師後來回去四川，景元禪師就獨自混跡在人群中，繼續用功，和光同塵，不求聞達，不為名利。括蒼太守曾經向圓悟克勤禪師學習，在閱讀克勤禪師的語錄時看到他送給景元禪師那個畫像的讚文，才了解景元禪師的為人和修行，就想邀請景元禪師到南明山住持。這個太守派人四處去打聽，花很久的時間才在臺州報恩寺的大眾寮找到他。他當圓悟克勤禪師的侍者很久，悟道後又用功很久，卻還在大眾寮裡面睡通鋪。不得已，景元禪師才受命出世弘法。當時報恩寺的方丈聽了景元禪師的開示，就很訝異他知見的深度廣度。

景元禪師在南明山住持期間，有出家眾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三聖慧然禪師是臨濟禪師的弟子，他曾經說：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什麼意思？隨用隨少，這是一個意思。景元禪師就用他的話回答：「八十翁翁嚼生鐵。」八十歲的老翁在吃生鐵，沒有牙齒咬不下去。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出一個字。那個出家眾又問：「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興化存獎禪師則是說：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景元禪師就回答：「須彌頂上浪翻空。」在空裡面，須彌怎麼翻都不離空。

又有出家眾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景元禪師就回答：「無孔鐵鎚。」沒有孔、沒有柄的鐵鎚。這個出家眾一聽就講：「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也。」景元禪師就講：「莫妄想。」不要妄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景元禪師的無孔鐵鎚是真正的無孔鐵鎚，凡夫處處是柄、處處是孔。

在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冬天，景元禪師就示現生病。隔年正月九日，他對寺廟主事的法師交代事務，說話和平日一般。沒多久就握拳圓寂了，世壽五十三歲。茶毗以後得到五色的舍利子，而且牙齒、舌頭、右拳都沒有燒掉，都是舍利子，證明他的修行是依戒定慧熏修出來的。祖師為什麼舌頭變成舍利子？講的是如實語、真實語、聖人語，真理從舌頭出來，教化眾生，所以感應出這個果報。

有一個笑話講，現代修行人往生茶毗後也會有舍利子，從哪裡來？上唇一片舍利子，下唇一片舍利子。現代人好辯，不自覺，心當中的執著煩惱形成的黑色舍利子，火都化不掉。修行人講話要有根據，不要自己想一套。佛、菩薩、祖師的舌頭是用來說法度眾，凡夫的舌頭是拿來講人我是非、抱怨。就算舌頭不講，心裡面還是在講，這個要檢討。

懺悔品第六：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

壇經的內容都是直接講心性、講如何修心性，當中很多句子很平常，像「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敬上念下」，這些句子都是講怎麼做人做事才能符合心性、才能破惑顯真，但是凡夫會把這些話看得太簡單。事實上要做到這些並不容易，因為凡夫有業力、執著，做不到心平、行直，做不到不分別、不著相。

六祖會講：「依此偈修，有大利益。」確實是有大利益。能夠慢慢破掉、斷掉執著，就能得到很多好處。很多人覺得讀經要讀到很高深，代表自己修行好。如果讀很多高深的經典道理卻除不掉半點習氣執著，就違背壇經的意思。佛教有很多宗派，大部分宗派的祖師修行都有證量。所謂的證量就是自己本心

的清淨、空覺明能夠證到幾分，所以證量是障蔽本心的執著習氣破掉了，不生不滅的本性現前了。心性的道理不是禪宗獨有，是佛法的傳承。像天臺宗的慧思大師、慧文大師、智者大師，華嚴宗的圭峰宗密祖師、杜順和尚、清涼澄觀國師等，都是開悟的聖僧。他們都是先開悟證到本性，再依自己宗派所著重的經典，開展出自己宗派的特色，而留下很多文字。如果執著這些文字，想從文字當中得到證量，真的是很難。

禪宗祖師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但是禪宗還是有不少文字，如：無門關、碧巖錄、傳燈錄、宗鏡錄，還有很多禪宗祖師的語錄。這些跟天臺宗、華嚴宗的典籍一樣都是標月之指，不能只在這些文字典籍當中去想，否則悟道、修證的機會就減少。像圓悟克勤禪師講碧巖錄，無門慧開禪師集結無門關，都是一時的方便讓學人去參，去破執著、除習氣，不是讓人去了解文字。所以碧巖錄、無門關都是用隱喻，把證量用詩偈表示。因為意思不是很明顯，就造成很多淆訛，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是後來學人的意識心造成的，並不是祖師想要看到的。

禪宗祖師是讓學人藉由對一則公案或是一句話頭不懂而去參、去破執著。很多人看公案覺得自己懂，但是沒有修證到那個境界而覺得懂，就還是不懂，因為做不到。如果學人都在執著文字、公案、經典，執著宗派的論述，修證的路子就會模糊掉，甚至於斷掉了。現在修證人變少就是由於這個毛病，好高騖遠，空腹心高，喜歡講一心三觀、華嚴境界、禪宗的機鋒轉語……。人就是愛攀緣，修行的就攀緣經典、儀軌、鍛鍊的方法，沒有學佛的就攀緣世間的觀念知見，卻對自己的本心本性不聞不問，這樣就會喪失破除自己的執著、證到自己本心的機會。

祖師苦口婆心告訴我們：參禪就是要開悟。清末民初圓瑛大師讀楞嚴經讀到眼睛流血、讀到吐血，現在有人用功到這個程度嗎？圓瑛大師在關房讀楞嚴經，讀到一句話不懂，就寫下來貼在牆上，牆上貼滿了疑問。他有疑問不懂就參，藉由這個疑來破執著。這麼多疑問，就一個一個參、一個一個破，破到最後整個房間的紙條沒有了。很多人看過楞嚴經，大概不久就忘光光了，有得到什麼好處嗎？如果無所得可能還好一些，如果認為自己讀了有所得，可能是心當中的執著習氣沒有斷，對經典誤解，把遮障心的塵垢再加深一層。

香嚴智閑禪師講：「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修到最後全部空掉了，人空、法空，心沒有遮障了。參禪的目的就是要起疑，先將身外之法放下，當外面的人時事地物很難影響心境，沒有什麼人事能夠讓自己的心起伏波動，這個時候正好參禪。外面的問題處理掉了，就處理內心的問題。這個時候參「念佛是誰」或「如何是我本來面目」，用疑情一層一層往內破，這樣去參究本心就很紮實。

六祖接著講：「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已經懺悔了，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再來發四弘誓願：「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就是自性自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邪迷，又邪又迷，眾生都有這個問題。

這個心沒有空覺，一定是道之外，所以稱為邪。本性的空覺沒有顯現，一定是迷。「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其他的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等，都是眾生，都是由於心迷惑了，不能安住在道上面而有的問題。六祖教誡我們，要自性自度，把自己心當中的眾生度掉。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

「見到本性」在壇經裡有很重的位子。「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這兩個用「自心」。下面兩個用「自性」：「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前面兩個是講心的作用，後面兩個是講心的本體、本性。心性不二，體用不二。一個念頭就是一個眾生，心起作用無邊，自心的眾生無邊，誓願度。無量無邊的煩惱都是心所生的作用，心的作用不清淨，墮入輪迴了，才有煩惱、才有眾生。空無邊，所以體無邊，所以講「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所有障蔽自性清淨的，所有攀緣思量境界的念、能所的念，統統把它度掉，要讓心清淨、寧靜、平靜，有空有覺，因為心的本性就是如此。

六祖告訴我們，要讓心的作用清淨，以心的清淨作用為方便，慢慢回到心的本體本性當中，這就是修行一條明確的路。心本性的空覺體現出來，不再迷惑，心的作用才不會偏差，就不再造六道業，這就是懺悔的悔。懺悔後就發願，願力就是生命發展的方向，讓心起作用的方向對，就不會造業。

佛法的四弘誓願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眾生、煩惱從哪裡來？從心當中來，所以六祖把它改成「自心」或是「自性」，要大眾從心當中去用功，從本性當中去成就，不是空發一個菩薩願，不要迷惑在經文裡面。

六祖講「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這是煩惱無盡誓願斷。「須自見性，常行正法」，學習一切教法而不迷昧本性，這是法門無盡誓願學。用白話講，悟道了，空覺現前，安住空覺，並且學會度眾生的方便，把塵沙惑一層一層斷掉，從根本智當中起作用去圓滿方便智。根本智不能迷，這樣去學習方便、去破執著，就是「用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心」，也就是先有一個清淨地，再依照清淨地，把這個清淨地擴大，把周圍的因緣提升。

每個人都是自己淨土的教化主，每個人的心清淨就是佛。體會不到這個道理是由於執著太重。心有什麼，外面就有什麼，眾生有病我有病。所以周圍的人都是自己教化的眾生，都是自己的責任。如果自己心當中有很多雜染、執著、習氣，跟周圍的人就有很多衝突矛盾，因為是用煩惱、習氣、執著在度眾，就在穢土當中。既然自己是自己淨土的教化主，就要把心量打開，幫助周圍的人提升，將來他們就是自己淨土的聖眾。佛淨土的聖眾是他過去生教化過的弟子提升來的，他們都是累世累劫跟佛修行，並不是佛成就後淨土就自然有這些聖

眾。所以先悟道，空覺現前，再依照空覺學一切方便，慢慢度化周圍有緣的眾生，這樣慢慢結緣、提升、心量變大，度化的範圍變大，才能成就淨土。

宋朝白雲守端禪師上堂講：「釋迦老子有四弘願云：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祖師會稱佛是釋迦老子或是講黃面老子，因為佛是金身。佛是老子，眾生是小孩。但是如果沒有祖師的功夫，就不要用這樣的稱呼，用了是造業。「法華亦有四弘誓願」，守端禪師喜歡用「法華」來稱自己。「飢來要吃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腳睡，熱處愛吹風。」這是他的四弘誓願，要做到飢來吃飯、寒到添衣、困時伸腳睡、熱處愛吹風，心要很平靜、寧靜、清淨，隨時安住，有空覺明。如果沒有這個功夫，這樣講就是妄語，未證言證。有人講：「什麼是禪？吃飯穿衣就是。」現代絕大部分修行人沒有資格講這個話。

佛法的四弘誓願是根據四聖諦「苦集滅道」來的，四聖諦是大小二乘修行的根本。苦集滅道的道理有深有淺。苦諦，迷失本心、心外求法而成的果，就是六道輪迴。六道輪迴的本質是苦，有生老病死苦、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種種苦。集諦，心外求法所起的煩惱惑業能夠招感生死的苦果，六道輪迴的因就是集諦。集是積聚，凡夫的心迷惑了，每一刻都在迷惑而起念，一個念又一個念，就積聚成六道輪迴的果報。將來哪一道的業積聚成熟了，那一道就變成果報。

只有斷除集苦的原因，才可以入涅槃，就是滅諦。在禪宗來講，悟道這一剎那，空覺現前，就是涅槃的因。依照這個因，依照空覺、安住空覺，這樣起作用學一切方便、度一切眾生，就能證到更廣的涅槃。心起的作用無量無邊、遍滿三界，要把遍滿三界的作用攝受回到本性的空覺，這是一個大工程，所以心量要無限廣大。佛證大涅槃，把十方三世界都歸於涅槃，一一銷融，把十方三世界眾生本具的佛性都跟成佛的佛性合而為一，這要多大的功夫！所以悟道只是起步。

最後，道諦。若能依八正道修行，就可以超脫苦集，達到寂靜涅槃。從清淨、靈知靈覺的本心起作用不迷，從心流出十方法界，這就是道，清淨道。依這樣的道，就路回家，返回自己本心的清淨涅槃，就是修道。從體起用，從用歸體。從清淨體起清淨用，再從清淨用回歸清淨體。清淨用有很多方向，八正道是清淨本心所起的八個清淨用的方向，一切佛法都是以八正道為修證的基礎。四弘誓願就是菩薩為度眾生、為圓滿佛果，依照四聖諦而發起的四種廣大的願。苦，度眾生之苦，眾生無邊誓願度；集，斷苦的根源，煩惱無盡誓願斷；滅，滅一切心外求法的念，佛道無上誓願成；道，成就一切法門，法門無盡誓願學。

六祖講「離迷離覺」，為什麼要離開迷、也要離開覺？開悟的人不能一直講：「我開悟了！我見性了！」這樣還是一種執著。悟了之後就要放下，安住就好。祖師講：「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除真除妄，真也要除，妄也要除。執著這個真，它就變假了。所以不執著真、不執著假，假破掉了，真也放下了，這樣才可以。

懺悔品先從懺悔開始，再來發四弘誓願，再來要證到的是三歸依。開始學佛的人受三歸依，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這是入門。從方便開始，到最後要證

到。證到三歸依就是證到本性，沒有證到三歸依就只是相上面的三歸依，無法了生死，更不用講度眾生。所以修行就依六祖壇經講的，先懺悔，再發願，再來要回到本具的心性、證到本具的心性。

「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都是從心當中去受。六祖用心說法，心沒有相，法沒有相。大眾用心聽法，從耳入心，心沒有相。無心傳心，無法傳法，所以授無相三歸依戒。這個無相三歸依戒是真正的戒，不是一般開遮持犯的方便戒，這個戒是任何眾生都不能違背的，是宇宙人生最究竟的道理。沒有人能夠違背本心本性去找到另一個更真切的東西，或是違背本心本性去修證。

為什麼講「無相」三歸依戒？佛無相，法無相。覺是清淨的法、清淨的作用，沒有凡夫的妄分別相，所以講無相。六祖講的三歸依不是像一般人受三歸依時面對佛像、法師念三歸依文。從有相三歸依到達無相三歸依才是歸依真正的目的，無相三歸依才是真正的戒，歸依自性佛、歸依自性法、歸依自性僧。不違背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這樣去行住坐臥、待人處事，才是真正持清淨戒。本心含攝十方世界一切眾生、一切現象，修行人要練習把心量打開，不違背本性本空而持戒，不是如同世間人在事相上面斤斤計較。

「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六祖這裡講的和一般的三歸依文不一樣。一般三歸依文是：歸依佛兩足尊，歸依法離欲尊，歸依僧眾中尊。修行是要體現出本心的性德：空覺明。簡單講，空是法身佛，覺是報身佛，明是化身佛。空是本具的，不管凡夫怎麼迷惑，這個空都在，只是凡夫迷惑而不能契入、相應。報身就是覺身、光明身，是心清淨所致。從開悟破初關，始覺現前，用始覺照本覺，不斷安住、破執，不斷累積功德、度眾，破除眾生的疑慮而讓覺越來越深廣，而成就這個光明身、覺身。明就是千百億化身，清清楚楚度化一切眾生，明了、明徹、明白，無處不現。

凡夫跟聖人最大的差別就是覺，修行人要證的、也是唯一能證的就是覺。空的法身是本具的，不用你去證。從覺入手，覺圓滿了，法身就圓滿。千百億化身的明是後得智、方便智，是真正行菩薩道的時候修。究竟來講，空覺明、法報化、佛法僧，就是心的三個本具的性德，三個是一起的，無法分開。

為什麼六祖講「歸依覺」而不是講「歸依佛」？要歸依空、歸依本性，必須覺現前。覺現前，本空才會現前，才能明明起用。這樣心很清淨、平靜、寧靜，清楚、明白、作主，沒有妄分別，就能度化有緣的人。許多人發願要度地獄、餓鬼、畜生，卻往往忽略掉周圍有緣的人，又或是可以度有善緣的人，但度不了惡緣，這是因為覺不夠，心有取捨。空覺明是以覺為核心，覺圓滿了，空、明就圓滿。六祖用「歸依覺兩足尊」就是這個道理，空覺不二。所以修行的下手處不是一般人講的證空性，只要證到覺性，就證到空性了。空、覺、明不可分，但是以覺為入手處。我們講佛是大圓滿覺，覺圓滿才成佛。

「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正就是歸依道、歸依法。法、道是軌則，就是心起作用的軌則。道有正道、邪道、外道，有種種道。六祖惠能講「歸依正」，就是不離清淨本心起作用的軌則。所以學佛的人縱使受三歸依，修種種方便，如果無法顯現清淨本心作用的軌則，就依然是外道、邪道。

「歸依淨眾中尊」，依心的空覺起作用，才有清淨。有空覺為基礎才能即作即了，否則起作用就是造輪迴業。即作即了不是：「我生氣、煩惱了，我決定不再計較了，事情過去了。」心有空覺而起清淨不染著的作用，才能即作即了。一般講「歸依僧眾中尊」就是歸依心的清淨，心依空覺起無染無漏的清淨作用就是僧。從相上面講，佛祖創立僧團制度，讓世人受三皈、五戒、菩薩戒，再來出家，歸依釋迦牟尼佛，歸依佛的僧團，從外相的僧為起點，再證到內心的空覺而起真正清淨用的僧。

現在是末法，佛法觀念淡薄，所以出家用功的人少。縱使有用功的人，悟道、證道的人少。現在很多人講：「在家也能用功。我心清淨就好，我心是僧就好。」心在哪裡，相就在哪裡。心清淨，相就是清淨。如果相沒有到，代表沒有做到，所以不能講「我心清淨就好」。如果講這個話的人心真正清淨，就應該證果了，有神通變化了。但是有嗎？道理跟事情是一致的，理證到哪裡，事就顯現到那裡。不是「在家也能用功」，而是「在家也一定要用功」。不管在家或出家，要知道歸依僧，達到淨才是僧。

傳統歸依文講，歸依佛不墮地獄，歸依法不墮餓鬼，歸依僧不墮畜生。歸依佛就是歸依空、歸依覺，心不造貪嗔痴的惡業，有光明，所以不墮地獄。歸依法就是歸依這個心起作用的清淨軌則，歸依正就沒有邪、沒有貪，所以不墮餓鬼。歸依僧就是歸依清淨，就不會墮入其他道。

「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佛的具體代表就是覺。「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這個話是修行的重點，就是隨時不離三寶，隨時都體現心本具的性德，自性的空覺明隨時都在，這樣自己證明自己。「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這裡講得更清楚了，就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和「歸依覺、歸依正、歸依淨」連在一起。

「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這裡的「兩足尊」從理來講就是空覺圓滿，從事來講就是福慧兩足尊。心清淨的作用產生的果報就是清淨的福報，慧是空慧，所以慧成就就是空覺成就，福自然成就。福慧兩足尊就是空覺兩足尊，兩者是一。佛法是不二法門，空覺不二，覺空不二。

「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這段講的邪見、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塵勞、愛欲，都是人很具體的毛病。歸依就是要去掉這些毛病，讓本性顯現。證到無漏境界就是證到圓滿，沒有漏掉，究竟的無漏就是圓滿覺現前了。

「若修此行，是自歸依。」斷惑證真，破執著，返觀自照，體現出自己本具的心性，就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學佛的人受三歸依，平常供養時也念：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那麼佛在哪裡？空沒有現，佛就不現。覺沒有現，法也不會現。心的淨沒有現，僧也不會現。一般人受三歸依、供養佛法僧，是一種方便，不是不好，但是沒有入門。

「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這是用功的大方向，菩提路遙，自己要好好用功。寺廟供

養釋迦牟尼佛的殿稱為大雄寶殿，「大雄」二字只有佛有資格用。同樣的，大覺世尊、悉知悉見，這些詞只用在佛身上。大覺就是圓覺圓滿，隨時都是大空、大覺、大明。修行先悟道，再來修道，直到覺圓滿。

接著看「丙丁童子來求火」的公案。有一位玄則禪師，他在法眼文益禪師的寺廟當監院一段時間了，從來沒有進到方丈室請法。玄則禪師自以為悟道了，心當中有自己一套，所以他不去請法。法眼禪師要度他，就問他為什麼沒有來請法。玄則禪師就講，他在青峰禪師那裡得了個歇處，就是開悟了。法眼禪師就叫他講悟道的情形。玄則禪師問青峰和尚：「如何是學人自己？」青峰和尚就講：「丙丁童子來求火。」中國有天干地支，十個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天干對應五行金木水火土，其中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所以「丙丁童子來求火」就是火童子來求火，以火求火，騎牛找牛。

法眼禪師一聽，就問：「好語！祇恐爾不會。」青峰禪師這個話回答得很好，但是你恐怕錯會他的意思。就叫他說他是怎麼體會的。玄則禪師就講：「丙丁屬火，將火求火，將自己覓自己。」法眼禪師就講：「情知爾不會，佛法若如此，不到今日。」聽到法眼禪師這麼講，玄則禪師就不高興了，就捲包袱離開道場了。他覺得法眼禪師不是善知識，他都悟了，還冤屈他。很多人是這樣的，覺得自己懂佛法，其他人都不懂。

玄則禪師在路上想：「他是五百人善知識，道我不是，必有長處。」想一想，自己可能真的哪裡有偏差。他還是有善根，能夠觀照反省。於是他就再回去參法眼禪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眼禪師就回答：「丙丁童子來求火。」玄則禪師就言下大悟了。

沒有經過這一遭，玄則禪師無法大悟。因為他所執著的寶貝被否定了，在路上又參又疑，又回過頭來，這時法眼禪師這句話才有力量。「丙丁童子來求火」這一句話直指人心，只是因為玄則禪師因緣沒有到，青峰禪師講這句話並沒有破掉他的執著。在法眼文益禪師這裡，他本來的答案被破掉了，所以他因為這一句話為契機而破掉執著悟道。所以禪宗講：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玄則禪師這樣悟道了，這是不容易的。但是從悟道開始到證到果位，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懺悔品第六：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

禪宗的修行不離心性，懺悔品裡的懺悔、發願、歸依也不離開自性，都是要把本具心性的性德顯現出來，從清淨本心起作用，再回到清淨本心。經典道理講的是佛、菩薩、祖師的修證，沒有修證的人讀這些道理就模糊或是無關痛癢，不知道自己修行還差很遠，在自己的妄想執著當中盲修瞎練。

一個人執著沒有斷，末後牢關沒有破，沒有打破無明漆桶，自己東湊西湊，網上看一點文章或是聽法師開示，自己讀經或是四處聽聽看看，然後依據自己的執著習氣而混出一個大雜燴，這樣修不出個所以然。修行一定是不斷破執著、除習氣，心不斷清淨，空覺一層一層顯現。無始無明沒有破、沒有斷，縱使有感應、神通，都是祖師講的「弄精魂」，都是意識作祟，不是真正清淨。

聽經聞法要知道自己不足，起慚愧心、懺悔心，再來起精進心鞭策自己。例如看祖師公案，就學習依照祖師的路子一步一步走，看自己能做多少，經常反省

檢討，這樣讀公案才有意義，否則就像在看跟自己無關的故事。心清淨到哪裡，就能看到相應的道理。修行人最怕自以為了解、自以為做到，看過聽過就以為自己做到了，不知道兩者差別很大。如果聽聞祖師公案卻不知道自己差很遠，慢心很重、我執很重，不知道懺悔，就無法更進一步。

接著看壇經。「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悟到自己的本性了，就隨時安住，歸向、依靠自心的佛法僧。「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也。」

「內調心性」就是從內心當中不離佛法僧三寶，不離開法報化三身。「外敬他人」，眾生有病我有病，自己周圍的人事關係都是自己的因緣果報，都是自己心所生、所相應的法，這些要納回自己的心，不能將之排斥在心之外，統統要去圓滿。所以「內調心性」就是安住本性，「外敬他人」是心柔軟，一切法宛轉回到自心當中來。

「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還是要自己悟到自己的本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依於本心的空覺起清淨的作用，這個作用就是當下的色身。當下的色身清淨，不離空覺，這樣反歸依回去。像心經講：「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蘊，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之後，才度一切苦厄，再倒推回去：識、行、想、受、色。從因到果、從內到外，從心的清淨慢慢一層一層剝，一層一層淨化，到最後就是色身淨化。再從色身淨化，慢慢回到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再回到觀自在菩薩。所以本來是從內到外，從心性到作用，現在從作用回歸心性。當下清淨的色身就是千百億化身的狀態，所以講歸依千百億化身。收回到本性的覺，就是歸依圓滿報身佛。這個覺是依據本空而有，再連上本性本空，就歸依清淨法身佛。這裡的「自色身」不是凡夫的色身，凡夫的色身是我執習氣所成，是迷惑、心外求法的作用，跟本性的空覺是斷掉的，所以無法回到空覺。

「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前面講「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圓滿報身佛、千百億化身佛，這裡又講「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不是矛盾嗎？因為凡夫迷惑的色身是因果的積聚，是習氣執著的狀態，是受報、迷惑的狀態，跟內心的空覺已經沒有聯繫了，所以無法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如果心有空覺明，三身佛就在自身當中，性就是身、身就是性，無二無別。但是凡夫眾生的心不是清淨，心外求法迷惑了，完全跟本性斷開，所以它不是千百億化身，是輪迴的業報身，歸不回來。「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如果外得，就是斷掉了。這兩段的道理意義很深，不要隨便讀過。

「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智好像太陽，慧好像月亮。如果心有空覺明，沒有執著，就是智慧常明，時刻都是當下。「於外著境」，如果攀緣，被境界所牽引了，「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要聞真正的法，不是自己心當中認為的對或錯，「自除迷妄，內外明徹」，自己除掉迷妄，內視不己見，往內看沒有我，往外看沒有眾生，

「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萬法都在自

性當中，萬法即自性，自性即萬法，性即法，法即性，無二無別。

初悟道的人會覺得：「一切是我心當中的覺所生所現，看到、聽到、想到都不離開這一念覺。」這樣還不夠，這個覺後面還有我執，不是真正空。由於識還沒有破，執著沒有真正斷，還有一個歸宿，就把一合相歸到這個執著來了。心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境裡面找不到我，我遍一切處，這樣才是。

「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從空覺起一切作用，一切作用又宛轉回歸空覺，就是「自心歸依自性」。心作用的時候有空覺，作用就自然歸回空覺。心起作用的時候沒有空覺，這個作用就流轉、生滅了。「自歸依者」，自己歸依自己。要達到這個境界，必須「除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除了起心動念要注意，還要注意自己的行為。「常自見己過」，常常看到自己的過失。這必須有很強的返觀自照能力。一般人只會看到別人有過失，看不到自己的過失。「不說他人好惡」，不說他人的是非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對一切人、一切事，心都慈悲柔軟，沒有衝突矛盾，「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

「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不要想過去，不要想現在，安住當下。當下不是現在，心清淨、平靜、寧靜，相應於當下心的作用，無二無別，這樣才是當下。「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善、惡雖然不一樣，但是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恆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就是念念有覺。沒有覺，報身顯現不出來。

「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如果本心不起作用，本性本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心起一念思量，即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心想到不好的事就化為地獄，想到善的事就化為天堂，心有毒害就化為龍蛇。一般人心不夠細，覺得自己很公正公平，自己很多念頭不知道是毒害。「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是自性佛。」

關於法身佛、報身佛、化身佛，臨濟祖師有一段開示：「一念清淨心光即是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即是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即是化身佛。」

一念清淨心光是法身佛。往裡面去看，沒有一個我，空空的，靈知靈覺，一念清淨心光不染著，即是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報身佛。你聽到聲音，你剎那間迴光返照，找不到能聽的人，這是由於本性本空。如果你覺得「我在聽」，這個「我」就是我執。凡夫離開「我」就沒有人了，真正悟道的人才知道離開「我」有一個內覺，是覺在聽，是空在起作用，不是色身的耳朵在聽，

不是「我」在聽。當真正悟道，空覺現前，空覺不可分割，是一體的，這時候覺所成就的這一念空就成就法身佛，這一念覺就成就報身佛。覺是光明身，任何人證到報身都是光明身，沒有分別，所以一念無分別心光就是報身佛，都是光明。

一念無差別心光是化身佛。從空覺起作用，示現十方世界。雖然有凡愚、男女、天上、人間種種不同示現，所有化身都是報身、法身來的，都是從覺、空來的。表面上不同，本質沒有差別，所以才講「一念無差別心光即是化身佛」。所有佛的化身都沒有差別，本質是平等的，因為空平等、覺平等。在懺悔品最後六祖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無相頌講：「迷人修福不修道」，迷惑的人、沒有解脫的人就在世間的因緣果報當中做文章，被困在裡面，沒有專心一志用功，「只言修福便是道」，以為修福就是修道。當然一般學過佛的人不會講「修福就是修道」，這裡是指迷惑的人都在世間的人我是非當中打轉，講：「修行就在日常生活當中。」乃至於引用六祖的話為藉口，講：「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修行不進步，被自己業牽絆，沒有想要破除執著，還把牽絆當成修行的基礎，以為這樣是修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用自己的智慧能力去布施、供養、造福。「心中三惡元來造」，不管法師或居士，在寺廟做種種事情，為常住發心，當然這樣是福報，但是沒有化掉心裡的貪嗔痴，而是從心性這個根本繼續造貪嗔痴，「擬將修福欲滅罪」，想要將自己所修的福報去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福報是生滅，用完了就沒有了。有福報是好事，但是它無法變成解脫事，生滅法修再多也無法入不生滅。不捨有為法，難入無為門。

「但向心中除罪緣」，從心當中去破除、放下，「各自性中真懺悔，忽悟大乘真懺悔。」心含攝一切法，心承載著十方法界的法，心就是大乘。悟到這個心就是悟到大乘，「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心能夠隨時安住在道當中，安住在無我、解脫、清淨當中，就跟諸佛同一類，就是跟諸佛菩薩同一鼻孔出氣。本心沒有形相，所以不能講「我是佛菩薩的化身」，心裡有這個東西，代表不是，代表不夠究竟。心是真空，沒有凡聖，這個才是。

「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見性同一體」，見到本性了，心如空與空一起。「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想要契悟、見到自己的清淨法身，必須離相。離開過去相、現在相、未來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把這些全部洗掉，洗到空空蕩蕩的。往裡面看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沒有人找得到。如果以為自己裡面是佛、是菩薩，這是意識心作祟，別人找得到，鬼神找得到。「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一念不來，一息不來，人就往生了。「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這個偈子要好好讀。「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雖然離我千里之遠，如果依照這個道理修，好像就在我前面。「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如果不去做、不去契悟這個道理，縱使我在你前面也沒有用，你也不必那麼大老遠來了。「珍重好去！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大眾很歡喜，頂戴奉行，照著做，

不是聽一聽就算了。

聽聞道理要記得，還要去改、去做，把自己的本分事做好。自己想想：我可不可以做得更好？我還有沒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如果有，為什麼不做？只要沒有解脫、沒有成聖賢，就是習氣還很重，還有很多努力空間。不要把現在的狀態當成自己在修行，被自己的自滿自得，乃至被自己的業綁住了。

這裡介紹宋朝一位世奇首座的公案，他是龍門清遠佛眼禪師的法嗣。他是成都人，出家以後就到處參訪，後來投清遠佛眼禪師座下參禪。有一天他在寮房靜坐，用功累了，迷迷糊糊間就睡著了。忽然聽到窗外青蛙齊鳴，他誤以為是淨髮的板響，就是寺院每個月會固定時間剃頭，以打板為號，告訴大眾要剃頭了。

世奇首座以為青蛙叫聲是打板聲，就連忙下座，直接到剃髮的地方。有人跟他講：是蛙鳴，不是板響。世奇首座一聽，就恍然有省，但不是真正開悟。他就到方丈室來跟佛眼禪師講他的心得，佛眼禪師就要舉一個公案開示：「豈不見羅睺羅……」，沒有等佛眼禪師把話說完，他就連忙阻止：「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他要自己參。這就是自己知道要用功，不知道用功的人就散漫懈怠。世奇首座退出方丈室後便精進參究，不久就開悟了。他就講一個偈子：「夢中聞板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板響，山嶽一時齊。」佛眼禪師看到這個偈子，就為他印可。他悟道以後並沒有得少為足，更加精進用功，在佛眼禪師的提攜下，修證越來越深。後來佛眼禪師命他分座接眾，代替佛眼禪師開示，但他一再推辭不受。他說：「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鍛煉。」開示接眾不是小事，好像金針刺眼一樣，毫髮若差，眼睛就會被刮破。接眾時如果一個下手處不對，眾就迷惑了，不但無法開悟，反而增加執著。他發願生生世世都要繼續學習，自己鍛鍊。所以他就不分座了。

佛眼禪師就作一個偈子讚歎他：「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眾藏。」很多人吃不到幾天素，或是出家沒幾年，就覺得自己修行可以了，有一套了。「有道只因頻退步」，有道是因為不斷退。

「謙和元自慣回光」，謙讓沒有慢心，上恭敬、下慈悲，能這樣是因為經常迴光返照。「不知已在青雲上」，不知道自己已經在天上的雲上面，這是讚歎世奇首座的修行。「猶更將身入眾藏」，自己還在大眾寮裡，不願意顯露。

世奇禪師晚年因為人們一再請他出世接眾，他不得已就陞座說法。他臨終前說了一個偈子：「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只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哪一念？」大眾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世奇禪師就喝一喝，接著就圓寂了。前面提到的「自色身」就是這個心的清淨作用，自色身不離當下的空覺，才能夠「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也才能「諸法我心無別體，只在而今一念中」。

修行不是開悟就了事，祖師講出牢關才是像初生的嬰兒。現代人講破初關好像初生的嬰兒，這是方便說，是要鼓勵大眾，其實破初關還差很遠。更何況現在講破初關的人大部分只有六識現量境，七識跟八識還沒有摸著，所以不可能像初生的嬰兒。真正破牢關才像初生的嬰兒，並且還要保任涵養，長大成人才有

妙用。

清末高僧妙華仁參禪師在禪堂徹悟後開始修不倒單，他修到色身會放光，整個方丈室晚上都是光，代表色身轉過來了。修行就是從外到內再從內到外，一層一層淨化，業一層一層轉。先徹悟，再從這裡反著出來：從色、受、想、行、識，再來識、行、想、受、色，這樣轉化過來。有很長的路要走，不是這麼容易。

機緣品第七：師自黃梅得法

修行人要知道世間跟出世間有很大的不同。世間就是輪迴，輪迴就是心被無始無明包覆住，產生出三界六道的作用，所以一世又一世在天上、人間、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當中來來去去。把無始無明破掉，恢復清淨心，清淨心的作用就是出世間。修行的大方向就是要從世間到出世間，從輪迴生滅到不輪迴、不生滅，重點就是要破掉我執、法執。我執是一念無明的範疇，法執是無始無明的範疇，兩個都要破掉。要破掉無明，必須加功用行。沒有破掉無明、執著，就有煩惱、生死。

心要安下來，就要知道心法。心法的重點是什麼？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唯心所現、所造，一切不離心。自己的念頭、身體、環境、關係、順境、逆境、過去、現在、未來，都是自己心所生、所相應的果報業。生不是亂生，必須是自己有相應的因緣果報才能生。自己過去無量無邊的起心動念、跟人時事地物的所有關係，都在虛空法界裡面。現在起念，就感應出跟這個念狀態相關的業，而變成自己當下的果報。自己沒有這個業，現在再怎麼想，這個果報也不會出來。

既然是心法，就必須回到心，心之外沒有境界。然而，現代人的教育系統強調自我意識，人要為自己的權利義務去努力奮鬥，這樣的觀念無形中讓我執不斷增加。人會認為：除了我的身體、想法，其他都是外在，所以我要去打拼、努力，往外開拓。這樣把「我」跟「外在」分開的思想習慣養成後，就很難破我執，很難跟心法相應，因為現今所謂的努力是跟自己心生出來的境界作對。

佛法的努力是隨緣盡分，先接受一切是自己心所生。念頭、身體、環境、關係、山河大地、宇宙虛空，都是自己心生的範圍。在每一個當下承擔，接受心生的一切，再努力讓這一切慢慢圓滿。知道眾生的不圓滿就是自己的不圓滿，所以要想辦法去圓滿。修行人沒有所謂「外面的問題」，都是自己心裡面的事。做不到「見境知心、罪己求責」，要改變就很難，修行就變成心外求法，盲修瞎練。一般而言，在開悟之前，修行都是盲修瞎練，因為沒有悟到本心就沒有歸依處。

修行必須從心下手，悟這個心、證這個心。證這個心就是證到心的性德，證到一切法不離心、證到一切法都是心生。就像大海匯眾流，所有河流都回到大海，所以一切法要回到心。修行人的心量要大，心就是整個虛空、整個宇宙，把一切看到、聽到、想到的，都努力讓它變好。這一點很難做，但是不做不行，否則就無法契入心法。心量小的人容易固執，心不柔軟，一件事情反反覆覆，心起伏伏，只要有一點不合自己意的，就放不下，僵在這邊動不了。生命是要提升，不能讓生命提升，作法就需要修正。

這一章開始講機緣品第七。因為眾生根器不一樣，執著不一樣，有人喜歡念

佛，有人喜歡持咒，有人喜歡參禪，有人喜歡密乘，有人喜歡大乘，有人喜歡南傳，有人喜歡自以為是自己創一套。機不一樣，所以相應不一樣，機緣就是這個意思。佛講經時，通常現場有比丘、菩薩、天人等等，其中一人或是兩人是當機眾，是因為他或他們而有因緣講這一部經。所以機緣很重要。

有人講：「我機緣還沒有到。」一個是機沒有到，一個是緣沒有到。自己不是那個根器，努力不夠，機不到，所以沒有那個緣。機緣是一起的，機是什麼，緣就是什麼，這是相應。有一次我去演講，有人問：「師父，怎樣才能找到好的師父？」我說：「等你準備好。你是什麼程度，你的師父就會依你的程度而出現。」自己的機到哪裡，緣就到哪裡，所以自己要努力。

機緣真正的意思是內機外緣，內因外緣，因緣和合，因緣同時生、同時滅，同時是因緣、同時又銷歸自性，剎那海宴河清，什麼都不留痕跡。用禪宗的術語，機鋒或機緣就是「啐啄同時」。啐啄同時有，啐啄同時失，即體即用，即作即了。起用不離本心，用當下歸體，剎那之間沒有來去，這是最高的境界。一般講的「啐啄同時」是：師父看到弟子的因緣差不多到了，一棒、一喝、一句話，弟子因為師父這樣的施為動作，剎那之間擊破執著，就悟道了。就像小雞要從蛋裡孵出來，小雞在蛋殼裡用嘴去啐蛋殼，母雞在外面用喙去啄，內外相應、因緣和合、機鋒相拄，剎那之間機緣現前，蛋殼破掉，小雞就生出來了。

就像母雞下蛋後要孵蛋一段時間，中間不能離開，否則溫度不夠，小雞就死掉孵不出來。修行要漸修，慢慢培養疑情，慢慢破執著習氣，因緣時節到了，剎那之間執著破掉，悟道。佛、菩薩、祖師的加持、願力隨時都在法界裡面接引我們，只是凡夫愚癡執著，無法相應。法界充滿各種加持，佛也好、魔也好，正面負面都有。心清淨就相應清淨，心染就相應染。如果一個人心很清淨，很認真破執著習氣，佛、菩薩、祖師的加持就能讓人在一個特定的能量環境當中收攝身心。當剎那之間相應了，就能破執悟道。所以不要講學佛參禪沒感應，是自己道心不夠，習氣、執著、妄想太重，才無法相應。

水潦和尚是馬祖道一的弟子。他第一次去參訪馬祖道一時，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真正意思？馬祖道一就講：「禮拜著。」既然是來請法，先禮拜。當他跪下去要頂禮，馬祖道一就把腳抬起來，朝他的胸口踏下去。這一踏，水潦和尚就悟道了。這一踏就是水潦和尚的緣，因為他修戒修定已經到一定程度，煩惱執著稀薄到一定程度，他的機和馬祖道一用腳一踏的這個緣、機緣對了，所以他就悟道了。這是因為馬祖道一是明眼人，知道水潦和尚快要到了，否則踢死他也沒用。

鏡清道忞禪師是雪峰義存禪師的弟子，他經常用啐啄之機來開示後學。他講：「大凡行腳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不啄。」他會下有一僧就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鏡清禪師就講：「好箇消息。」這個出家眾又問：「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鏡清禪師就講：「露箇面目。」這個正解，很高明啊。這段對答自己參一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六祖從黃梅五祖處得到衣鉢，回到韶州曹侯村，這裡的人都不知道他。「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

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有一位儒家學人劉志略對六祖很禮遇，他有一個姑姑是比丘尼，名無盡藏。這位無盡藏比丘尼經常誦大涅槃經。大涅槃經是佛住世教化的一個究竟經典，就是把佛法的道理講得圓滿徹底了。

「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六祖聽到她誦經，就知道經典講的道理是什麼，就為無盡藏比丘尼解說。無盡藏比丘尼就拿了經典問六祖：這個字什麼意思？六祖就講，字我不認識，道理就請問吧。無盡藏比丘尼就很訝異：字都不認識了，怎麼能知道道理？「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六祖就講，甚深經典的道理非關文字。文字代表色相，代表塵，所以六祖講「字即不識」的「不識」是不著相、不妄分別。凡夫著相，看到人、看到事就會起一個定義，貼一個標籤，都不離開自己的認為，不是真正了解道理。六祖講「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就是把相撥開，直取真諦。

「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無盡藏比丘尼聽到六祖講「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就很驚訝，就告訴鄉里裡年高德劭的長者，說六祖是有道之士，大眾應該供養。無盡藏比丘尼聽到六祖講這樣的話就知道他是善知識，一般人道心不夠，執著習氣太重，聽到這樣的話也不痛不癢，或是雖然覺得有道理，但是做不來。無盡藏比丘尼很用功，深入佛法不懈怠，往生時能坐脫立亡，也是全身舍利。修行是功不唐捐，真正修、真正破執著就有相應的結果。

「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有魏武侯曹操的玄孫曹叔良以及居民，大眾一起爭相來禮拜。有一個舊寺廟寶林古寺，在隋朝末年因為戰爭廢掉了。大眾就在寶林寺舊址重建寺廟，請六祖在這邊住，很快這個寺廟就建好了。

「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遯於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於二邑焉。」寶林寺建好之後，六祖在這裡住了九個多月，又被各方惡勢力尋逐。有賊人找來寺廟，六祖就躲到前山去，這些人就放火燒草木。六祖隱身在石壁當中，這塊石頭至今仍有六祖打坐時衣服留下的布紋，就被稱為避難石。後來六祖回想起五祖講的「逢懷則止，遇會則藏」的話，就在這兩地之間隱藏起來。

如果信宗教太執著了，就變成一種狂熱，智慧就泯沒了。修行人人格扭曲的比例比不修行的人還高，而且一般人的性格扭曲程度還沒有那麼嚴重，因為修行人是經過鍛鍊的。如果修行的觀念知見偏差、不如法，這樣的鍛鍊會讓人格扭曲更嚴重。所以歷史上有宗教戰爭，保護自己的宗派而鬥爭，保護自己的觀念知見而迫害其他人，都是一種扭曲狀態。如果心能夠入空、安住，就能化掉心當中的執著習氣，也就能消化掉人和人之間的紛爭。修行人要經常檢點自己心有沒有清淨慈悲，不能任何事都用宗教的觀念去踩到死，忘失了宗教教化、自利利他的目的。

再來是法海禪師，就是集錄六祖壇經的人。「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

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法海初見六祖，就問六祖什麼是即心即佛。

「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這兩句話一般人就直接看過去了，不是真正懂。「即心」是指心之用，「即佛」是指心之體，即心即佛就是即用即體，用在哪裡，體就在哪裡。即心即佛也是即因即果，當下從清淨心起作用，這屬於因。起作用的當下，因緣和合，果報現前。因即果，果即因，當下即作即了，當下果現前，當下銷歸自性真空。

即心即佛是心性本來的狀態，但是凡夫有執著、不覺，心起作用無法當下銷融。如果心是清淨、空，從真空的心起作用，作用當下銷融於真空，就沒有蹤跡可循，就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問題。所以聖者只有當下，隨時即作即了，空有一如，動而無動。凡夫才有過去、現在、未來，才有現在種因、未來得果，才有輪迴。六祖講「前念不生，後念不滅」，是為了告訴大眾道理而講一個前、一個後。究竟來講，沒有前念，沒有後念，只有當下。心是不生不滅，生而不生，滅而不滅，這是一種證量。心如虛空，心起作用，當下一切法由虛空呈現，當中沒有一個「我」，所以稱為不生，不是沒有東西，是無我而生、無執著而生、依空而生。

「成一切相即心」，依虛空而生成一切相。「離一切相即佛」，不執著、不攀緣、不妄分別，一切相回歸自性，銷融沒有蹤跡，所以不滅，覺性不滅。「吾若具說，窮劫不盡。」這個道理太深了，一劫都講不完。「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悟到這個法門，由汝習性，就是不離本性而破執著。「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就是定慧等持的意思。「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法海聽到這個偈子就悟道了，就用偈子讚歎，他悟到即心即佛的這個道理了。

即心即佛是禪宗很重要的一個知見。達摩血脈論提到：「即心是佛」；「除此心外，終無別佛可得」；「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即用即體，即體即用，即空即有，一樣的意思。

馬祖道一禪師經常開示：「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很多人因為這個開示而悟道。有出家眾問馬祖道一：「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馬祖道一就講：「為止小兒啼。」黃葉為金，止小兒啼。把黃色的葉子當成黃金給在哭的小孩子，讓他不再哭了。這個出家眾繼續問：「啼止時如何？」馬祖道一就講：「非心非佛。」

一般人心容易攀緣妄想，所以講「即心即佛」來讓人止攀緣妄想，從自己心當中、從自己本分事當中去用功。當認得自己心性了，不攀緣了，也不是心，也不是佛。真正徹悟的人是「非心非佛」，說它是心也不對，說它是佛也不對，說什麼都不對。這個心盡虛空、遍法界，沒有蹤跡，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是。這個要自己證，否則講這些話沒有多大的意義。經典講的道理都是要證的，修行不是只學道理、講道理，而是要按照道理去修。